

天國之道



序文

人類的進化是由野蠻時代進到現代的文明時代、由現代的文化時代將又要進到神聖的時代。也許是人類進化天經地義的順序。

在這二十世紀的現代文化時代、世界的各國都是國家至上主義、都是爲己爲家爲國的思慮、沒有要爲天下人類的大乘得謀幸福。所以爲己的人就爲己競爭、爲家的人就爲家競爭、爲國的人就爲國競爭、這現代的文化時代也可以說是生存競爭的時代。

唯有古的孔子、墨子、釋迦、耶穌、蘇骨拉鐵斯的五大聖人就不是這樣的、他們都是以天下人類的大乘的正義爲主旨。所以孔子有所謂仁愛爲教義、墨子有所謂兼愛爲教義、釋迦有所謂慈愛爲教義、耶穌有所謂博愛爲教義、蘇骨拉鐵斯有所謂德愛爲教義、這五大聖人都是要天下的全人類大家相親相愛爲目的。因此沒有分別人種、也沒有分別民族、也沒有分別階級、他們都是以人類就是兄弟、天下就是天國、世界就是大同、四海就是樂園。

在這現代文化時代小乘的國家至上主義……就是弱肉強食生存競爭主義、所以還有這相敵相殘相滅的思慮和屍山血海戰爭的修羅場。這是多麼樣的可憐！軍備無時擴張的競爭、戰爭樣像逐時的廣大、犧牲損害無限的悽慘、這真是筆墨口舌難得形容、是可忍孰不可忍。這是生於文化時代的我們是要緊々覺醒起來、是要回顧過去的是非、是要一回的大清算、是要將這殺人的軍備的冗費和人類自滅的戰爭的慘禍解除消滅、同時促進神聖時代的出現、實行人類就是兄弟、天下就是天國、四海就是樂園、這就是本書著作的意義。

蔡 國 查 識

天國之道 目次

第一編 人類

第一章 人類本性之硬概

第一節 人類相愛之概觀

第二節 雅里遜的黑奴解放運動

第三節 林肯的愛

第二章 人生觀之硬概

第一節 人生之壽命

第二節 人生之境遇

第三節 人生之品格



第三章 人死觀之硬概……………二六

第一節 身軀的歸宿……………二七

第二節 精神的歸宿……………二八

第四章 人道觀之硬概……………二九

第一節 公平正大謂之義 不義之人無以聖……………二九

第二節 施赦愍惜謂之愛 不愛之人無以德……………三〇

第三節 公道中心謂之忠 不忠之人無以成……………三〇

第四節 尊長養老謂之孝 不孝之人無以立……………三一

第五節 誠實勵行謂之信 不信之人無以行……………三一

第六節 恭謙禮讓謂之弟 不弟之人無以大……………三二

第七節 下問上達謂之學 不學之人無以知……………三三

第八節	悔悟感責謂之恥	不恥之人無以精	三二
第九節	堅持勉勵謂之勤	不勤之人無以得	三三
第十節	節約保存謂之儉	不儉之人無以用	三三

第二編 宗 教

第一章	宗教之考察	三四
-----	-------	----

第一節	神道教	三五
-----	-----	----

第二節	人道教	三五
-----	-----	----

第二章	孔子教的傳記	三七
-----	--------	----

第一節	孔子的世系	三七
-----	-------	----

第二節	孔子的品性	三八
-----	-------	----

第三節	孔子的出仕	三六
-----	-------	----



第四節	孔子的相魯	四〇
第五節	孔子的政治思想	四二
第六節	孔子的儒行思想	四九
第七節	孔子的遊說	五三
第八節	孔子的宗教思想	五五
第九節	孔子的天命思想	五七
第三章	墨子教的傳記	五六
第一節	墨子的世系	五六
第二節	墨子的兼愛教義	五八
第三節	墨子的非攻思想	六〇
第四節	墨子的義俠	六四

第四章	釋迦教的傳記	六
第一節	釋迦牟尼的世系	六
第二節	釋迦牟尼的憂世觀念	六
第三節	釋迦牟尼的遁世修行	七
第四節	釋迦牟尼的教義	七
第五節	釋迦如來的受害	八
第六節	釋迦如來的謎言	八
第五章	耶蘇基督教的傳記	九
第一節	耶蘇基督的世系	九
第二節	耶蘇基督最初的境遇	九
第三節	耶蘇的遊說和教義	九

第四節	耶蘇的施行異跡	100
第五節	耶蘇召十二門徒逐邪和傳教	104
第六節	耶蘇的見賣和贖罪	141
第六章	蘇骨拉鐵斯教的傳記	150
第一節	蘇骨拉鐵斯的境遇	150
第二節	蘇骨拉鐵斯的教義	151
第三節	蘇骨拉鐵斯受死刑的裁判	152
第四節	蘇骨拉鐵斯的牢獄受刑	155
第二編 國際		
第一章	國際的倫理	160
第一節	國際的觀察	162

第二節	國際的道德	一三三
第二章	國際的戰爭	一三四
第一節	國際戰爭的原理	一三五
第二節	國際戰爭的利害問題	一三六
第三章	世界第一回國際大戰之考察	一三九
第一節	國際聯盟之考察	一七二
第四章	國際不戰條約之考察	一七五
第一節	愛人	一七七
第二節	愛國	一七七
第三節	愛名	一七七
第四節	戰火	一七七

第五節 天 運	一七六
第六節 寡 婦	一七六
第七節 戰 跡	一七六
第八節 殉 難	一七六
第五章 世界第二回國際大戰之考察	一七九
第一節 日本對中國之侵略	一八一
第二節 日德義三樞軸國之慘敗	一八五
第三節 聯合國之考察	一九一
第六章 國際的種族的觀察	一九三
第一節 白肉色的民種	一九四
第二節 黃肉色的民種	一九五

第三節 黑褐肉色的民種……………一九五

第七章 國際的種族生存競爭觀……………一九六

第八章 國際的種族自由平等論……………一九九

第九章 天國共和論……………二〇一

第四編 罪惡

第一章 良心與罪惡之硬概……………二〇三

第一節 良心修養之管見……………二〇四

第二節 罪惡悔改之管見……………二〇五

第三節 罪惡與宗教之管見……………二〇五

第二章 罪惡之種類……………二〇七

第一節	前知之罪惡	二〇七
第二節	征伐與強盜殺人之罪惡	二〇八
第三節	傷人和害人之罪惡	二〇九
第四節	竊盜、詐欺、橫領之罪惡	二〇九
第五節	違國法之罪惡	二一〇
第六節	後知之罪惡	二一〇
第七節	未熟與過激之罪惡	二一一
第八節	懶惰之罪惡	二一一
第九節	有形之罪惡	二一一
第十節	無形之罪惡	二一一
第十一節	自己之罪惡	二一二
第十二節	社會之罪惡	二一三

第一編 人類

第一章 人類本性之概論

人類是思創理智情感進化開趾方顯斯文神聖的靈物、人類是賦有愛惡怨貪喜惡哀樂怒思煩懼的十二性。就中最善良就是愛和慈的二性、最陋惡就是怨和貪的二性、其他喜惡哀樂怒思煩懼的八性、於自他也有種々の利害關係。愛慈的二性是經腦的感激心竅的舒服、於心身上是有其利。喜樂的二性是經腦的快感心竅的裕達、於心身上最有其益。怨惡怒的三性是經腦的奮慨心竅的亢展、於心身上最有其害。哀煩懼的三性是經腦的感傷心竅的愁澁、於心身上最有其壞。貪思的二性是經腦的消磨心竅的錯覺、於心身上也有其損、那麼性是有善惡有利害於此就可以明白了。

人類的本性賦有這善性和惡性的關係、所以若是趨於善性而行的人就屬爲善人、若是

趨於惡性而行的人就屬爲惡人。趨於善性而行是利人損己居多因此像上山之難、趨於惡性而行是利己損人居多因此像下山之易、所以世間的善行比惡行多得多。於是天下國家雖有國際雖有政治雖有法律雖有牢獄時々還不少這相敵相殘相殺相鬥的慘事。這都是因爲脫離了人生本性的相愛和憐愍的善性、是趨於妬怨和貪慾的惡性發作之使然。就中國際上或民族上發生動亂的慘局、豈不是屍山血海市破地裂骨碎肉飛的修羅場？這大部分是起於宗教的沒落、就是天良的相愛和憐愍的善性的不顯現、是社會趨於妬怨和貪慾的惡性的普遍化的結果。

所以天下國家是要以宗教爲第一義、對於天良的相愛和憐愍的善性是要爲之普遍化、使天下人心不趨於妬怨和貪慾的垂落、這時天下國家纔可以合爲一大國、纔可以完成地上就是天國。

第一節 人類相愛之概觀

人類的本性既有這相愛和憐愍的情感、這也許是人類和禽獸大有假然的差別、這樣的

觀察就可以知道人類是確有神聖精神存立的一表現。所以人々對於於瘡痍孤疾的落伍者、或者是天災時變的橫禍者、誰也無不爲之同情、或爲之保護、或爲之營救等々の奔走、這都是證明人類是富有神聖的相愛和憐愍的本性的情感之必然。雖屬是軟弱的靈物或是微生物、若是沒有關於人類生存的利害關係、誰也不忍無故撲殺於死地。例如海洋的難船誰都不忍看那難船的沈沒的悽慘、不管是本國的船艙或者是外國的船艙、不管是本國的國民或者是外國的國民、誰都銳意設法爲之營救、必使這難船免於犧牲、或輕減其犧牲而後已、這都是相愛和憐愍的善性的一表現。所以謂之相愛則相親、相親則相生、相感則相護、相護則相存、相怨則相殘、相殘則相死、相貪則相賊、相賊則相滅、這就是趨於善性惡性的兩因果。

其他的靈物則不然、如禽獸魚虫類的愛情是只有母性愛雌雄愛而已、所以弱於已者就弱肉強食、強於已者就悲鳴遠走、這是沒有理論的餘地。於人類若是沒有修養到善性來垂落到惡性的時候、就會像那貪獸魚虫類的一樣：一定會相怨相貪相殘相滅而後已、所

以在這文化的時代往々還有這相敵相殘相滅相毀屍山血海骨碎肉飛的修羅場。這雖有一部分是新思想的要求和舊思想的要求的衝突的遠因，其實是由貪慾的優越觀念和私偏觀念的發作居多，所謂是：「生存競爭」所謂是：「弱肉強食」這也許是沒有公平正大理論的一大因果。同是圓趾方顯的人類豈有同類相殘相滅的理由呢？這就是失了相愛和憐愍的善性，是趨於惡性的妬怨和貪慾的行爲。因此有國家民族的差別觀念，因此有特殊政策待遇的觀念，因此有矜寡孤疾乞丐末路的慘憺的樣像。這是人類還未掃除優越觀念和私偏觀念的迷夢，和還未淨化人類賦有善性和惡性的明滅關係。

所以我們是要緊々來清算這矛盾的社會的現像，我們是要緊々來是正這文化時代的優越私偏貪慾主義的侵略政策，我們是要緊々來撕破這妬怨主義的排外政策，我們是要緊々來掃除軍備主義的毒器，我們是要緊々來提倡人類相愛和憐愍善性的顯現，我們是要緊々來推進神聖時代的出現，我們是要緊々來創造四通八達神聖時代的大義的正道，這就可以實現天下就是天國，世界就是大同，四海就是樂園，人類就是兄弟。

第二節 雅里遜的黑奴解放運動

美國的雅里遜、他固爲富有人類相愛的觀念；爲要解放歷來黑奴的制度、他在自己創辦的小新聞的社說裡登載着：「我等的祖國就是萬國、人類就是同胞、世界就是我的家鄉、我等的面前是無國境、我等的面前的肌膚是無分黑白」這論文；其要旨是指摘全美國現有四百五十萬人的黑奴是要即時解放。這奴隸制度是不可許容的一大罪惡、又將奴隸買賣市場的悲慘狀況和人身買賣不當的批評、攻擊得一夕無遺。最後又主張：「誇稱世界自由鄉土的我美國、絕對不許容這奴隸制度的存在、吾等必要繼續爭鬥、吾等忍何都是真劍、唯尊圭角、必渾身悉固至誠、爲這主義雖一步也斷然不許退讓；同時要努力喚起輿論以期貫徹最後的目的」這就是雅里遜爲美國黑奴解放第一的檄文。在這時候美國雖是建國有百餘年；溯之幾百年前、竟屬牢而不破的習俗、雖有偉大的政治家、或是宗敎家、還沒有一人提起這奴隸制度的廢止論。這日的報道、適有一美國南呂拉伊那的名士呂馬、都、亞伊因、他看了這張的報紙以爲奇異得很、他就照會發刊處的撲斯頓市

長烏智斯、問那雅里遜的人物和其履歷。這時莫斯科市長的回復的書翰說：「茲承貴殿查閱的里迷禮、太的新聞社，他是在本市貧民街的地下室，有一人的黑人少年，共有二人的貧民青年得經營，是沒有勢力也沒有資力，免幾天就會廢刊的狀態，不須當局的發刊停止命令，恐怕不出旬日定必自滅。」

有馬夫智莫亞的奴隸市場，這是由南美濠洲遠自阿佛利加洲的內地，或驅或誘拐導來的黑人，就在這奴隸市場像商品一樣，議定了價格，再經那仲買人的取引，就賣給美國的內地。但是這黑奴的引導夫，他們都是鐵心冷血，他們對於黑奴的看待都像那牛馬一樣的取扱，鐵鞭的打罵；皮膚的破裂；流血的傷痕；兩手的束縛；砂場的倒哭；有的要同子去就得哀願；有的哀願要同夫的去就，這奴隸市場的慘景真是令人酸鼻。

雅里遜曾由莫斯科市不遠來到這馬夫智莫亞的奴隸市場的視察，他看了這樣的慘慘，他就渾身去阻碍這不法的迫害；同時要求這引導夫們的寬大，可是這樣的引導夫們不但為寬大，反為氣得怒髮沖冠，遂將雅里遜蹴擲得天花亂墜，幸得警官的衛救纔可以脫險。



投宿於旅舍。越過了翌日，雅里遜遂被那位的警官檢舉了：「以爲是侮辱法律、妨害商人，罰金五十弗。」但是雅里遜那裡有錢呢？因爲沒有錢遂被即決五十天的牢獄了。這時北部諸州的新聞紙上都登載着：「雅里遜侮辱法律、妨害商人，現在被那馬夫智莫亞的警官處分罰金五十弗，他因爲沒有錢遂被即決五十天的禁錮，現在服役中。」這段的記事有的就以奴隸制度廢止論作個笑柄，有的爲這人道的共鳴者也是不少了。就有紐西蘭度的高原的一詩人，看過這同的記事，他就寫信給那南部的友人，託他隨時代爲支拂五十弗，要救這人類愛的主義者的出獄，如此不過十餘天的雅里遜竟再復見天日了。

後來雅里遜在摸斯頓市和那知友的來禮共營一雜誌社，他們對於奴隸的制度都是攻擊得一夕無遺。因此遂被發行禁止。這時奴隸買賣同盟會，爲要捕縛這雜誌社的發行人和配造人的懸賞金是三千弗及五千弗，對於雅里遜等的迫害都是日夕繼而起來了。但是雅里遜的共鳴者也像那雨後的春筍一樣，因爲有這樣的反響，這業者所設懸賞買賣同盟會的強迫狀都是越發越多了。或爲捕縛的廣告：或爲懸賞雅里遜的生命：像狂瀾的聲勢都是

一日強大一日。或有黑人子弟入學的學校被那奴隸解放反對派的破壞……或有高等學校有黑人子弟入學的關係遂為廢校……或有奴隸反對協會員被那暴徒的殺害……或有奴隸解放主義的教會被那暴徒的破壞……或有五十餘戶的黑人村落被那暴徒的襲擊撲殺放火、這樣的狂亂都是遍於美國各地了。

一八三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日的拂曉、雅里遜還在那床上剛覺醒的時候、看見助手字耳的黑人青年倉々皇々由那外面飛也似的而入說：「先生！早！暴徒々々！快々逃避地下室罷」但是雅里遜一糸也不亂回答說：「字耳！最尊敬的紳士們、何必逃避呢？不如面會一回以為暢快」字耳說：「不是尋常的紳士們、是雄糾糾的暴徒、真是危險呀！」可是雅里遜老早就知道這黑奴解放的正當的時機的……所以……雅里遜……等待他們的進入。頃刻間這群的紳士暴徒也就進入了。但是看那雅里遜的泰然自若辯若杳然無所可言、就中有一人問說：「奴隸解放運動的雅里遜就是你嗎？」雅里遜說：「是的！奴隸制度是悖謬人道、是違反美國的建國精神」紳士暴徒說：「奴隸制度若是悖謬美國

的建國精神、怎麼美國的法律許容其存在呢？」這時雅里遜還要辯解的時候，這群的紳士暴徒那肯和他用那神聖的言論來討論呢？遂向雅里遜用那慣俗的暴力手段就毆就良，或蹴或縛，連那上下的衣服都撕破無遺。這時字耳報告據斯警察署的警官也已經到了，但是這警官只用喊聲的制止而已也是沒用，字耳看了絕望，就再跑到烏智斯市長的官邸要救烏智斯市長的救急。烏智斯市長這時也既認定雅里遜是個神聖的義人了，他就命字耳先赴監獄去，自己就騎在馬上飛也似的趕到暴徒喊聲的方面來說：「摸斯頓紳士諸君！靜些罷！余就是摸斯頓市長，剛剛來到這裡是要命令罪人雅里遜的引渡啦；雅里遜是個法律的作廢者；是個商人的劫掠者；是個國家的罪人；是要歸於國家的處罰」他就將這半生半死的雅里遜引渡於囚人車內，但是還有一部分暴徒還要迫害他，可是這時的雅里遜的囚車已進入獄門裡去了。

雅里遜在這獄裡恢復了健康的時候，他就在那監獄的壁裡寫了一篇的手記：「一八三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爲怎麼投入這獄裡呢？就是不問黑白的人類都有平等權利主張的教

義的緣故，以爲余是擾亂社會的秩序：是妨害治安的法律：受那最尊敬最名譽的暴徒的襲擊，危機一髮之間投入這牢獄，脫離了暴徒的虐殺，真可以爲囚人的禁錮，勿以爲奴隸的束縛，以余爲罪人之刑，勿以爲貨物的取扱，世人啊！余的抱負是非可以懷疑，然我若是有七度之死是要七度之生，我的目的必期貫徹無疑——這雅里遜的獄壁的手記還在還保存於漢斯頓市的監獄壁間。

後來美國奴隸解放協會遂成社會上的一大勢力，天下的名士也都陸續入會了，有的盡其雄辯之能；有的盡其詩文之才以發揮解放的運動，就中以舌筆著名的拉無而腰、伊的圖士，竟受那暴徒的擊殺而逝世，這樣美國的奴隸解放問題已陷入於狂亂的時代了。解放主義的北部諸州對於非解放主義的南部諸州就每每起了衝突，於一八六〇年林肯大總統領就任的時候，南北之間遂開始這黑奴解放運動的戰爭，於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美國的四百五十萬的黑人奴隸都一盡解放爲自由民。到了一八六五年南軍的大本營就陷落了，於茲五個年間的南北戰爭遂告終息，這時林肯大總統領就以國賓的大禮儀聘請雅里遜爲國

賓的臨場：同時對雅里遜述謝三十五年間苦悶的優辭，就中還有黑人的小女奉獻花輪於其間，到了今日困苦慘憺未曾流淚的人類愛主義者雅里遜的兩頰，於此纔看到玉露的出現。這時他的紙屑也似的小新聞的使命也已完成，于茲繼承了三十五年間的苦悶難編，於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就廢刊了。

以後雅里遜還是爲着人類的幸福，對於婦人的解放運動：對於禁酒的運動：他還是有獻身的活躍。於一八七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以七十五歲的高齡逝世了，這時全美國各州的代表以外，還有幾萬的黑人和漢斯頓市的市民，共有二十萬餘的參列的會葬者云々。

大哉！神聖的雅里遜！貧困寒婦的子：靴店的小徒：土工的弟子：活版所的小工：他爲這人類愛的大義的正道的奮鬥，竟成就這黑人奴隸制度解放的一大事業。

第三節 林肯的愛

林肯還在辯護士的時代，有一日穿着新裝的衣服要赴友人結婚式的途中，看見溝中有一動物在那泥土裡面搖動着，但是臭氣撲鼻，真是令人不爽快得很。可是林肯都不以爲

無視，他再睜着眼睛詳細一看，纔知道是豬子墜落在溝中，幾若是墜得要死的狀態，在那泥土裡都是時時發出悲鳴，狀極可憐。這時林肯脫下了馬車，想要解救這落難的靈物，可是這新裝的衣服是要赴教會友人的結婚式的式場，恐怕爲這個污穢得不堪，想了一回兒沒有辦法，他就再上了馬車向那教會的會場進去了。無如行了不多時，他又想起這豬子的運命真是危險：真是可憐得很，死了麼？爲何以前不爲救起呢？爲着這新裝的衣服的觀念對於這落難的豬子的解救遂置之不顧，可謂是無情得很，死了麼？還是活着麼？他這樣自責的觀念都是填滿胸中，他遂決心再轉回了馬車，來到豬子的落難處，看那落難的豬子還在那泥土裡搖動着，他一時爽快得很，就將這落難的豬子救起來了。這時他自想自念：「因何自己造次來救起這溝中的落難豬呢？是因爲憐愍的情感的發露，不忍這殘酷的姿態，或者是爲要安撫自己的情感的關係纔來救起這落難的豬子呢？總之這也許是爲着自己，是否爲着自己的觀念，或者是爲着愛的發露，總要救起這落難的豬子纔會安心自得。」

林肯在那溝中救起落難豬子的以後，有一日有一个的黑奴婦人造次前來求見林肯辯護士，他的同僚辯護士奚崙朗氏以爲牽掛着說：「追他回去罷」但是林肯說：「不可！這人是像那日前落難的豬子一樣，非一回詳細聽取不可的」他的同僚說：「你真是好事呀」林肯說：「這樣的時候或者我有好事的運氣也未一定，總之我們兩人一回聽一聽罷」他們就引導這黑奴婦人到那廳接室來了。這黑奴婦人差不多有五十左右歲的形容，在林肯的面前是現出啼哭的表情，這時林肯和奚崙朗都命他坐下，這黑奴婦人也就恭恭敬敬地坐下了。林肯就命他訴其因由，這黑奴婦人感謝說：「像你們這樣的親切和輕快，真使我恐懼得很，我們是同那蔭下沒有看見日光的草，我們的住趾是在劍太朱基的地方，我們的祖先代々都爲奴隸，我的父、我的母、我的夫和我都是奴隸，這我單一的子也是奴隸。他被那非夫區夫買去勞働，但是非夫區夫因爲生意的關係他是遷到伊利內地方去了，殘留了我母子二人還在這個地方，可是我的子現在已有十九歲了，而且孝順得很，可惜奴隸的人是不識文字，現在是就了水夫的職務，他每々都說：『我母子今後可

以自由了、我一定盡力勞動來孝養你的、請你安心罷」這是他時常所說慰安的話。我自和我配偶活別到南方去以來、我所要做的就是唯有這個子兒」說到這裡這黑奴婦人都流淚洗面、林肯聽到這酸鼻的話、就感覺着這奴隸制度的人身買賣是非人道的、他的猛勇心和他的同情心是表現着他的人格了。他就問這黑奴婦人說：「那麼你來這辦事處是爲甚麼目的呢？」這黑奴婦人回答說：「因爲這回我的子兒就了水夫的職務、到那烏夫禮安的地方上陸的時候就被那地的警官投獄了；以爲我的子兒是由主人逃走的、要處罰金刑、可是我們是沒有貯蓄、若是要繳納這筆的罰金我們是還要再賣爲奴隸的苦境啦。我和我的配偶生別以來終身是要靠我的子兒、這樣的爲夫爲妻爲子都是不能夠同居於室、這是多麼樣的痛苦、所以前來貴處要求先生代爲盡力營救罷。」林肯聽了這回的事情回顧着奚崙朗說：「聞了嗎？」奚崙朗說：「州廳的方面真是無理呀！」林肯說：「這樣的無理、那麼黑人永遠也沒有浮進的機會了、皮膚的色別而已、怎麼黑人就這樣像商品一樣可以買賣的權利呢？你和州廳的美朱加夫很懇意、一回向他交涉以爲如何？」

這雖像是個小問題，其實非將生命去爭鬪是不能修達到目的，於社會上人道是一重大的問題」林肯的眼睛同時發出無限的情熱，隨時立起來，就向那黑奴婦人的手拉起說：「請你安心罷！不但你的子兒一個人的問題，這道理不盡的部令處令是熱帶着華盛頓的建國精神，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一定為你奪回，請你安心就是」這時這黑奴婦人都是喜悅滿面恭恭敬敬得辭去了。林肯也就回來書齋踱來踱去得等待奚崙朗歸來的消息，又再想那母子的可憐都是不能夠自得，又回顧以前曾在某墳頭的時候也有看見這樣打罵黑奴的悲慘的狀況，在那時候雖然爲之同情也是沒有法子。但是今日則不然了，雖是枯瘦的身體也可以謂之是個堂堂的辯護士，要救出這個黑奴是具有充分的能力了。這時也就定了決心，看那奚崙朗由州廳歸來的時候，林肯就緊緊問他說：「怎麼樣呢？」奚崙朗說：「不行的，我聽了這黑奴婦人的話也感覺着白人的壓迫是沒有道理，我也一夕說明要求美朱加夫氏爲之釋放。但是他說：『這是州的法律，沒有附與我的釋放的權利，我是沒有辦法』」林肯聽到這樣無情的話非常奮慨說：「這是神特許給他的嗎？是可忍孰不可忍、

州知事非附與解放的權利不可，我們非運動不可，那麼對於被捕的黑奴買取可以的嗎？」

奚崙朗氏說：「不消說這是可以的」林肯說：「那麼先買取這個黑奴使他自由，然後再起來運動。總之要先買取罷！必要的金額我就會用意」奚崙朗說：「林肯君！必要的金額你用意得到嗎？」這是奚崙朗知道林肯現在是沒有買取這黑奴的餘裕，但是林肯說：「你也知道我現在是沒有這樣的餘裕，但是我爲着這個黑奴的買取，雖閉鎖我的辯護士的辨事處我也有決心的用意」奚崙朗說：「那麼我再向美朱加夫一回交涉就是」他就出去了，林肯爲要調達資金也出去了。這時林肯就先向那知己的州議員訪問，他是表明確要打破這黑奴買賣的惡制度，州議員已有承諾黑奴買取的條件，林肯就將這黑奴買取了。

林肯爲這黑奴制度的解放運動還是費了無限的精神，後來被選爲美國大總統的時候，反對奴隸解放的南部諸州，於一八六一年四月遂唱獨立，這就是美國南北戰爭的因由。林肯大總統向那出征的軍人激勵說：「兄弟啊！這是爲着自由和人道的戰爭啦」其始北

軍有點劣勢，後來南軍敗地了，於一八六五年這南北的戰爭遂告平定。這時遂改正憲法：禁止奴隸制度；同時附與黑人的選舉權。林肯大總統的博愛的精神也已達到了，這樣舉盛頓建國精神和背謬天理人道的奴隸制度於此也就廢止了。

平和裡的白雲篇 有一夕 林肯大總統受重傷的夜 小兒家的苦 斯都 婦人的求見。這婦人是閩裔的作家，是在華盛頓市發行的第十街 北的紙上發表的。愛爾夫都無斯「氣野敏」的小說，這是描寫奴隸制度的殘忍和悲慘，摸斯頓市的書館集為一冊，遂刊行發售，最初的一年間賣盡了三十萬部，後來於英國的十八軒的書館出版，一年間賣盡了百五十萬部，次翻譯十九個國的國語，遂普遍於世界全球了。這部的小說是者——斯都——婦人在那南北兩州的境界，目擊這奴隸爭鬪的慘劇，這真實的印象描寫得一一無遺。最後的一章是「翁區夫，都無的死」這一章，婦人談給小孩兒聽的時候，連那小孩兒都流淚着問：「母親啊！我不願再聽啦！這奴隸制度是誰作始呢？」這部的小說在間接的奴隸解放運動上是多麼得力得幫助也就可以明白了。這部的小說，林肯大總統也會

讀過了，但是者一斯都一婦人是很崇拜林肯大統領的人格，爲永遠的紀念起見，者一斯都一婦人就獻上「翁區夫，都無斯，氣野敏」她的作品，第一頁字寫了「愛所以神在也」幾個字，這回的會見也許是爲着祝福黑人奴隸解放的成功而已。

第二章 人生觀之梗概

人類是思想理智情感進化圓趾方顛斯文神聖的靈物，人類生存這世間，好像是一回的演劇。「人類是生於天地的精英，依於水火土三大要素的造行，由無生有，由有歸無。知，也有不知，能，也有不能，有小就有大，有善也有壞。興有衰有，勞有樂有。有盡有不盡，有必有不必，有可有不可。有喜就有憂，有哈々就有哀々，一起一伏，忽之在前，忽之在後。東跑西走，立步崎嶇。浮世多壓死，得道可永生。富貴多期望，得道可貴榮。有這種有這果，光陰汲々，世紀徐々，老天久々，老地悠々。生喜傳轉，病老苦死，」披幕完了。

孔子說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陶潛說道：「人生無根蒂，漂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爲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第一節 人生之壽命

人生的壽命，最爲長壽者不過是百二十歲左右爲絕頂，這是人類第一最爲難得的，若以尋常所謂長壽者來說：不過是七十歲或八十歲左右爲是。所以古來就以五十歲謂之是杖於家，七十歲謂之是杖於國，八十歲謂之是杖於朝，六十歲謂之是下壽，八十歲謂之是中壽，百二十歲謂之是上壽。像那七十歲就謂之是古來稀，這也就知道人生一世所謂長壽者大概是在七十歲至八十歲之間而已。若將生死別的百分比平均來說：恐怕現在的人生壽命還是不上四十歲，這是怎麼緣故呢？因爲現代的文化時代是國家的民族的

優越和私偏的觀念過於深刻的競爭可以謂之是虛榮的社會構成，所以還是煩悶太多，對於精神上、或者是物質上，都是不能够得到充分的滿足和慰安。所謂畫餅是不能够充饑，虛偽是不能够實際，因此在於有形無形之間會天折了人生的壽命不少。若是到了神聖的時代，這天下就是天國、四海就是樂園、人類就是兄弟、有機的社會組織、愛和啓的共同精神，物質的大量生產、科學的發達、那麼這時的人生壽命就會是正起來，對於生死別的百分比例平均來說也就會大大的延長。這是因爲神聖時代的人生觀念都有透徹、都有共作共存共榮的意識，所以大概的煩悶多爲解消了。

人生壽命的期間中大概可以分爲六時期，第一是養育時期、第二是教育時期、第三是就業時期、第四是創作時期、第五是修正時期、第六是完成時期。

養育時期是在哺乳至學齡之間爲是，這嬰兒的養育時期是人身造就第一重要的基礎，對於衛生上或者是疾病的看護上是要特別的習得和注意。尤其是母性的先天強壯化也很有關係，萬一有母性難病或者是家族難病的時候是要爲之隔離或轉入國營的養育院，這

養育院對於人類的進化上或者是優生的推進上是要特有充分的施策爲是。

教育時期普通是自六歲至十三歲之間爲是、但自一歲至五歲之間多在家庭、所以謂之是家庭教育。自六歲至七歲之間可以入於幼稚園、所以謂之是幼稚教育。自八歲至十一歲之間可以謂之是小學教育。自十二歲至十三歲之間可以謂之是平民練成教育。自十四歲至十七歲之間可以謂之是中學教育。自十八歲至二十二歲之間可以謂之是大學教育。這中學和大學的專門教育是特有天才的優生爲合格、這國民學校的全教育是歸於國營、是歸於國費、所以謂之是義務教育。因爲貧富無關人材總不爲損失的、這教育不但是人物品格最重要的基礎工作、也許是人類進化的原動力。所以對於智育德育體育美育的四大教育、是要有充分的教化和施策。

就業時期是在小學畢業的時候就可以爲見習或補助的工作、但是對於劇業的動作是恐怕有阻礙着身體的發育、和提高平民的起見：所以小學畢業後的二個年間政府是要收容在於國營的團體得寬大練成他的特能。這就是平民練成教育、這也許是所謂人民創制政

府、政府收用人民的基礎工作。若至十四歲十五歲之間還可以說是補助的工作、若至十六歲十七歲之時就可以謂就業的時期了。這身體的發育也漸漸成熟了、血氣也漸漸旺盛了、這時候可以謂之是本格的就業的時期。適當了個々の特能、於自營於國營、勤無巧拙業無貴賤、人々都有職業、人々都有工作；纔免爲社會的寄生蟲。倘若懶惰成性、依賴成俗、如蛀虫磨潔、雖是大厦高樓、於三深月久之間、有一日一定會傾覆倒地啦。

創作時期是在弱年至三十血氣鼎盛和意志潑刺的時候爲是、這時候格無不多知、作無不多成、一人一生自有一人一能、這也許是人生的使命。鳥有翼獸有蹄、各有所是、若據自己的特能去磨琢和吟味、自然而然就會發揮特能的發明或創作、這就是人生精神不滅之道。雖然它的身體已沒、但是它的發明或創作還是存在這世間的時候、就是它的精神還是生存在這世間、像那科學聖的英智尊的發明諸種的電氣事業、他貢獻着我們人類的幸福是多麼樣的偉大、雖然英智尊的身體沒了許久、但是他發明的事業和他的名字和精神都是永遠生存在這世間了。

修正時期是自四十歲至五十歲之間，要時々清算過去的步趨的是非或思念陋拙的修改、或錯誤的轉向、以謝特能的發明、或創作的表現。據歷來科學發明成功者的手記：大概都有經過幾次的修正，然後纔會達到完全的成就。所謂：『不怕拙，只怕絕，拙修變改優，絕千萬事了』。

完成時期是自五十歲至六十歲之間爲適當，這是歷來的步趨和特能的創作或發明也可。以謂之是完結了。到了這時候，若是還未成功者，就是像那秋季收穫有粟的一樣了。

第二節 人生之境遇

人類生存這世間，其境遇都是各々不同，有的很幸福，有的很淒涼，這是有先天的和後天的分別，有可以開拓和不可以開拓的差異。可以開拓的謂之是天然境遇，不可以開拓的謂之是天然境遇，但所謂先天的就是祖先的遺傳性，所謂後天的就是自己或者是兄弟子女的建致性。

人然的境遇，是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可以創作自己幸福的境遇，這是自主的，是人意爲

本位。例如貧困的家庭、爲要解脫窮極的苦境、再三再四確立了慇懃節儉的意志、學家一致努力創作自己家庭的隆盛。這就是人意爲本位。這樣可以開拓的人然境遇、雖有時與不時一時的遭遇、結局總不及有恆心的意志的強大、末後多定會達到最後的成功境遇。所以謂：君子病知不病爲。

天然的境遇、是先天的遺傳性、或者是機會的湊成、非是自己的意志或能力可以創作自己幸福的境遇、這是他主的、這是天然爲本位。例如不具的廢人、或者是矜寡孤疾的落伍者、他們是失了自己的能力、或者失了最重要的滋培的要素、所以不得不陷入黑暗的境遇。像這樣天然境遇的落伍者、國家之要收容起來、要完他的天然的壽命、同時依其所能、應其所作、有的還可以自負一部分的生活工作。

第三節 人生之品格

人生雖然是神聖的靈物、但是振修養的深淺、陶化的有無、那麼人生的品格的差異自然就會分別起來。因有所謂野人的名稱：有所謂小人的名稱：有所謂凡人的名稱：有

所謂大人的名稱：有所謂聖人的名稱：這都是根據趨於善性或惡性之程度爲評定。

野人的品性是沒有受過學校的教育和社會的感化，所以不理解義理和道德的奧妙，只有顧及自己的慾望而已。因此對於他人的同情觀念或者義務觀念都是不爲理會，不遇自己若得有利的時候甚麼殘忍或殺劫的手段也敢幹下去，這就是野人肌肉強食的成性。

小人的品性是利己觀念爲重，口是心非，所以豹變無常，不顧信義，也不顧利於他人對於社會公衆的觀念也不爲關心，奸賢怨能只顧着虛偽的修飾爲特色，所以不威嚴，社會不珍重，隣人不親近，宗族不和睦，朋友不信厚。

凡人的品性是愛平和，是重律法，所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求優尤之功，不爲深切之勞，徒生徒死，是依自然之始終爲自得。

大人的品性是重言慎行，好學養性，見善如不及，克己垂範，忠誠愛國，牧民之心無時或息，攝政之善逐時有證，嚴而不猛，廉而不忘，或仕或隱，是人的長老，是民的父母，所以社會的大衆親之如趨蟻，稱之謂：「君子」尊之謂：「大人」

聖人的品性是愛人是感人、是以天下四海的大乘爲一家、是以人類種族爲一身。應宇宙造化而生、明天然的義理而行、通古今的大道而薨、靈事物之推察、立不滅之生命、捨身求道、爲義犧牲。所以謂：「雖死如生、雖亡猶存」他的主義是刻遍金石、他的行跡、是永遠不滅、他的創作是留傳不亡。

第三章 人死觀之梗概

人類是神聖的靈物、所以生死之道是和一切的靈物有所不同、這是因爲人類是賦有神聖的相愛的情感和神秘的創作或發明的精神。人類若是沒有修養有充分靈覺的精神得創作或發明、他的身體若是亡沒的時候、他的靈覺的精神也就遂之永遠亡沒了。但是若有遺傳的子孫存在、就是他的血統的性命還有存在、若是他的精神還有遺宿於子孫；或者是遺宿在於從弟的時候、就是他的精神還是存在。倘若沒有子孫同時和精神沒有遺宿的時候、這就是他的血統的性命和靈覺的精神都是完全亡沒了。靈覺如張弓、精神如矢的。

靈覺是學而知之、精神是知而成之、靈覺就是所謂靈魂、靈覺就是經腦、經腦就是血液而成、血液就是人生的性命。所以血液的鼓動就是靈覺的存在、血液的停止就是靈覺的失亡、血液的減少、就會靈覺衰弱；就會記憶力減退。血液過多、就會腦充血；就會靈覺錯亂、這就可以知道靈覺是和身體關連一致的存亡。精神是依大小的創作或發明的功績可以永遠或長久的存在、那麼歷來的所謂靈魂不滅論、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了。

第一節 身軀的歸宿

人類或者是一切靈物的身軀都是由水火土的三大要素的造化而構成、水屬陰；火屬陽；土屬道、所謂陰陽道；三調和、那麼水火土的三大要素就是宇宙間一切的大本原。由這水火土的三大要素的造化發生靈物、植物、金物、氣物的新陳代謝生死的變幻、那麼靈物的一切、或者是植物的一切、或者是金物的一切、或者是氣物的一切、已然是水火土三大要素的造化而構成、及至死後的歸宿、猶是還原歸於水火土的三大要素。所以靈物的一切、若是血液停止鼓動靈覺失亡的時候、這身軀的血液就歸於水的要素、氣

溫就歸於火的要素、骨毛就歸於土的要素、所謂「由三大要素之生、歸三大要素之死」

第二節·精神的歸宿

人類的進化是由古來的聖賢的創作、或發明、或指示的精神的遺傳、有歸宿於科學方面的生存、或有歸宿於文學方面的生存、或有歸宿於藝術方面的生存、或有歸宿於宗教方面的生存。這精神的歸宿、永遠都不可修改的就是永遠的生存、經修改的演進就是混合的生存。偏僻方面的歸宿就是偏僻方面的生存、普遍方面的歸宿就是普遍方面的生存。所以我們人類日常的生活和文化的演進、都有受過古來聖賢的精神的歸宿於其間。就有可以知索、有不可以知索、可以知索的就是歸宿的精神還是顯然生存、不可以知索的、就是歸宿的精神變成混合了、這是依精神的輕重及其觀念的深淺之使然。

第四章 人道觀之硬概

人類生存這世間是很復雜、行動是很難為、不是一個人橫豎可以自由生活的。有社會

國家鄉黨密接的關係，有祖先父母兄弟姊妹妻子的倫理，有親族戚戚朋友隣比的交際，有男女老幼強弱貧富貴賤的差異，有愛感怨貪喜惡哀樂怒思煩惱的十二性，有百工千藝的技業，有上下先後的順序，有興衰修廢的分水嶺，這種種都是有關於人生活複雜的重
大問題。那麼人類是要怎麼樣生活纔會完成人類是神聖的靈物呢？這是古來的聖賢都是
最爲關心的，所以孔子的教義是以仁愛爲主體；是以三皇五帝傳授的三綱五常和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綱領。墨子是以兼愛爲主體；是以大乘無我爲觀念，是要天下和平
共存共榮爲主義，釋迦牟尼是慈愛爲主體；是以諦悟法道爲濟渡，是要天下人類淨化得
歸依。耶穌基督是以博愛爲主體；是以平等和好悔罪祈禱感謝禮拜爲安慰。蘇格拉鐵斯
是以德愛爲主體；是以求知修德爲觀念。這些的教訓，人々都要一回的吟味，這五大聖
人的教訓雖然同是人類相愛爲目的，但是他們各自對於人類要行之道都是各有特異的學
說，都是各有特重的見解。

第一節 公平正大謂之義 不義之人無以聖

人生若是不據公平正大得修養和創作或發明，是不能够使世間的人類爲之幸福、同時也不能够完成人類是神聖的靈物。譬如愛已不愛家，愛家的人就爲愛已得嗤笑；愛家不愛國、愛國的人就爲愛家得嗤笑；愛國不愛天下、愛天下的人就爲愛國得嗤笑，像這國家或愛國的至上主義，就是所謂：「以五十步笑四十步之不足」

第二節 施赦憐惜謂之愛 不愛之人無以德

人類若是失掉天然賦有的人類相愛的情感觀念，就會像那禽獸魚虫類的弱肉強食主義對於社會觀念道德觀念就會冰冷無味，這樣那會得到社會的美滿和社會禮贊的榮譽呢？譬如盜心殺膽的野人，我們對於憐愛和導化的同情觀念是不能够輕忽的，若是失掉這憐愛和導化的同情觀念，這厚顏無恥成性的野人，他是不能够得到反省自新和懺悔的機會。

第三節 公道中心謂之忠 不忠之人無以成

人類生存這世間，凡事總要公道誠實，若是忘掉天地秉正之道，藏有優越和私偏的觀念來說，任何偉大的事業都是難得成功。這是失了秉正的中心勢力，所以不能够維持四

方適當的能力。譬如行車，輪幹不正，雖有驅馬之力也是不能夠圓滑遠進。猶如愛已不愛家，一家失了家的中心勢力，一家就難得圓滿隆盛，愛家不愛國，一國失了國的中心勢力，一國就難得團結振興。愛國不愛天下，天下失了天下的中心勢力，天下就難得相愛平和。

第四 尊長養老謂之孝 不孝之人無以立

人類都是生於父母、人生都是苦給父母、世上若有忘掉父母生我劬勞之恩：老上養我吐哺之情：師長教我智能之義、這就像那禽獸的一樣了。無義理、無人倫、無情感、無回顧、這樣的人那能够建立甚麼功績呢？譬如得貨忘種、得種忘培、這樣那能够得到甚麼盛大的開花或結實呢？

第五節 誠實勵行謂之信 不信之人無以行

人生世上、言行總要一致、所謂：言願行：行願言、一言一步都關一世成敗的日程。所以立身要守信爲始、行道要盡義爲終、人生若是失了信用、就像那無腳之椅：無舵之

舟。

第六節 恭謙禮讓謂之弟 不弟之人無以大

人類的智能都是很奧妙、爲人總要有恭敬……有謙卑……有禮讓。恭就得寵、敬就得悅、謙就得衆、卑就得平、禮就得和、讓就得道。所以人生世上若是沒有虛心和且懷、是不能够逐々得長大。

第七節 下問上達謂之學 不學之人無以知

人生就學食、學食就學知、學知就學語、學語就學行、學行就學理、學理就學道、學道就學教。所謂：「下學而上達」過一日學一日、經一事知一事、進一步識一步、耳和目口和鼻、學此知彼、學求知去、學東知西、學古知今、學今知來。那麼人生知識就博厚博厚就明聖。

第八節 悔悟感賁謂之恥 不恥之人無以精

恥就是真心的門戶、萬物都有質、萬事都有賁。物格就會知至……人々所就的技藝或事

業，是要負有責任觀念得研磨和斧琢。熟能成巧、習慣成自然、益勉勵益精微、這樣就會發揮特能的創作、或改善、或發明的奧妙。

第九節 堅持勉勵謂之勤 不勤之人無以得

人類都具有健全的身體，這是要使健全的身體有充分的勤勉，所以愈勤勉，身體愈發達，所得愈充實。愈懶惰，氣血愈衰弱，所得愈空虛。那麼今日就要備後日之食。所以謂：「飽食逸居、不教不働、是類於禽獸。」

第十節 節約保存謂之儉 不儉之人無以用

浮生總要節約，節約就有餘，有餘就有用。雖知勤勉，雖知多收，若是不知道節約，也是沒用。勤勉不節約，氣力易盡，多收不節約，久置必傾。所謂：「立積就成山、流貯就成濠。」那麼沒有貯蓄就沒有可用。

第一編 宗教

第一章 宗教之考察

宗教是古來的先知聖賢根據那不可思議大自然的神秘的道義的倫理的立說設教有機的教會。宗教雖然有神道教和入道教兩種、總之認何的宗教都是不能夠脫離崇拜神秘大自然的聖神、神的存在。這神秘大自然的神聖的神的名稱都是各々不同、有所謂之是上帝：有所謂之是玉帝：有所謂之是天公：天父、這都是崇拜一神教的教會。還有多神教的教會就是日月星辰山川石木也稱它謂之是神、這樣的教會都屬是文化淺薄迷信最盛的教會。總之這不可思議神秘大自然的的神聖的神是我們看不得到的、是聽不得到的、可是它的權威是創造六合的天地、做就水火土的三大要素、化成靈物植物金物氣物的四大物體在這宇宙間得生滅興廢排演無窮。

神秘大自然的神聖的神，雖然我們是看不到的、是聽不到的、總之它造就宇宙間的權能、它創定大自然的道義、它規定科學的原理、它成定哲學的倫理、它作定生活的生理、它制定物質的物理、這一切都是使我們不得信仰、不得不崇拜它的神聖。那麼我們除起信仰崇拜嚴守它的道義……它的原理……它的倫理……它的生理……它的物理以外是不能夠親近它的神聖。違背它就是反對它、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這也許是天道成爲之自然了。

宗教和社會和政治和教育是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人類一切的階級都是有講究宗教的必
要、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生世上生活都是很複雜、都是很難爲、若是沒有加入宗教的門經得陶化。恐怕在那生死利害得失的線界、於不知不覺之中就會脫離了人類是神聖的靈物的正軌。所以宗教可以說是社會的照明燈、同時也可以說是人生的指南針。那麼宗教的重要性是怎麼樣的切實也就可以明白了。

現在文化時代的宗教、還可以說是很貧弱、還可以說是很黑暗、因此還有這戰爭的屍山

血海、大殺傷大毀滅大動亂的修羅場。這是多麼樣的悽涼慘澹！這戰爭的大罪惡的習俗是要敷衍到甚麼時候呢？那麼要解除這牢而不破的戰爭的習俗、除起宗教的人類相愛的四個字的能力以外是沒有方法可以解救的了。

第一節 神 道 教

神道教是根據大自然為對象、是以不可思議的神秘為立說、神道教是以神為主體。是以神賦有人類相愛的義理為教義和天下和平幸福為趣旨。神道教是絕對信仰、絕對崇拜、絕對遵守為願念。神道教是以不可思議的神秘的法度得教人修善：得教人修道：得戒人犯罪：得戒人犯法：得戒人為惡：得戒人偽善。神道教有耶蘇教、和佛敎最有名、其他回教道教也擁有很多的信徒、以外還有種々の多神教、這是難於枚舉。就中也有很有害很迷信的多神教。這是有阻礙着民智的向上；同時也有阻礙着科學的發達和人類的進化。那麼教育家！政治家！是要關心些纔是。

第二節 人 道 教

人道教是以人類爲對象，是以人道爲立說，人道教和神道教雖是異稱，其教義和宗旨都是大同小異。人道教是以哲學爲主體，以人類爲靈聖，也是以天然賦有的人類相愛的義理爲教義，以天下的和平幸福爲趣旨。人道教是以倫理的意義得教人正心理性，得教人修行道德，像孔子教、墨子教、蘇骨拉鐵斯教，這樣都是人道教的教會。

人道教的教會，對於神的崇拜雖然沒有像神道教那樣的嚴重，總之於社稷的祭祀也無不是主張盛大的舉行，這也許是崇拜神聖的神的誠意的一表示。人道教因爲是哲學爲主體，所以凡事都是根據情實倫理爲原則，因此沒有迷信之所惑。人道教歷來對於人生觀都是具有透徹的教訓，可是對於人死觀還是闐然未曾有十分明朗的表示。

第二章 孔子教的傳記（儒教）

第一節 孔子的世系

孔子的名丘，字仲尼，他的祖先是宋微子啓帝乙的元子，紂的庶兄，武王克了殷，就

封紂的子武庚於朝歌，使他奉湯的祭祀。武王崩後，武庚作難，周公相了成王之權，遂征服武庚和三叔的亂，就命微子啓於殷後，作微子之命，由此與之宋，遂爲宋人。傳至防叔爲避華氏的禍，遷至於魯，遂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雖有九女，沒有男子，他的妾生孟皮，孟皮的字伯尼，但是他的脚處有疾，所以再求婚於顏氏的三女徵在爲妻。徵在恐怕沒有男子，就私禱於尼丘山，遂生孔子，因此以丘爲名，以仲尼爲字。孔子三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叔梁紇就別世了，遂葬於防地。

第二節 孔子的品性

孔子在幼稚的時候，就與凡人有所不同，嬉就以俎豆爲陳祭，動就以禮式作法爲練習，好學下問就是他的天性。孔子在那十九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就迎宋國的上官氏爲孔子的妻室，這就是孔子在那貧困的新婚生活的一局面，也許是成人的一轉機。

第三節 孔子的出仕

孔子結婚後的翌年，他就仕季氏的庫番的微職，孔子對於職責的觀念非常懇懇，庫番

的會計都是分文不差，這就是孔子立信的第一步。這時孔子的妻室產一男子，魯昭公賜一鯉魚，孔子爲榮君之貶，因此以鯉爲名，以伯魚爲字。翌年孔子就轉爲牧場的役人，這時的成績也是很好，所以他的學問和他的德行都是漸漸受了人々の欽仰，同時請教這年輕的孔子先生也漸漸增加了，孔子也傾盡所得的心血去傳授這些的弟子。所以孔子說：「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也就可以知道孔子的人格是多麼樣的高遠了。孔子在那二十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就別世了，這時有孝的孔子都是悲痛得很，他服喪三年都是不會興歌。

十年之後，孔子就問官於郟子，後到周國，就問周禮於老聃，訪長弘的音樂，造詣周的社廟，參考古的聖賢很有所得，所以謂然嘆道：「我今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這就是孔子感覺着文王周公的宏遠的王道政策。當這由周歸魯的時候，湊巧魯國三氏的變亂，魯昭公爲避亂到了齊國，後破於齊國。孔子也避於齊國，一年之後，孔子就歸來魯國。這時季氏專制，上下離背，孔子就不出仕了，他就專心研鑽詩書禮樂傳授弟子。

第四節 孔子的相魯

過了十年餘之後，魯定公就舉孔子爲中都的長官，這就是孔子要行先王之道可以實現的機會。他就制定養生和送死的規則，長幼有異食，強弱有異任，男女有別塗，這時候路上沒有拾遺，器具不爲彫巧，作四寸的棺，作五寸的槨，以丘陵爲墳地，不爲盛土，不爲樹木，施行了一個年，西方的諸侯都學這樣的規則了。過了二年之後，魯定公再舉孔子爲司空的要職，他就分別五土的性質，一是山林，二是川澤，三是丘陵，四是攻術，五是原隰，萬物都是從其適宜的性質得發達。孔子由司空再榮轉爲魯國的大司寇了，他的說法都是無用而治，這時候四方無姦也無詐了。

有一日定公要和齊侯在夾谷盟約，孔子說：「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就從他的奏請。到了會議的場所，有土階三等的會壇，大家以遇禮揖讓登上這會壇。獻酢了後，齊用萊人以兵鼓要劫定公。這時候孔子就歷階進上使公退說：「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

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迫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聽了心愧就使他避開了。不多時齊方演奏宮中的音樂、俳優侏儒又戲弄於面前。孔子就歷階進上、不盡一等說：「匹夫焚、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這時就斬侏儒的手足於異處、齊侯吃了一驚、也有慚色了。將要盟約、齊人加載書說：「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就使茲無還對說：「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要設享禮的式典、孔子就對梁丘據說：「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糝稗也。用糝稗、辱君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遂不設享禮的式典、齊侯歸國的時候、就責群臣說：「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翟道教寡人、使得罪。」這時就歸還侵魯的四邑和汶陽的田地。

孔子奏請定公說：「家不滅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

就使季氏宰仲由要廢三都。叔孫氏有不得意於季氏，因此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請定公和季孫仲孫叔孫入於費氏的宮室，同登了武子的臺上。費人來攻，到了臺側，孔子就命申句須樂頌勒士衆下臺討伐，費人敗北，遂廢三都的城。強了公室，弱了私家，尊君卑臣，政治和文化都是大有進行。

第五節 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爲魯國的大司寇，有父子的爭訟，孔子就將其子投入牢獄，三月不問是非。其父遂來請止，孔子就釋放了。季孫聽到很不欣喜說：「司馬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就將這事情報告孔子，孔子喟然歎道：「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則成，虐也。故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日未有愼事。』言必教而刑也。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

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有一日 孔子清閒 曾參侍在他的身邊、孔子說：「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出不戶牖而化天下」曾參站起來、下席就問說：「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答應。曾參說：「侍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參謹慎恐懼了、捫衣引退、倚席呆立着。不多時、孔子嘆息就向曾參說：「參！女可語明王之道。」曾參說：「非敢以爲足、請因所聞而學焉」孔子說：「居、吾語女、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藥之、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

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枉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參說：「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說：「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以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參說：「敢問何謂七教？」孔子說：「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窳、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參說：「道則至

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說：「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如父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刑、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蓄積資聚焉、恤行者有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罽弋、非以盈宮室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憺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跡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參說：「敢問何謂三至？」孔子說：

「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會參說：「敢問此義何謂？」孔子說：「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士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共命而已矣。夫明王之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有一日、孔子在哀公的身邊侍坐着、哀公說：「敢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了顏色答應說：「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

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從：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哀公說：「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答應說：「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哀公說：「寡人雖無能也、願如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答應說：「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敬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哀公說：「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了顏色答應說：「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哀公說：「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爲辭、道少進。」孔子說：「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又說：「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則足以興之、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又說：「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

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能修此三者、則大化懷乎天下矣。昔者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哀公說：「敢問何謂敬身？」孔子答應說：「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哀公說：「何爲成其親？」孔子答應說：「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又說：「爲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親；不能成其親、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成其身。」哀公說：「敢問何謂能成身？」孔子答應說：「夫其行己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哀公說：「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說：「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哀公說：「寡人且愚冥、幸煩子志之心也。」孔子不安避席應答說：「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

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哀公說：「寡人既聞如此也，無如後罪何？」孔子答應說：「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第六節 孔子的儒行思想

孔子在衛國，再求向於季孫氏說：「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延之。」季孫氏就向哀公說，哀公就從他的要請。孔子已到就宿在哀公的館舍。哀公自在阼階，孔子是在賓階，孔子就升堂立侍着。哀公說：「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答應說：「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哀公說：「敢問儒行？」孔子說：「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就命他坐席，孔子侍坐着說：「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也，粥粥

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資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而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貨財而不貪、淹之以樂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攝、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溲、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爲干櫓；載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窾、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詬、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楮；若不逢世、

上所不援、下所不推、詭譎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言而正之、上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爲急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尙寬、砥礪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

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調於富貴。不潤君王、不累長上、不闕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

第七節 孔子的遊說

孔子自攝行魯國大司寇的以後、魯國的政治都是大爲進化。齊國有爲不安、恐魯國將霸、要魯國的廢敗：就選美女八十人、穿了文飾的衣服得歌舞、和文馬四十匹、陳列在魯城的南門外要給魯君。季桓子穿了微服三次出來觀看？領受了以後、就報告給魯君、如此一同周道遊觀、觀看終日、政治都是馳廢了。這時子路就向孔子說：「夫子可以行矣」孔子說：「魯今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受了這群的女樂、君臣姪荒了三日、還是不聽國政。郊社又不致膳俎、孔子就辭退了。宿在郭屯、師已送行說：「夫子非罪也。」孔子說：「吾歌可乎？歌說：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優哉遊哉！聊以卒歲。」這時孔子已經五十有六歲了。但是爲要推進自己的王道政策和仁愛主義的起見、非覓到明聖的國君不可。所以他就和

門人多少同伴着、向於列國遊說了。第一就訪於衛國、不多時就轉訪於鄭國、這時受了匡人的誤解、以爲孔子是會爲亂的陽虎的人、在這裡遂被匡人圍難了五天的困苦、孔子嘆道說：「天之將喪斯文者、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者。天之未喪斯文者、匡人其如於何！」孔子到了鄭國、和弟子相失、他就獨立於東郭的門外。有人對子貢說：「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額、其頭似堯、其頸似臯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就將這話報告給孔子、孔子欣喜嘆道說：「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居鄭不多時、就轉到陳國、後又再還於衛國。這時衛靈公雖然歡迎孔子、但是後來猶不能夠重用。湊巧這時晉國的趙簡子特別使人來聘孔子、孔子遂離開衛國向晉國進行了。到了黃河的時候、聞到竇犢鳴犢和舜華都受殺了、他很爲失望、看那黃河的深流、更使孔子引起望洋的興嘆。遂作樂琴弔他的歌：「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這時子貢進前說：「敢問何謂也？」孔子說：「竇犢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

從政：及其已得志、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孔子就歸魯國了。這時專心研鑽詩書禮樂；調整春秋諸書和教化門人爲顛念、這就是孔子大道推行唯一的門徑、經過了二年的以後、定公薨了、哀公立了、生了孔伋、孔子又再遊於衛國。後轉到宋國、又轉到陳國、再轉到蔡國、又轉到葉國、再回到蔡國、如此奔走了四個月、然後就再歸到魯國、就中在於宋國有桓魋伐樹的迫害、在於陳蔡有七日絕糧的受難、這樣窮苦的遊說、還是不能夠得到重用。所以孔子自此以往就隱居故國。刪詩書、整春秋、講禮樂、明大道。傳授弟子以爲自慰、修身行道以爲自得。這時候魯哀公雖然常常有問政、但是猶不以爲重用。

孔子在於六十八歲的時候、他的老夫人就逝世了。在於七十一歲的時候、他的鯉也別世了。過後連那第一的聖徒顏回也棄世了。這就是孔子第一的悲痛的。所以孔子嘆道說：「天喪予、天喪予」的痛哭啦、更了二年、子路也死於變了、孔子在於七十有四歲

的高齡、也就和世人離別了。這時他的諸弟子、就將這聖人的遺骸葬於泗水之地、子貢就此爲師居喪三年。

第八節 孔子的宗教思想

孔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王道主義的一大政治家、同時也可說是人道教的一大宗教家、孔子的一生都是爲着王道政策的觀念、和人道主義的觀念得如喪家之狗的盡力和奔走、今據左記諸學說也就可以明白了。

「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必不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人。是以姦謀閉而弗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

子貢說：「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孔子說：「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忠恕遠道不遠、施自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我愛也。」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入則孝、出則弟、謹而慎、汎愛衆而親仁。」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於哉。」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君子憂道不憂貧。」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朝聞道。夕死可矣。」

「君子義以爲恒心也。大人有勇無義爲亂、小人有勇無義爲賊。」

「能行五者天下歸仁矣：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悔，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於使人。」

「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第九節 孔子的天命思想

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又說：「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夫！」又歌：「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據這樣的諸說就可以知道孔子對於成敗是有所謂天命的思想。但是若據墨子的非命思想檢討起來，却不得以墨子爲無理的。然孔子還有說：「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來說：這也可以謂之是非命的學說：若謂之是天命，豈人力可以制服天命呢？

總之原始創造天地萬物是有命，後來變自成，索成有之性，索性有之道，索道有之

知、索知有之教、索教有之學。所以謂學者是始之也、運者是中之也、固者是終之也。但是天地的要素有三、謂水：謂火：謂土：據這三大要素得造化靈物無窮、得造化植物無窮、得造化金物無窮、得造化氣物無窮。依據陰陽、際定時運、排演乾坤。是以無中生有、有中歸無、這就是新陳代謝：興衰交替遂成爲自然的使命。

第三章 墨子教的傳記

第一節 墨子的世系

墨子的名翟、是周人、他是和孔子同時代的聖人。據九州的要記：「墨子居墨山、採茯苓餌之、五百歲不死、他著有十五卷、七十一篇、後失掉八篇」

第二節 墨子的兼愛教義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譬之如醫、攻人之疾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亂何自起、起不愛、臣子

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雖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盜賊亡有、猶有大夫相亂家、諸侯相亂國者乎。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曰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

調、此則天下之害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傾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惠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起者、以不相愛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視人之國若其國、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身若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惠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兼相愛也、是以仁者譽之。

第三節 墨子的非攻思想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聚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何也？以其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裳取弋劍者、其不義又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今小爲非、則知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可謂知義與不知義之辨乎。

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無廢一時廢、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士竹箭羽毛幄幕甲盾、撥刼巧蛀靡弊腐爛而不反者、不可勝數。予戟弋劍乘車、其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及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塗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食盡而死者、不可勝數。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

廢民之利、若此其衆、喪物不可勝數、喪師不可勝計。然則何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然且無不用銳而徒得此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廣衍、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知國家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南則荊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有數十萬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故當攻戰而不可爲非。子墨子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志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而得効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尙者耳之所聞、近者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子國者、其

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其所以亡於燕代胡緡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故攻戰不可爲也。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攻戰於天下、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能用衆、子豈若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陰之徑、戰於柏舉、衷楚國、而朝宋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伐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大敗越人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代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軍、而智伯莫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故差論其爪牙之士、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已足矣。又攻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

於普陽、及若此、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與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鑿智伯而大敗之。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蓋嘗鑒夫差智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第四節 墨子的義俠

公輸盤爲楚國造雲梯的機械成就、將要攻伐宋國。這時子墨子聞到、自魯國往行十日十夜纔到郢處見了公輸盤、公輸盤說：「夫子何命爲」子墨子說：「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欣喜。子墨子說：「請獻千金」公輸盤說：「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來再拜說：「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感服他了。子墨子

說：「然乎、不已乎」公輸盤說：「不可、吾既已然之王矣」子墨子說：「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說：「諾」子墨子見於王說：「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轡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說：「必爲竊疾耳」子墨子說：「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轡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之魚鼈龜龍、爲天下富、宋所謂無雉東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楛棗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王說：「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這時見於公輸盤、子墨子就解帶爲城、以裸爲械、公輸盤設九款攻城的機械、子墨子九款都禦了。公輸盤的攻城方法盡了、子墨子的保守都是有餘。公輸盤誦着說：「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也說：「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亦不言」楚王問其緣故、子墨子說：「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

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說：「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第四章 釋迦教的傳記(佛教)

第一節 釋迦牟尼的世系

釋迦牟尼、是二千五百年前、印度的釋迦族的迦毘羅國的迦毘羅王淨飯的太子薩婆悉多的佛名。他的母親、名摩耶、就是同族的拘利國的拘利王的第1的王女。這薩婆悉多太子、是在拘利王別毀疆毘尼園的無憂樹花滿開春朝的四月八日降誕、產出的時候、指天指地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預告。這時聖母摩耶病了、不多時、遺下了這薩婆悉多太子就別世了。依聖母摩耶的實妹王妃摩訶波闍波提的養育、後來波闍波提夫人也生了異母弟的難陀了、這時宮中都是歡喜得很、薩婆悉多太子也就漸漸長大起來了。

第二節 釋迦牟尼的憂世觀念

薩婆悉多太子、到了十九歲青年的時候、就抱了憂世的觀念。他常々散步於城外；看那病老死苦的人們、無不爲之同情、因此都是鬱々不樂、時々都是煩悶溜息、只感覺着人生的乾燥無味。所以他想要放棄未來的王位、想要到修道者中修行的態度也漸々現着了。這時他的父王淨飯、爲要慰安這薩婆悉多太子的緣故、新築了宮殿、整備了太子殿內的享樂和裝飾、附了艷麗抖舞的美姬、鎮日都是舞蹈或催宴。後來薩婆悉多太子就和印度最著名的耶輸陀羅姬結婚了、生了一男子、名謂羅睺羅。但是酒宴和舞蹈、還是無時或息、這時薩婆悉多太子、更感覺着這醉生夢死的人生、真是千秋萬感。又看那舞女的寢相、都是醜態百出、更使薩婆悉多太子爲遁世修道的觀念、都是一番一番得深刻了。

第三節 釋迦牟尼的遁世修行

薩婆悉多太子、乘了更深夜靜的夜半、起了侍臣的車匿、備了白馬捷陟向那迦毘羅城門東方的羅摩林曠進去了。這時薩婆悉多太子、要和車匿告別的時候、恰巧有一獵師、

穿着修道服迎面而來。薩婆悉多太子就問他說：「獵師你穿修道服：這是怎麼意義呢？」獵師說：「鳥獸都驚獵師了、穿着修道服、鳥獸就不走」薩婆悉多太子、就將自己的衣服和獵師的衣服交換了。斷了髮寶劍和裝具一切都交給車匿、遂命車匿回奏父王說：「謂我是要永遠殉道了」他就像那乞食沙門的形姿向那羅摩林麗進上了。這羅摩林中有一位的修道者：名謂苦行仙跋迦婆。薩婆悉多太子、第一就訪問這苦行仙跋迦婆的修道。這苦行仙跋迦婆回答說：「若是要救這靈魂之道、是要打勝過誘惑的肉體、切斷了快樂、盡了肉體苦痛的經驗、然後纔可以上昇快樂不盡的天上界。」薩婆悉多太子說：「假使天上有快樂、後來也有終極、苦和樂本來是相隨的」他遂離開這羅摩林了。車匿回來王宮、就將這經過的一切報告給迦毘羅王知道。這時迦毘羅王隨時派遣阿若憍陳如、摩訶那摩、阿輸奢時、婆提喇迦、婆沙波等五位的重臣、追探薩婆悉多太子的行踪、同時命這五位的重臣說：「萬一薩婆悉多太子不肯回朝的時候、你等五位就同他出家、助他的修行罷！」這五位的重臣、依了車匿指示的方面、就向那羅摩林的跋迦婆查

問去了。但是這時薩婆悉多太子已經離開這羅摩林了，依了跋迦婆的指示，不遠也就追着薩婆悉多太子。但是薩婆悉多太子認何都是不肯回朝的，他說：「父王陛下的心痛父子的情愛，這不過是一時的情感，一時的事態。修道纔是永遠的大事，修道是影響人類有偉大的關係。假使大雪山會搖動來說，但是我的心志絕對是不能夠震動了。」那麼這五位的重臣也就穿了修道服，剃了鬚、剪了髮，就隨從薩婆悉多太子得修行了。這時薩婆悉多太子就再訪問這時第一流的阿羅邏智的修行學者，但是終也沒有甚麼所得。因此喟然說：「這不是求人可得的，是亶自成的」遂進入前正覺山，試最後的苦行修練，終也沒有甚麼所得。經過了六個年間的星霜，唯有徒使這肉體的疲勞和精神的困憊而已。結局這疲勞和困憊是不能夠達到佛道，這苦行是迷信的，非強壯身體、明敏智惠不可。遂決心降下前覺山，到那尼連禪河入浴了，洗清了長間的身垢，後就繫登那河岸靜座在那榕樹枝下的軟草上。這時有年輕的難陀婆羅娘獻上乳糜和牛乳粥，薩婆悉多太子也就承受了，恢復了氣力，明朗了靈覺，他就移步到那菩提樹下得結跏趺坐，寂然

入於禪定的三昧了。但是在這定中，也有惡魔的威嚇，也有魔鬼的誘惑，這都不能够搖動了薩婆悉多太子的心志。他望那晴空有一輝煌明星的時，在這刹那間，豁然溶解了從來的迷妄，他感覺着「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體驗了。這就是他精神轉換的妙機，同時也可說是成佛的得道。所以薩婆悉多太子，自此就尊稱謂釋迦牟尼的綽號了。

第四節 釋迦牟尼的教義

釋迦教就是佛教、薩婆悉多太子、自溶解了苦行的迷夢，同時直感了「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精神轉換，這就是薩婆悉多太子大悟的徹底。這大悟徹底的意義，就是所謂「真的解脫是如來、這性是清淨、如來和解脫是無二。真的解脫是虛空、真的解脫是無爲、真的解脫是無病、真的解脫是安靜、真的解脫是安穩、真的解脫是無等侶、真的解脫是無憂畏、真的解脫是無憂喜、真的佛道是無階級、這就是釋迦教和舊的婆羅門教的離異。

釋迦牟尼、最初的說法，是在婆羅維奈斯國的鹿野園，這謂之是初轉法輪。這鹿野園是

淨飯王差遣五重臣爲比丘在前正覺山和薩婆悉多太子分離的修道處、釋迦牟尼到這鹿野園的時候、這五位比丘都是跪得最敬禮。釋迦牟尼向他們說：「苦行是沒有用處、也不是享樂、道是不偏、是中道。世間的快樂是沒有停止、有樂就有苦、人生五十年間、一切的幻夢是以死的苦爲終局、所以謂之是苦的世界。那麼苦是從何而來、集這苦的原因力是甚麼呢？除起這集中的原因力、我們就可以脫離這苦的世界、要脫離這苦的修道方法是有道、依道滅了這集力、然後人間的真相纔會表現出來。苦、集、道、滅、這四種的真理、是告訴我們人生的解決。雖非是苦行的、也不是享樂的、是中道的啦！這是釋迦牟尼成佛初轉法輪所說的教訓、所謂是苦集道滅四諦的說法。就中道諦的中道的委細、滅諦大悟的境地是說難盡。

釋迦牟尼、自在尼連禪河側的菩提樹下開悟以後、他就到四方教化了。後就歸故鄉的迦毘羅國、這是出家以來和父王最初的會見。這時隨從的弟子雖然是不少、可是沒有王族尊貴的弟子、有感不足。所以父王陛下、就從適同族系統的子弟出家了。因此同族的

諸子弟、一時都是爭先恐後、到那釋迦牟尼居住的尼拘樓陀樹的林中新剃頭出家爲比丘。這時釋迦牟尼說：「新到的比丘要到上座向那先前的諸比丘敬禮罷」這也許是出家人本來的儀式、所以新比丘的王族的諸子弟、也就進前向那上座的舊比丘跪得最敬禮。就中有像勞働者的污足的理髮店的優波離在這裡、這時王族的諸比丘相顧躊躇着、就向釋迦牟尼說：「世尊啊！我們是王族、優波離是首陀、優波離的足、我們是不願頂的」釋迦牟尼說：「你們確實是王族、優波離確實是首陀、這是怎麼事情呢」王族的新比丘說：「世尊啊！我們是主人、彼是我們的使用人」釋迦牟尼說：「諸新比丘啊！世是無常啦、階級是無貴賤、生死是無差別、主人和奴隸是浮世的一方便。爲要超越生死的求道者、是不許階級的方便、三世諸佛出家的儀式、人類是平等、社會道德的儀禮是一時的。一時爲上座、以上座爲敬禮之始、是要捨棄驕慢的心氣、這就是不可移易鐵則的儀禮。

有一日、釋迦牟尼和諸弟子要進入街衢的時候。恰巧有一亂髮垢顏破衣臭氣背負着肥

瓶的肥取人夫尼提、在那釋迦牟尼的面前得避來避去、認何都是碰着釋迦牟尼。所以這肥取人夫尼提就向釋迦牟尼哀求說：「世尊啊！我是人類中最下賤的肥取人夫、我真是恐懼、我再拜大慈悲大聖的世尊啊！憐憫罷！寬恕罷！諒我通過罷！」釋迦牟尼含着笑說：「尼提啊！佛是無愛憎的情感、一切的人類都是絕對平等、貴賤貧富老若男女、於佛道是無差別、先見於佛道爲第一人。尼提啊！你來修道爲我的弟子罷！」肥取人夫尼提說：「世尊啊！我是現代風情最下賤的肥取人夫的身分、何況那國王也合掌再拜的威嚴、我那敢入爲弟子呢？」釋迦牟尼說「尼提啊！我的弟子也有大富長者的須達多；也有下賤貧家的優波離；也有大智的舍利弗；也有大愚的周利槃特；也有小欲的摩訶迦葉；也有多欲的婆難陀。就中也有極惡的鴉掘摩羅、我連那多智的學者也說法、也教那淺智的女人、不但出家的說法而已、就是在家也不漏、貞婦毗舍法也入爲弟子、賣淫的蓮華色也入爲比丘尼。勿以爲恐懼罷！肥取人夫尼提啊！入爲我的弟子有甚麼不可思議呢？我是網羅一切的人們入於平等的佛道啦、這也許是尼提出家的因緣」

有春暖復冬的時候、釋迦牟尼和阿難及諸比丘要過於原野的道途、在這裡有遭遇着三個人的酒醉漢。就中甲的酒醉漢、有點慚愧恐懼的：「唉！」說了一聲就逃避於叢中了。乙的酒醉漢、他是沒有慚愧的狀態好像是得意揚々旁若無人得過去。丙的酒醉漢、不但旁若無人、還大聲呼喊說：「何必逃避呢？」他就在這裡揚々得舞蹈一場；他又自言自語說：「我們是酒醉漢啦、我們的酒也不是盜取的、何必逃避呢？」釋迦牟尼和諸比丘、看了這樣的情景也就默々過去了。以後釋迦牟尼就向諸比丘說：「你們看了嗎？那三個人的酒醉漢來說：逃避於叢中的酒醉漢、就是知罪知恥的上品的人格、旁若無人不知罪不知恥的那個酒醉漢是中品的人格、知罪不知恥尙且多設言辭以蔽其過的酒醉漢、這是下品的人格。上品和中品的人格、他是有濟渡的可能性、下品的人格、這是沒有法子。因為慚愧的觀念、就是修養第一的段階、懺悔就是入德第一的步門。事實人類沒有下於不知恥、人類會優越於一切的靈物、就是知恥爲第一的原因啦。

有一學者、因爲他最愛的女兒急於死掉、這學者鎮日都是愁腸百結悲痛欲絕之慨、他

就往到佛陀之前懇求說：「要求佛陀解救這無限的痛苦罷」佛陀說：「這真是可憐得很，但是人生因為固執這個萬象常住的迷妄，所以纔生出這千差萬別的苦惱啦。大凡這世間有四不能：第一是萬象無常住；第二是有會合就有分離；第三是有富貴就有貧賤；第四是有強壯就有死亡。人生世上都是依因緣得和合，還是依因緣得分離、生死似附物，如物難免於腐敗。若是能够理解如上的四不能，自然而然這人生的苦惱就會解決了。」

有一日，釋迦牟尼和阿難尊者一同到一街衢托鉢，但是這街衢的人都是反對釋迦牟尼的教義，所以沒有供養喜捨的人，因此二人自早飯就沒有食了。可是他們却沒有感覺着甚麼痛苦，二人再行到街尾的時候，有一污穢難堪的貧家的老婆，他是由內面出來要除棄磨米的米汁，他看見這二個人的尊容光顏，一時倉皇失措。又看那鐵鉢還是空々虛々，所以他的心內幾乎是想「可憐啊！這一定是世界至尊的人的，可是我是貧困的家庭，我是沒有甚麼可以供養的。唉！真是薄情，真是對不住啦」的樣子。釋迦牟尼看了這老

婆的內意，他就近到這老婆的身邊說：「你的心內都是很好，我願你喜捨這米汁的白水罷。」老婆說：「這是米汁是要給牛馬飲食的，怎麼能够贈與尊貴的人飲食呢？」釋迦牟尼說：「不要緊的」他就將這老婆恐々懼々所持的米汁強受來暢飲得哈々一場的大笑。這時同伴的弟子阿難尊者，他是不能够了解這破笑的意義，所以問說：「釋迦如來啊！米汁的白水是有美味嗎？」釋迦牟尼說：「阿難喲！我不是爲這米汁的白水的美味的笑，也不是爲這污穢不堪的笑，我是知道這老婆的善心的喜悅的笑，這老婆一定會生於很好的佛國啦。」這時溲巧有二名的婆羅門教的弟子，他就向釋迦如來反駁說：「豈有此理，施捨這污穢的米汁就會成佛，這是虛言得很」釋迦牟尼說：「我無虛言，這老婆確實是善心得很，誰會像這老婆的善心也一定會成佛的」但是這婆羅門教的弟子他都不肯肯肯。釋迦牟尼又問說：「你知道尼拘樓陀樹嗎？這樹繁茂起來可以蔭得五百臺的車子。這尼拘樓陀樹的種子你知道嗎？這是比芥子還是小一點的，你以爲尼拘樓陀樹的種子很小就不能夠長大嗎？種子雖然很小，但是種後自然而然後自然就會照性長大起來的。這老婆會

成佛的因果也是這樣、雖是一小々の行善、但是以後就會漸漸達到成佛之道的大々の行善啦！

舍衛國、有一人的懶惰者、他每日都是悠悠自得不要勞動、後來遂成乞丐了。有一日他在那通路的園中哀求來往行人的慈心的惠捨、恰巧釋迦牟尼對這裡通過。這乞丐就哀求說：「大慈悲啊！惠捨這可憐人罷」釋迦如來很同情他、就將這托鉢的飯分了一半要給他、這時候不知道怎麼緣故、這乞丐的手都是不能夠伸動了。這乞丐就啼哭着說：「本來是兩腳不能夠行動而已、不知道怎麼緣故、剛々這兩手也不能夠伸動了」釋迦如來說：「你一定是由少年的時候就懶惰不要勞動纔爲乞丐的、這兩手兩腳是要勞動的人纔有必要。不要勞動的人是沒有必要、甚至連那眼睛耳朵不久都會滅壞了、那麼不久就會死掉了。萬一你若是能夠改變勞動起來、你的身體自然而然的就會強壯了、同時你就會長生啦。乞丐聽了這樣的話、他啼哭起來說：「我自今以後一定要勞動了、懇求大慈悲解救罷」這時釋迦如來就到附近的農家取一鐵鋤說：「起來勞動罷！根本的勤勉罷」在

這裡這乞丐於不知不覺之中、這手脚都會舉動了。

有一日、釋迦如來和諸弟子在途中步行的時候、他令一弟子說：「途中的那草繩拿起來嗅一嗅罷」那弟子就拿起來嗅一嗅說：「腥臭得很、這一定是縛過魚類的草繩的」釋迦如來就向那群的弟子說：「你們知道了嗎？這草繩本來是沒有這樣的臭味的、因的縛過魚類的腥臭所以連這草繩都染臭了、誰若嗅過都一定放棄的。人類也是這樣、若是和那惡人的朋友交遊、於不知不覺之中就會染了這惡人的氣質了。一旦染了之後、認何都是不能夠脫離。所以社會的人都爲之忌避、那麼一生就不得不爲癡人了」再行了數步、他又命一弟子說：「途中的那張紙拿來嗅一嗅罷」那弟子就拿來嗅一嗅說：「馥香得很」釋迦如來說：「這一定是包過香味的紙、這紙本來是沒有香味、因爲有包過香味的東西過、所以連這張紙都染過香味了。雖然失落這路上、誰若嗅過都是以爲可惜、他一定會保存起來的。人生世上也是一樣、若是和那善人交近就會染爲善人、若是和那惡人交近就會染爲惡人、爲了善人的時候、世間的人々就尊敬起來、愈尊敬就愈行善、後來

就成了偉大的人格了。

羅云是釋迦如來還未出家時的子兒，他後來也出家爲弟子，可是他每夕說謊話。有一日釋迦如來向羅云說「你汲水持盥來給我洗足罷」羅云也。就汲水持盥來給釋迦如來洗足了。釋迦如來再向這羅云說：「你想這水還可以飲得嗎？」羅云說：「這水汲的時候却是清水，但是洗過了足的現在是不能夠飲得了」釋迦如來說：「你也是這樣的，你是我的子兒，還是國王的血統生的。一旦出家捨棄世間的利慾，若是一同說了謊話，就是最後了，誰要再用你呢？」羅云就將這盥子的水捨棄了。釋迦如來又說：「你將這盥子爲飲食的容器使用罷」羅云說：「這洗足的盥子是不能夠再爲飲食物的容器了」釋迦如來說：「你正如此，你是洗足過的盥子啦」遂將這盥子蹴到遠方去了。又說「羅云！你還惜這器具嗎」羅云說：「一旦洗過了足是不能夠以上的使用，這不是可惜的器具了」釋迦如來說：「一旦說了謊話，這樣的人是沒有可用之處了。你也是沒有惜的器具了」羅云聽了這樣的教訓，後來悔悟到徹骨銘心，再一番精勵徹底修養，終也得道了。

耆闍摩羅的指鬘、出家爲佛子之後：有一日他回到自己居住過的故鄉托鉢的時候、在這故鄉的人々都是起了戰慄、沒有一人肯施捨給他。他都是失望得很、在越頭要回途、看見路傍有一病人在那裡得呻吟叫苦、他就近到那病人的身邊、想要爲之看護和救助。但是這病人看見這人是指鬘、他都是恐怖得很、他更爲一番艱苦、所以拒絕指鬘的看護和救助。這時指鬘很悔悟過去自己的罪惡了、指鬘回去的時候就將這回的經過報告給釋迦如來知道。釋迦如來說：「比丘的指鬘啊！你再去忠告罷！你說自己是無故意殺人的、老實是要爲你的病苦的解除的」指鬘說：「世尊喲！我是曾殺過多數的人命、我今是不敢說謊言了」釋迦如來說：「比丘的指鬘啊！你會殺過多數的人命、這是在那森林居住的時代、現時呢？你已不是兇賊了、你舊的罪惡都被這佛日的普照得像那沒雪的消失了。你未曾再犯過新的罪惡、你免失望、你像獅子進去罷」這時指鬘正在自暴自棄的時候、聽了釋迦如來這樣的教示、他就再鼓起猛勇的心氣再到那病人的身邊看護和扶助、這時那病人都是很感謝他的慈愛了。

比丘富樓那、是佛弟子中第一的雄辯家、他的雄辯不是口舌、是在信仰。有一日、富樓那向釋迦如來說：「世尊啊！懇求願許容我到西方輸盧那國宣傳佛教罷」釋迦如來說：「富樓那喲！那國人是粗暴得很、一定開口罵你、這時候你要怎麼樣呢」富樓那說：「世尊啊！這時候我這樣想、這國人很偉大、又很柔和、因何這國人不撲殺我呢」釋迦如來說：「富樓那喲！若是這國人要撲殺你、這時候你要怎麼樣呢？」富樓那說：「世尊啊！這時候我這樣想：這國人很偉大、又很柔和、因何這國人不用刀斬殺我呢？」釋迦如來說：「這國人若是要斬殺你的時候、你要怎麼樣呢」富樓那說：「世尊啊！這國人若是要斬殺我的時候、我這樣想：這國人很偉大、又很柔和、因何這國人不殺滅我呢？」釋迦如來說：「這國人若是要殺滅你的時候、你要怎麼樣呢？」富樓那說：「世尊啊！我這樣想：這國人很偉大、又很柔和、因何這國人不殺滅我又將我這醜身的束縛解放呢」這時釋迦如來贊美說：「善哉！富樓那喲！你會修道忍辱、你會指導輸盧那的國人了、你去罷」富樓那就到輸盧那的地方、一夏天就得到五百人的信仰者、建了

五百的精舍了。

第五節 釋迦如來的受害

釋迦如來、有一日在那耆闍崛山庵裡冥想的時候、看見有攜帶強弓殺氣橫溢的武人三十一名向那山上迎面而來。這是佛敵的提婆達多、他用這殘忍的手段要來殺害釋迦如來的、提婆達多是到保護者的王舍城的阿闍世王之處、要求五百人的射手選出這三十一名的。最先是一人、後二人、四人、八人、十六人、三十一人的隊陣進擊。提婆達多自己也有爲最後的決心。但是這些的射手一旦看見了釋迦如來慈愛的溫顏、他們都是仆伏請罪了、這就是提婆達多第一的失敗。提婆達多還未甘心、有一日他在這山上散策中、就取一大石向那釋迦如來的足處壓下去。湊巧這大石在中途就破裂了、只有一片傷着釋迦如來的足部而已、這也許是第二的失敗了。提婆達多又再到王舍城的闍世王之處、他是要求大象那羅祇梨放出市中、要將這大象來踏殺釋迦如來的計劃。提婆達多同志的闍世王就出了榜文說：「明日的早晨誰都不許出這街衢的步行」釋迦如來的弟子聽到這樣的

消息就向釋迦如來報告：同時請願明朝托鉢的休止。但是、釋迦如來說：「你們不要擔心、各自依舊修道罷！爲修佛法甚麼怨忿都是不能夠加害的」到了明天的早晨、釋迦如來就照前例進入城內托鉢了。這時候伏在的象使就將這大象的縛繩解除了、似狂的巨象、好像暴風亂雨的、遂將那兩側的街衢都挨破得零々、碎々向這釋迦如來的面前進來了。弟子舍利弗進前代替的時候、釋迦如來向他止住了、釋迦如來以慈愛的心氣親近說：「勿害大龍罷！大龍出世很難啦、若是加害大龍、後世必垂落惡道啦」這狂象一時如醉暫停觀看、後跪得甜足一些遂轉向元路歸去了。

有一日、弟子舍利弗向釋迦如來說：「這叛逆極惡的提婆達多的罪惡、怎麼不罰他呢？這是未免過於寬大呀」釋迦如來說：「舍利弗喲！怎麼妬怨提婆達多呢？他作了三十二年間的弟子、受了我的教訓、尚且如此還未悔悟、真是可憐得很」舍利弗說：「世尊啊！他數回加害了你的事、你忘記了嗎？這提婆達多還有歸向善人的時機嗎？」釋迦如來說：「舍利弗喲！這提婆達多雖是不愆得很、你還不知道我的意志嗎？譬喻你有七人

的小孩兒、就中一人罹病得很、這時候你會置之不顧嗎？這提婆達多是罹了最重的疾病啦、比你們雖是不感得很、但是我還是要一層的盡心爲之治療、他愈反抗、他愈不感、但是我總要爲之解救就是」

第六節 釋迦如來的謎言

天竺有兔狐猿三隻的獸類、有一日聽了釋迦如來的說法、他們自己就知道前世深罪、所以今世纔生爲獸類。若要後世的安穩、那要自此以往要將自己的利慾觀念放棄、一定要先愛他人、五月有一日、這三隻的獸類在那馥香撲鼻的原野、剛々醒目的時候、看見一老人負杖一步々々得跋々而來。這時候猿子說：「老伯伯呀！你有甚麼不爽快呢」這老人說：「沒有甚麼不爽快、是老朽的、不能夠勞働了、到了今日是三天不得食了、饑餓得很不久就會死掉了」這時候、這三隻的獸類相顧着說：「我們大家協力來養活這個老人罷」狐子就向那老人問道：「老伯伯啊！你在這廣濶的世界中沒有一人可以靠得嗎？」這老人說：「天上天下都是單々我一個人自己而已啣」兔子說：「老伯伯啊！請你

放心罷，我們三個自今以後一定協力養活你啦。」這三隻的獸類都很得意了。自此以後，猴子就上樹採取枇杷、桃子、梨子、的果物拿來給這老人家食、猴子就到鄉村採取粟、黍、稷、魚、拿來給這老人家食、這個老人食得元氣都恢復了。可是唯有這個兔子很不快樂，因為他是不能够上樹、也不能够快走、所以不能够拿東西來養活這個老人家。這猴子和狐狸都是不平說：「兎君啊！你是要取人參嗎」這樣的冷語、兎子聽了就有相當的決心了。有一日、兎子就向猴子和狐狸說：「今日我要採取很好食的東西回來、請你們休息起火等一等罷。」這兎子也就出去了。猴子和狐狸就集了多少薪草得等候他的回來、到了太陽西沒的時候、這兎子一躍一躍得回來了、猴子和狐狸看見就笑々說：「兎君啊！你採取甚麼好食的東西呢？」兎子說：「你們起了火嗎？」猴子和狐狸說：「起了火喲！有好的東西就請你快々拿出來罷」兎子說：「老實說：我是不能够像你們會扒樹會快走得採取東西回來的、但是我原燒了我的身體、請你們食罷。」他就向那火中跳上去、同時這火焰一時消失了。這瞬間、這老人變出釋迦如來了、這時釋迦如來說：「兎

君啊！你後世必定安樂，我在此立誓啦。」同時向那垂頭喪氣的獃子和狐子說：「你們後世也一定幸福啦！」

太古有一鸚鵡，他曾到奧山遊玩，那時候，這些的禽獸都是很歡迎了他，這鸚鵡很得意就歸回了故山。不知道甚麼緣故，有一日這奧山起了火事了。那處到處都是煙氣冲天，遍地煙火，這時那鸚鵡，赶快飛到水中濡了翅毛就再飛到火事的災處去消火，飛去迴來都是不倦一樣，天神說：「沒知識的鸚鵡呀！千里的火事。你用這翅毛的水怎麼會消失呢？」鸚鵡說：「我也知道這翅毛的水是不能夠消失的，但是這奧山的禽獸都是可憐得很，所以我是不能夠坐視的啦。」

有寂寞的山奧，有一人的修行者在這裡經過了幾年的難行苦行，像悟像不悟，他都是悶々爲了情緒的閉鎖。帝釋天看了這樣就變一最恐怖的羅刹之姿便向那竹林內降來了。這羅刹是勇氣凜々、辯才卓越、聲音清雅，他就說出過去佛說的半偈說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這修行者聽到很歡喜，他就起來張望四顧說：「誰說出這尊貴的偈言呢」看

來看去、唯有竹林之中有一可恐可怖形相的羅刹在那處得睥睨而已。這修行者很懷疑着、那羅刹豈會說出這尊貴的偈言呢？就鼓了勇氣到那羅刹的身邊恭々敬々得問說：「剛々所說的偈言是你說出嗎？」那羅刹傲然的態度說：「正是！」這修行者說：「感謝得很、但是還有半偈請你指教罷、那麼我就一生願爲你的弟子。」羅刹說：「我疲憊饑餓得很、沒有這樣的餘裕。」這修行者說：「你要食甚麼東西呢？」羅刹說：「不可驚恐罷、我是要食柔軟的人肉、溫順的人血啦。」這修行者雖然吃了一驚、但是再三一想、人生就是心靈最爲尊貴、這肉體雖是生存也是沒有甚麼價值的。所以他就向那羅刹說：「那麼、望你再說這後半偈、我的肉體就施爲供養。雖然捨棄這不堅實的身軀、却能够得到金剛身的心、是像施了瓦器得到七寶器的一樣啦。」這修行者都是熱心懇求跪在羅刹的面前得待教、羅刹感動了、高誦說：「生死滅已、寂滅爲樂。」這聲韻玲瓏都是秀響山谷了。這修行者聽了很歡喜、就將這四句的全偈寫在石的樹的壁的、後就脫了衣服懸在樹枝上、他就登上高崖向這竹林內投下了、這是要捨棄肉軀給這羅刹飽食的。這時候、

突然間空中起了嘹亮的聲音，這羅刹遂變了帝釋天的聖姿由空中降下，經這修行者的双手接到地上了。諸天人大竺、天王等々都跪在面前得禮拜，這時候微妙的聲音馥郁的異香到處都是了，這修行者就是釋迦如來的前身啦。

太古有一深奧的密林，插有木賊的樹木，這四邊的野花都是爭妍散亂，遍地都是春風爽快。有一夕，風勢很大，滿山的樹木都是飛葉亂舞，因為木賊的磨動遂發生火事了。瞬間，這火焰的旋渦、黑煙的披蔽都是愈廣愈烈了，地響物鳴，所有的大樹在頃刻間也變爲焦土的狀態。這林內的禽獸都是驚恐緊張。爭先恐後各々都是要找個安全地帶的避難，可是中間有一川流橫隔不通。這燄煙受了熱風的吹卷，一林的中間都是呼吸困難無可立錐之地了。這時的獸類唯有窮餘的一策有的跳入這橫隔的川流、或浮、或沈、或生、或死、真是淒涼莫可言狀。這有時一稀有的大鹿來在這川流的中間、用身作爲橋梁，使這林內無數的獸類可以渡過彼岸的安全地帶避難。但是這大鹿的皮膚都被破了，肉也腐了，血也盡了，艱難疲憊都是不能夠自得了。這時候還有一隻的甕子很慢走來了，這大

鹿盡了必死之力勉強維持這四肢之能要濟渡這最後的兔子的。但是不知道這兔子的前足是否達到彼岸的瞬間、這大鹿的背柱都顛倒沈下去了。釋迦如來說了這兔子的謠言以後、呼吸漸々艱難了。多數的比丘都是肅默無話、就中有一新來的須跋陀在這裡流淚了、這夜的釋迦如來都是心身疲憊、在那娑羅林的雙樹下得休息、最後的弟子須跋陀還是流淚再三懇願釋迦如來的說法、阿難很不贊成這時的說法、可是釋迦如來說：「阿難喲！須跋陀是慕道而來的、這是不可使他空還啦」將要入滅的釋迦如來、呼吸雖然有點難爲、但是說法的聲音還是堅強得很、須跋陀和一切的弟子都莫不靜肅得傾聽這最後的遺教。這時釋迦如來說：「我就是剛々所說的大鹿啦！最後的兔子就是須跋陀啦」釋迦如來是由摩迦陀出發和這些的弟子向東方而來的、行年已有八十歲了、這也許是老衰難堪的遠旅、而且罹了下痢的疾病、他就在这鳩尸城外娑羅樹林中休息入滅了。將要入滅的時候、阿難和這些的弟子都是流淚嘆息、這時候釋迦如來說：「阿難和諸弟子喲！你們不必悲痛罷、世間是無常住、有生就必有死、有會合就必有分離、我已經八十歲了、像車輪

的破壞了、運轉停止的時期已經到了、我的肉軀雖是灰化、形夢雖是消失、說法的內容都變爲你等的生命、都存在你等的魂中。所以我還是活着、信了我的教、行了我的法、我都是永遠活着、這就是如來的法身啦。肉軀是無常的、法身是不滅啦。何以謂之是死、信罷、行罷、這時可以現我、這時可以看我啦」說了的時候、這娑羅樹枝都是交葉垂下、這謂之是娑羅雙樹的奇跡。

第五章 耶穌基督教的傳記

第一節 耶穌基督教的世系

耶穌基督是西紀四五年前、生於亞細亞歐羅巴亞弗利加的三大陸介在之中的猶太國的伯利恆。耶穌基督的祖先、自亞伯拉罕至大關王是十四代、自大關至民見徙巴比倫也是十四代、自巴比倫至耶穌也是十四代。耶穌基督的母馬利亞、爲其父約瑟所聘、是未婚妻感了聖神而孕的。耶穌基督的父約瑟是以木匠爲業、是貞操的義人、他在要私休念之間、主的使者見夢給約瑟說：「大關之裔約瑟、其取妻馬利亞以歸勿疑、蓋所孕者感

於聖神也。彼必生子可名曰耶穌、以將救其民於罪惡中」那嬰主託先知的所言應驗了：說有處女懷孕生子、人稱他的名謂馬內利、譯就是上帝偕我的。約瑟寤了、就遵守主的使者的命令、取他歸。還未同室、因國勢調查、依原籍地的應召、要歸伯利恆的途中、馬利亞俄然感覺着產氣、就在那旅舍所屬的馬廄產一男兒。因為旅舍充滿沒有處置的關係、就將這嬰兒置於馬槽了、這就是耶穌基督的降誕。

第二節 耶穌基督最初的境遇

耶穌基督在出世時候的猶太、是屬於羅馬帝國的領土、是舉希律為王得統治。這希律王是個暴虐無道的主君、民心都是危懼不安的時代。耶穌生於猶太伯利恆、有博士數人自東方至耶路撒冷說：「生而為猶太王者安在、我在東方見其星、故來拜之」希律王聞到恐懼得很、舉耶路撒冷皆然。就召祭司諸長、民間士子、問道：「基督當何處生」劍道：「猶太伯利恆、昔先知戴曰：猶太地伯利恆乎、在猶太郡中、爾非取少者、蓋將有君於爾是出、以收我以色列民矣」因此希律密召博士查問星見的時候、遂遣他往伯利恆

說：「爾往、勤訪嬰兒、遇則告我、我亦將往拜」博士聞命就行了、忽然就東方所見之星引導、到了嬰兒的所居就停止其上。博士見星很歡喜、入室見了嬰兒及母馬利亞、俯伏拜了嬰兒、遂啓開寶盒、以黃金乳香沒藥諸物獻給他、博士在夢中得了默示：令他勿再反見希律、要由他途歸去。歸去的時候、主的使者又見夢給約瑟說：「起！携嬰及母奔埃及、寓彼、待余示爾、蓋希律將索嬰殺之」約瑟遂起來、携了嬰兒及其母馬利亞一同往到埃及居住了。到了希律薨去：應主託先知言云：「曾召吾子出埃及矣」這時候、希律知道爲了博士所賣、真是怒髮冲冠。他就派人將伯利恆境內所有的嬰兒、若二歲以下的、盡皆燬滅了。那應先知耶利米言應矣：其言曰：「在拉馬聞悲泣哀哭、重憂之聲、拉結氏哭子、以無存故、而不受慰」希律王既然薨去了、主的使者、在埃及見夢給約瑟說：「起！携嬰及其母、往以色列地、蓋欲害嬰兒命者已死矣」約瑟遂起來携了嬰兒及其母馬利亞、到以色列地。聞着亞基老在猶太、繼續他的父親希律爲王、恐懼不敢去。但是夢中得到默示、所以歸到加利利境、到了一邑、名謂拿撒勒、在這裡居住、應

諸先知言云：「人將呼之爲拿撒勒人矣」

耶蘇的父約瑟死後、耶蘇和母馬利亞同妹暫爲生活。到了耶蘇三十歲的時候、纔實行神宮是他的父家的神教的傳布。這時湊巧施洗約翰到了猶太言道：「天國邇矣、爾宜悔改、此人乃先知以賽亞所指者：曰：野有聲呼云：備主道、直其徑」約翰衣穿駝毛、束皮帶、食就是蝗蟲野蜜。這時耶路撒冷和猶太約但都出來各說自己的罪過、就在這約但受約翰施洗、約翰看了唵喇嘖嘖吐喇人、多來就已施洗、說道：「蝮類乎？誰示爾避後日之刑乎、故當結果、以彰悔改。勿自以爲亞伯拉罕吾祖也。我說爾：上帝能使此石爲亞伯拉罕子孫焉。今斧置樹根、凡樹不結善果者、卽砍之委火。夫我以水施洗、俾爾悔改、但後我來者、更勝於我。其履、我亦不堪提、彼將以聖神及火施洗爾。其手執箕、盡簸厥禾場、斂穀入倉、而燒糠以不滅之火。」這時耶蘇自加利利到約但、要受約翰施洗、但約翰辭說：「我應受洗於爾、爾反就我乎」耶蘇說：「今姑吾許、吾儕當如是以盡禮」他也就了解了、耶蘇受了約翰洗禮、由水起來的時候、天上爲他開現、看見上帝的神像

鴿子、降到他們的頭上。這時天上有聲說道：「此我愛子、吾所喜悅者也」

聖神引了耶蘇到野、見試於魔鬼、耶蘇禁食了四十日夜、饑餓了。魔鬼說：「爾若上帝子、此石可令爲餅」耶蘇說：「記有之、人得生、不惟餅。惟上帝所令。」魔鬼携他到了聖京、升了殿頂說：「爾若上帝子、可投下、記有之、主命使者扶爾、免足觸石。」耶蘇說：「記亦有之、勿試主爾之上帝」魔鬼又携他登了峻峭的高山、指天下列國的尊榮示他說：「若俯伏拜我、悉以予爾」耶蘇說：「撒但退、記有之、當拜主爾之上帝、獨榮事焉。」於此魔鬼就離開耶蘇了。

耶蘇聽到約翰幽囚、他就往加利利、去了拿撒勒。到迦百農居住。這地近海、在西布倫、納大利境、應先知以賽亞說道：「西布倫、納大利、其地沿海、乃約但河上、異邦之加利利也。處暗之民、已見大光、居死地陰翳者有光射之」

第三節 耶蘇的遊說和教義

耶蘇到了加利利說道：「爾宜悔改、天國邇矣」有一日、耶蘇遊加利利的海濱、看了

西門稱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得烈、二人在海得施罟。耶蘇說：「從我、我將使爾漁人如漁魚焉。」他們遂放棄網罟從了耶蘇。由這裡再行、又看到西比太子的雅各、和兄弟約翰二人偕他的父親西比太、在舟裡得補網、耶蘇就招呼他、他也別父離舟從了耶蘇。

耶蘇周遊加利利、在這各處的會堂得教誨、傳布天國的福音、醫民的疾病、聲名都是洋溢了叙利亞。有的負病、有的疾苦、有的患鬼、有的癲癩、有的癱瘋來就耶蘇、耶蘇就給他醫治。這時加利利和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猶太。約但的群衆都是服從耶蘇了。

有一日、耶蘇登山座着、門徒也已經聚集了、耶蘇就啓口講教說：「虛心者福矣、以天國乃其國也。哀矜者福矣：以其將受慰也。溫柔者福矣：以其將得土也。饑渴慕義者福矣：以其將得飽也。矜恤者福矣：以其將見矜恤也。清心者福矣：以其將見上帝也。和平者福矣：以其將稱爲上帝子也。爲義而見窘逐者福矣：以天國乃其國也。爲我而受人詬誶窘逐、惡言誹謗者福矣：當欣歡樂、以在天爾得賞者大也。蓋人窘逐先知、自昔

然矣」：「爾如地之鹽、鹽失其味、何以服之、後必無用、惟棄於外、爲人所踐耳。爾乃世之光、猶建邑於山、不能隱藏。人燃燈不置斗下、乃在臺上者、普照家人也。如是、爾光當照乎人、俾見爾善行、歸榮爾天父焉」：「勿以我來壞律法及先知也。我來非以壞之、乃以成之。我誠告爾、天地未廢、律法一點一畫不能廢、皆得成焉。故毀此誠至微之一、又以是教人者、在天國必謂之至微。遵此誠而教人者、在天國必謂之大矣。我語爾。倘爾之義、無以加乎士子啞喇噶人之義、斷不進於天國也」：「爾聞古者有言勿殺、殺則難免乎刑官。然我語爾、無故怒兄弟者、難免乎刑官。嘗兄弟曰拉加者、難免乎公會。嘗兄弟曰魔利者、難免乎地獄之火。欲獻禮物於壇上、而記兄弟與爾有憾、則留禮物於壇前。先和乃兄弟、後獻禮物、可也。訟爾者、猶在途間、急宜與和。恐送爾於士師、士師發爾於獄、遂下囚圜。我誠告爾、毫釐未償、斷不能出彼也。」：「古者有言、勿淫、爾聞之矣。惟我語爾、見色而好之者、心已淫矣。設也右目陷爾於罪、則扶而委之、寧百體喪一、勿全身投地獄。設也右手陷爾於罪、則斷而去之。寧百體失一、

勿全身投地獄」又說：「若人出妻、則以離書與之、惟我語爾、非姦故而出妻、是使之有淫行也。娶所出之妻者、亦行淫也」：「又聞古者有言、毋背誓願、指主而誓願者、必守之。惟我語爾、概勿誓、勿指天而誓、天乃上帝座也。勿指地而誓、地乃其足發也、勿指耶路撒冷而誓、耶路撒冷乃大君之京師也。勿指首而誓、首之一髮、不能自爲黑白也。願爾之言、惟是是否否、過此則由惡起也。」：「爾聞有言：目償目、齒償齒。惟我語爾、勿敵惡、有人批爾右頰、轉左頰向之。有人詆爾、欲得爾裏衣、外服亦聽取之。有人強爾行一里、則偕行二里、求爾者與之、借爾者勿却。」：「爾聞有言、同人愛之、敵者憾之。惟我語爾、敵爾者愛之、詛爾者祝之、憾爾者善視之、陷害寤逐爾者、爲之祈禱。如此、則可爲天父之子、蓋天父以日照夫善不善、以雨濡夫義不義者也。爾而愛愛爾者、有何賞也。稅吏不亦如是乎？爾獨友於兄弟、有何過人耶、稅吏不亦如是乎、故爾當純全、若爾天父焉。」：「慎勿人前施濟、故令人見之。若然、則不獲爾天父之賞矣、故施濟時、勿令吹角於前、若僞善者、在會堂街巷、求榮於人。我誠告

爾、彼已得其賞矣、惟施濟時、勿使左手知右手所爲。如是、則爾之施濟隱矣。爾父監於隱者、將顯以報爾。」……「爾祈禱時、毋若僞善。喜立會堂交禱祈禱、令人見之、我誠告爾、彼已得其賞矣。爾祈禱時、宜於密室、閉門祈隱微之父、爾父監於隱者、將顯以報爾。爾祈禱時、語勿反覆、如異邦人、彼以爲言多、乃得聲聞也、勿效之。蓋未求之先、爾所需者、父已知之。是以祈禱云、吾父在天、願爾名聖。爾國臨格、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所需之糧、今日錫我。我免人負、俾勿我試、拯我出惡、以國權榮、皆爾所有。爰及世世、固所願也。爾免人過、天父亦免爾過。」……「爾禁食、毋若僞善作愛容、彼變色以禁食示人。我誠告爾、彼已得其賞矣。惟禁食時、齋首齋面、勿以禁食現於人、乃現於隱微之父、爾父監於隱者、將顯以報爾也。」……「勿積財於地、蠹食銹壞、盜穴而竊之處。惟積財於天、蠹不食、銹不壞、盜不穴不竊之處。蓋財所在、爾心亦在焉、夫燭照於身者目也。目瞭則全身光、目眊則全身暗。爾光若暗、其暗大哉。一人事二主者、未之有也。或惡此愛彼、或重此輕彼、爾不能事上帝、又事財貨也。我

語爾、勿慮生何以食、何以飲、身何以衣、生非大於糧、身不大於衣乎。試觀飛鳥不稼不穡、無積無廩、天父且養之。爾豈不貴於鳥乎、爾曹誰能以思慮延命一刻乎？曷爲衣服慮也。試思野有百合花、如何以長、不勞不紡。我語爾：當所羅門榮華之極、其衣不及此花之一。且夫野草、今日尙存、明日投爐、上帝猶衣被之若此、況爾小信者乎、故勿慮何以食、何以飲、何以衣、此皆異邦人所求。天父知爾需之。惟上帝之國與義是求、則此物自加諸爾。故勿爲明日慮、明日之慮、應於明日。今日之勞、勞於今日足矣。」

「勿議人、則不見議、爾議人若何、則見議亦如是。爾度人若何、則見度亦如是。且夫兄弟目中有草芥、爾視之、而已目中有梁木、不自覺。何歟？將何以語兄弟曰：爾目草芥。容我爲爾去之、而已目中竟有梁木乎。僞善者乎？先去爾目中梁木、方可明見、以去兄弟目草芥也。」

「勿以潔物投狗、勿以珍珠委豕、恐彼踐之、轉而噉爾。」

「求則爾與、尋則遇之、叩門則啓之。凡求者得也、尋者遇也、叩門者啓也。爾中孰有子、求餅而與石、求魚而與之蛇乎。爾曹雖不善、尙知以善物與子。何況天父、不以善物賜

求之者乎。」：「爾欲人施自己、亦必如是施諸人、此律法先知也。」：「當進窄門、引而之死。其門也闊、其路也寬、入之者多、引而之生。其門也窄、其路也狹、得之者少。」：「謹防僞師、其就爾、外如羔羊、內實豺狼、是可因其果識之。荊棘中、豈摘葡萄乎？蒺藜內、豈採無花果乎？善樹結善果、惡樹結惡果、善樹不結惡果、惡樹不結善果。凡樹不結善果者、即斫之委火、是故因其果識之矣。」：「凡稱我曰：主也主也者、未必盡入天國。惟遵我天父旨者入焉、當日多人將語我云：主也主也者、我非託爾名傳教、託爾名逐鬼、託爾名廣行異能乎、我將明告之曰：作不善者、吾未嘗識爾、其離我去矣。」：「聞吾言而行之者、譬彼智人、建屋磐上、雨降潦行、風吹撞屋、而不傾覆、因基磐上。聞吾言而不行者、譬彼愚人、建屋沙上、雨降潦行、風吹撞屋、遂以傾覆、而傾覆大也。」

第四節 耶蘇的施行異跡

加利利、迦拿有結婚的酒筵、耶蘇的母有給他祝賀、耶蘇和門徒都應他的請了。這時

候酒用盡了、耶蘇的母向耶蘇說：「酒無矣」耶蘇說：「母！於我何與、我時未至也。」耶蘇的母向諸僕說：「照主的命令行罷」摸猶太人的好事、在那時候就設石甕六個、這甕可以容水石餘的。耶蘇說：「用水滿甕罷」遂得滿甕了。耶蘇又說：「挹之」派司筵的人就遞了、這時候水就變爲酒了。司筵的人一嘗看、不知道酒從那裡來的、惟有知道挹水而已。司筵的人就呼新娶的人說：「凡人先設旨酒、客酣、方進魯酒、惟爾留旨酒至今矣。」

有一日、耶蘇登山教訓之後、在下山的時候、群衆都是跟隨着。就中有患了癩病的人就再拜說：「主肯！必能潔我」耶蘇的手按他說：「我肯、爾可潔。」這癩病就清潔了。

耶蘇說：「慎勿告人」

耶蘇到迦百農的時候、有一百夫的長者、向耶蘇懇求說：「主！我僕癱瘓、偃臥在室、憊甚。」耶蘇說：「我往醫之」這百夫長說：「主臨我舍、不敢當、第發一言、僕必癒。蓋我權屬人、兵權屬我。命去則去、命來則來、令僕行是、卽行是。」耶蘇開了很

奇異、向諸從的人說：「吾誠告爾、以色列中、未見如是之信也。吾語爾：自東自西、衆其將至、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席坐於天國。而國之赤子、則逐於絕域幽暗、在彼有哀哭切齒者矣。」耶蘇就向百夫長說：「往哉！以爾之信、成矣。」這僕的病即時就癒了。

彼得的妻的母親、患了瘡疾睡臥着。耶蘇到了彼得家裡、捫它的手、瘡就退了、遂起來供事耶蘇。

有一夕、有携患鬼來就耶蘇、耶蘇都用一言逐鬼、負病的人就給他醫治。應先知以賽亞言云：「其任我恙、肩我病。」

耶蘇看群衆環圍着、就命門徒往到彼岸、有士子就耶蘇說：「先生不論何之、我欲從爾。」耶蘇說：「狐狸有穴、飛鳥有巢、惟人之子、無枕首之所也。」又有一門徒說：

「主！容我歸葬父。」耶蘇說：「從我、任夫死人葬其死人。」

耶蘇登舟、門徒都來隨從他、這時候海很振盪了、波浪可以蔽舟。耶蘇睡覺着、門徒醒

來說：「主！救我命矣」耶蘇說：「小信者乎？何懼耶。」耶蘇就起來、斥風和海、隨時平息。群衆爲之奇異說：「彼何人斯？風與海亦順之也」

耶蘇到了革革沙地、有遭遇患鬼二人、自墓中出來、擗猛得很、沒有人敢對這路上過的。有呼說：「上帝子耶蘇！我與爾何異、時未至、爾來苦我乎。」這時候、遠方有群豕要食東西。鬼懇求耶蘇說：「若逐我、則許我入豕群。」耶蘇說：「往」鬼出去、遂入於豕群、全豕群都突落山坡、投入海中死去了。牧畜的人奔走入邑、將這事情和患鬼的經過告人、全邑的人都出來看耶蘇、同時請耶蘇離開這地方。

耶蘇上船、歸到故鄉、有異癡臥牀的人來就耶蘇、耶蘇看他信已得很。向癡瘋的人說：「小子安心、罪赦矣。」這時候、有士子數人、他的心思說：「僭妄哉若人」耶蘇知道他的意思了、耶蘇說：「爾心何懷惡歟？言罪見赦、與言起行、孰易。但令爾知、人子在地、有權以赦罪耳」遂給癡瘋的人說：「起！取牀以歸」這癡瘋的人起來、他能够回去了。

耶穌由這裡再去、看見一個人、名謂馬太、他坐在稅關、耶穌向他說：「從我」他遂起來隨從耶穌了。耶穌到馬太家裡坐着、諸稅吏和罪人到、也偕耶穌和門徒同坐。法喇人看見了、給它的門徒說：「何爾師與稅吏罪人同食乎」耶穌聞到說：「康強者不需醫、負病者需之。但往學我欲矜恤、不欲祭祀之語、其意何歟。蓋我來、非招義人、乃招罪人悔改耳。」

約翰的門徒向耶穌說：「我與法喇人、往々禁酒、惟爾門徒不禁食、何也？」耶穌說：「新娶者在、賀娶者豈有哀慟乎、惟將來新娶者別之去、時乃禁食耳。未有補舊衣、而用新布者、恐所補者反以壞之、其綻尤甚。未有盛新酒而用舊革囊者、恐囊裂酒漏、其囊亦敗、惟以新囊盛新酒、斯兩者全矣。」

耶穌和約翰的門徒說話的時候、有客的人來拜耶穌說：「我女甫死、爾來手按之、則生矣」耶穌就起來從他了、門徒也就跟他偕行。

有一婦人、血漏十有二年、昆行耶穌之後、捫耶穌的裾、他的意思謂捫耶穌的衣就

憲。耶蘇回顧說：「女也、安汝心、爾信愈爾」那麼這婦人的病就愈了。

耶蘇入幸的人家、看有吹籥的、有衆呼號唾醉的、耶蘇向他說：「退！女非死、乃寢耳」衆人都笑了。耶蘇逐這衆人出去、入內執這女的手、這女就起來了。因此這名聲都洋溢了。

耶蘇由這裡再往、有二人的轄者從他、呼說：「大闢之裔、矜恤我乎」入了室內、這轄者就耶蘇、耶蘇說：「我能爲之、爾信否」轄者說：「主！然」耶蘇就按他的目說：「以爾之信、成矣」他的目就光明了。耶蘇嚴戒說：「慎勿令人知之」這二人出去、這地方到處都揚他的名聲了。

耶蘇要出室的時候、有人携帶瘖啞鬼的人來就耶蘇、耶蘇就逐鬼、這啞者就會說話了。衆人爲之奇異說：「以色列中未嘗見是也」法喇塞人說：「彼藉鬼王逐鬼耳」

耶蘇周遊鄉邑、都是在會堂教誨、傳天國的福音、醫民的疾病。看見群衆都爲憫恤的、他的困苦流離、好像群羊沒有牧者一樣。所以給他的門徒說：「穠多工少、宜求穠

主、遣工力穡焉」

第五節 耶蘇召十二門徒逐邪和傳教

耶蘇召十二的門徒、賜他的權柄、驅逐邪神、醫人的疾病。十二門徒的名如左、首西門稱彼得、及兄弟安得烈、西彼太子雅各、及兄弟約翰、腓力、巴多羅買、多馬、稅吏馬太、亞勒腓子雅各、勒拜稱達太、西門稱銳、賣餅加略人猶大。

耶蘇派遣十二門徒、命他說：「異邦之塗勿由、撒馬利亞邑勿入、惟以色列家亡羊、就之爲愈。至、則言曰：天國邇矣。惟醫病、潔癩、甦死、逐鬼、爾以不費受之、亦以不費施之、金三品、勿貯於橐。途間勿袋、勿二衣、勿履、勿杖、蓋工得其值、宜也。入鄉邑、則訪孰爲可者與之居、及去而後已。入其家則頌禱之、其家當得歟、爾所禱之福必臨之。不當得歟、爾所禱之福、仍歸諸已。不按爾、不聽爾者、離其家邑、拂去足塵。我誠告爾、當審判日、所多馬城摩拉之刑、較斯邑尤易受也」：「我遣爾、似羊入狼中、故當智如蛇、馴如鴿、謹防若人、解爾於公會、鞭爾於會堂、爾將爲我故、解至



侯王、爲証於斯人、及異邦人解之時、勿慮將如之何、出言若何。時至、必賜爾以何言也。非爾自言、乃爾天父之神、至爾衷言耳。是時也、兄弟將致兄弟於死、父之於子亦然。子攻父母而死之。而爾以吾名、見憾於衆、惟至終恆忍者、得救也。此邑見窘逐、則奔彼邑。我誠告爾、以色列諸邑、爾遊未徧、而人子至矣。徒不踰師、僕不踰主、徒如師僕如主、足矣。設有呼家主爲別西卜、則呼其家人可知矣。勿懼之、未有藏而不露、隱而不顯。我於幽暗語爾者、必述於光明。爾聆於耳者、必宣於屋上。殺身而不能殺魂者、勿懼。惟能殺身及魂於地獄者、甚可懼也。二雀、非一分金購乎、然爾父弗許。其一不隕地、爾髮亦且見數、故勿懼。爾比多雀貴焉、凡認我於人前、我亦認之於我天父前。凡拒我於人前、我亦拒之於我天父前。勿以我來平世、我來非以平世、轉與我耳。蓋我來、則子疏其父、女疏其母、婦疏其姑、而仇敵卽在家人矣。愛父母過於我者、不宜乎我也。愛子女過於我者、不宜乎我也。不任十字架而從我者、亦不宜乎我也。得生命者、反喪之。爲我而喪生命者、反得之。接爾者、卽接我、接我者、卽接遣

我者也。接先知、因其爲先知者、得先知之賞。接義人、因其爲義人者、得義人之賞。此小子之一、因其爲吾徒、第以杯水飲之者。我誠告爾：彼必不失賞也。」耶蘇命了十二門徒、就離開這個地方、到諸邑、設教傳道了。

約翰在獄中、聞到耶蘇的行事、就遣二名的門徒問耶蘇說：「當來者爾乎？抑他人是望乎？」耶蘇說：「卽爾所見所聞、往告約翰。如瞎者明：跛者行：癩者潔：聾者聰：死者甦：貧者聞福音：凡不我厭而棄者福矣。」約翰的門徒歸去的時候、耶蘇舉約翰示衆說：「爾素出野、欲何觀耶？葦動於風乎、爾出欲何觀耶？人衣美服乎。夫衣美服者、在王宮也。然則爾出、欲何觀耶？先知者乎。誠然、吾語爾、是卓越於先知者：記有之、我遣我使在爾前、備爾道、卽斯人也。我誠告爾、婦之所生、未有大於施洗約翰者。然天國之至微、尤大於是人也。自施洗約翰至今、天國見得於用力、而用力者獲之。蓋諸先知及律法、預言至約翰、若爾願承我言、當來之以利亞、卽斯人也。宜傾耳以聽焉、斯世將何以比之。譬童子坐市井、呼其侶曰：我吹簫、爾不踊、我悲歌、爾不傷。蓋約翰

至，不食人食，不飲人飲，人言其患鬼。人子至，食人食，飲人飲，人言其嗜食甘酒、稅吏罪人之友。惟有道之人，爲能見道而悅之者也。」這時，耶蘇在諸邑，數施異能，而終都是無悔改的。於是責他說：「哥拉況其有病乎？伯賽大其有禍乎？蓋在爾中，所施異能，若施於推羅西頓，則早衣麻蒙灰，而悔改矣。吾語爾，當審判日，推羅西頓之刑，較爾尤易受也。迦百農乎，爾曾得升至天，又將推落暗府，蓋在爾中所施異能，若施於所多馬，則彼邑今日猶存。吾語爾，當審判日，所多馬之刑，較爾尤易受也。既而曰：父乎，天地之主也。我讚爾，以此道，於智賢則隱之，於赤子則顯之。誠哉！父之善意，固如是也，萬物由父賜我，父外無識子，子及子所樂示者之外，無識父。凡勞苦負重者就我，我賜爾安。我溫柔謙遜，負我軛而學我，則爾心獲安。蓋我軛易，吾負輕也。」

有安息日，耶蘇和門徒經過田間，門徒饑餓，遂摘穗得食。法喇賽人看見說：「爾門徒所爲，在安息日非宜也」耶蘇說：「爾不知大衛及從人饑時所行乎，入上帝宮，食陳

設之餅。然此餅、大闢不可食、從者亦不可食、惟祭司可耳。又不知律法所載、祭司於殿內、犯安息日而無罪乎。吾語爾。於此有大於殿者、我欲矜恤、不欲祭祀。其意云何、爾如知此、則不擬無罪者矣、蓋人子爲安息日之主也。」

有士子及啞喇嘆人向耶蘇說：「我欲觀先生異蹟」耶蘇說：「姦惡之世求異蹟、惟先知約拿異蹟而外、無異蹟可示。約拿三日三夜、在巨魚腹、如是、人子亦將三日三夜在地中。尼尼微人、當審判時、將起而罪此世之人、以尼尼微人、猶聽約拿言而悔改、況大於約拿者在此乎、南方女王、當審判時、將起而罪此世之人、以女王猶且來自地極、聽所羅門誓言、況大於所羅門者在此乎。」

耶蘇有語衆的時候、他的母親和兄弟在外面立着、要和他談話。有人向耶蘇報告說：「爾母親和兄弟在外面、要和爾談話。」耶蘇說：「何者爲吾母吾兄弟乎」：遂指門徒說：「視吾母及兄弟、凡遵我天父旨者、卽我兄弟姊妹及母也。」

有一日、耶蘇離了家屋、他坐在海濱、看群衆都就集了、他就登舟坐着。群衆就立在

岸上、耶蘇就多端設譬說：「有播種者、出而播種。播時、有遺道旁者、鳥至誑食之。有遺礮地者、其土淺薄、發萌雖速、然土不深、故日出曝之、無根而稿。有遺棘中者、棘起蔽之。有遺沃壤者、結實、或百倍、或六十倍、或三十倍。」耶蘇的門徒就發言說：「爾設譬何故呢？」耶蘇說：「天國之奧、與爾知之、不與他人也。凡有者、將與之、使有餘。無有者、并其所有、亦將奪之。故我設譬語之：以其視不見、聽不聞、而不悟也。其人如是、應以養亞言云：爾將耳聞而不聽、目視而不明、蓋此民心頑、耳聾、目曠、免其目視、耳聽、心悟、遷改、而我醫之焉。然爾自有福矣：以其得見也。爾耳有福矣：以其得聞也。我誠告爾、昔多先知及義人、欲見爾所見而不得見。欲聞爾所聞而不得聞。夫播種之譬、爾其聽之。凡聞天國之道而不悟、惡鬼至、奪其心之所播、此播於道旁者也。播於礮地者、猶人聽道、即喜受之、惟內無根、則亦暫耳、及爲道而遇難窘逐、即厭而棄之。播於棘中者、猶人聽道、此世之憧擾、貨財之迷惑、蔽其道而不實。播於沃壤者、猶人聽道而悟、結實或百倍、或六十倍、或三十倍。」又設譬說：

「天國猶人播美種於田、寢時敵至、撒稗麥中而去。苗實而秀、稗亦見。田主之僕來告曰：『主非以美種播田乎、何得有稗也。』」曰：『敵爲之。』僕曰：『我往蕪之、可乎。』曰：『不可。』恐、娠稗而麥亦拔、容二者並長、以待穫。穫時我語刈者、先集稗、束而火之、後斂麥入倉。」後又設譬說：「天國猶芥種、人取播於田、此百種之至微者。及其長也、大於諸蔬、儼然成樹、鳥飛卽至、棲於其枝。」

後又設譬說：「天國猶酵、婦取納三斗麵中、致均發酵焉。」這就是耶蘇設譬語衆、非譬不語。應先知言云：「我將啓口設譬、創世以來、所隱藏者闡揚之也。」這時耶蘇散了群衆入了室內、門徒就說：「田稗之譬、明以教我」耶蘇說：「播美種者人子也。田者世也、美種者、天國之子。稗者、惡鬼之子。敵撒稗者、魔鬼也。穫時者、世末也。刈者、天使也、集稗而焚於火、世末亦然。人子將遣厥使者、由其國中。集陷人於罪者、及爲惡之人、投之火爐、在彼有哀哭切齒者矣。時、義者、將輝光如日。在其父之國：天國猶寶藏於田、人遇之、則秘焉。喜而歸、售所有、以市斯田：天國猶商求美珠、遇一貴

值，則往鬻所有以市之……天國猶罟，施於海，集之水族，既盈，則曳於岸，坐而集其善者入器，惡者棄之於外。世末亦然，天使將出，於善之中以其惡，投之火爐，在彼有哀哭切齒者矣……若此，爾皆悟乎？門徒說：「主！然」耶蘇說：「夫如是，則士子學天國者，如一家主，由庫中出新舊之物焉。」耶蘇已然說了這些的譬論，他就歸到故鄉，在會堂得教誨。這故鄉的群衆很奇怪說：「斯人焉得斯智慧異能乎？此非木工之子乎？其母非名馬利亞？其兄弟非雅各？約西？西門？猶大乎？其姊妹非與我比鄰乎？斯焉得斯耶？」遂厭他了。耶蘇說：「先知在故土室家之外，莫不尊焉。」

有薄暮的時候，門徒向耶蘇說：「此乃曠野，時已逝，請散衆，往鄉市食。」耶蘇說：「毋庸衆往，爾與之食可也。」門徒說：「我儕於此無所有，惟五餅二魚而已。」耶蘇說：「取以與我」遂命群衆席草坐着，取了五餅二魚，仰天祝后，遂擘開交給門徒，門徒交給群衆，群衆都食得很飽，拾了餘屑，滿有十二筐。食的人除起婦幼以外，約有五千人，耶蘇要散群衆，就令門徒登舟先濟彼岸，群衆散後，他就上山祈禱。這時日已

暮了、惟有耶穌自己在這裡、但是舟在海中、搖動得很。四更的時候、耶穌就履海親近他們、門徒恐懼得很。驚又呼喊。耶穌說：「安爾心、我也勿懼。」彼得說：「果主也、則命我履水以就爾。」耶穌說：「來。」這時彼得離了舟、履水要就耶穌。風烈恐懼、將要溺了。大呼說：「主！救我。」耶穌伸手援了他說：「小信者、何疑乎。」甫登舟的時候、風就息了。舟中的人禮拜說：「誠上帝子也。」耶穌到了革尼撒勒地。這地方的人都識他、遂遣人報了四方。諸負病的人都來、要求捫耶穌的衣襟、捫了的人就愈。有駭喇嘆人、名謂尼哥底母、他爲猶太的宰、暗夜來就耶穌說：「夫子、我儕知爾爲師、從上帝來者、蓋爾所行異蹟、非上帝佑、無能行之。」耶穌說：「我誠告爾、人非更生、不能見上帝國。」尼哥底母說：「人既老、何得更生、豈重入母胎而生乎？」耶穌說：「我誠告爾、人不以水以聖神而生、不能進上帝國。由身生者、身也。由神生者、神也。我言必更生、勿以爲奇、風任意而吹、聽其聲、不知何來何往、由聖神生者、亦若是。」尼哥底母說：「能如是乎？」耶穌說：「爾爲以色列民歸。然未知此乎。我誠告爾、我所

知者言之、所見者証之、而爾曹不受我証。我言地、爾既弗信、況言天、爾豈能信乎？人未有升天者、惟人子由天而降、依然在天。」耶蘇離了猶太、再往加利利、道是要由撒馬利亞、到叙加、近雅各賜子約瑟的地方、有雅各的井、耶蘇行倦了、就坐在井上、這時候湊巧是日中、門徒都到城內買食。有一撒馬利亞的婦人來這裡汲水、耶蘇說：「飲我！」這婦人說：「爾猶太人何求飲於我、撒馬利亞婦乎？蓋猶太人與撒馬利亞人、不相往來也。」耶蘇說：「倘爾識上帝之賜、與請飲者誰、爾求之、其必以活水與爾。」婦人說：「主！無汲器、井又深、何由得活水耶。我祖雅各、造我此井、昔彼與子及畜、皆飲於此、爾豈大於彼乎？」耶蘇說：「飲此水必復渴、飲我所予之水、永不渴。我所予之水、必於其中爲源、混々至永生也。」婦人說：「請主以此水予我、使我不渴、無庸來此汲矣。」耶蘇說：「往呼爾夫來。」婦人說：「我無夫。」耶蘇說：「爾言無夫是也、蓋爾曾有五夫、今所有者非爾夫、爾言誠是。」婦人說：「我觀主乃先知者、我祖崇拜於此山。」爾曹言、崇拜當在耶路撒冷、孰是？」耶蘇說：「宜信我、日至、爾拜天

父、無論此山、無論耶路撒冷、爾曹不知所拜、我儕知所拜、蓋救者、出自猶太人也。日至、今是矣、真崇拜者、以神以誠拜天父。蓋天父欲人如是拜之、上帝乃神、拜之者必以神以誠。婦人說：「我知彌賽亞將至、其至必以衆理告我。彌賽亞、蓋言基督也。」耶蘇說：「與爾言是也」

有啞喇癡人名稱西門要宴耶蘇、耶蘇入了他的室內坐着。邑中有一婦人、素有陋惡的行爲、這婦人知道耶蘇席坐在啞喇癡人的家裡。他取了玉盒、盛了香膏、立在耶蘇後面得哭。他流淚濡了耶蘇的足、他用頭髮拭了耶蘇的足、他接吻了耶蘇的足、他用香膏膏了耶蘇的足。這時要宴耶蘇的啞喇癡人西門、他看了如此的狀態、他的意思是謂這耶蘇若是先知、一定知道捫的人是怎樣的婦人。耶蘇說：「西門！我有一言告爾。」西門說：「先生請言之」耶蘇說：「債主某、有二負債者、一負五十金、一負五金、無可償、悉免之。試言二者愛債主、孰甚？」西門對耶蘇說：「我意免多者」耶蘇說：「爾所見是也」遂看這婦人、向西門說：「爾見此婦乎、我入爾家、爾未嘗以水濯我足、惟

婦淚濡我足、以髮拭之。爾未嘗接吻我、惟婦自我入時、吻我足不已。爾未嘗以膏膏我首、惟婦以膏膏我足。吾語爾、婦多罪而赦之、則其愛亦多、赦之少者、其愛亦少。」

那麼向這婦人說：「爾罪赦矣！」同席的人私語說：「此何人、而赦罪乎？」耶蘇向這婦人說：「爾信救爾、安然以歸。」

耶蘇往到橄欖山、於味爽的時候就返至會堂、一般的庶民都從就他、耶蘇就坐得說教了、這時候有一婦女行淫、爲了衆人所執、士子啞喇噴人、曳到耶蘇面前說：「先生！此婦淫時、爲人所執、有婦如此、依摩西律、宜石擊。爾意云何？」這是衆人用此要來爲難耶蘇。耶蘇鞠躬、用指畫地、這時候群衆都是質問不已。耶蘇起來說：「爾中無罪者、可先石擊之。」耶蘇又鞠躬畫地、群衆聽到這樣的話、自己的心內自訟、自長至幼一今都出去了。耶蘇起來、看見沒有人了、他就向這婦女說：「訟爾者安在？無人罪爾乎？」這婦女說：「主、無有」耶蘇說：「我亦不爾罪、爾去、勿再犯也。」

有教法師、試耶蘇說：「先生！我當何爲、可得永生。」耶蘇說：「律法所載如何？」

爾所讀如何？」這教法師說：「當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爾之上帝……亦愛鄰如已。」耶蘇說：「爾之言然，行此則生。」這是彼欲自稱爲義，這教法師向耶蘇說：「誰爲我鄰？」耶蘇說：「有人自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遇盜，剝且傷，瀕死，委之而去。適有祭司由是路至，見而竟過之。利未人至彼處，前而觀之，亦竟過焉。撒馬利亞人行至其地，視之而憫，近前。以油以酒斟傷處，裹之，以已所乘之畜乘之，引至旅邸而顧焉。明日將行，取金二錢，與婦人曰：且顧此人，費若加多，我反償爾，三人中，爾意孰爲遇盜者鄰耶？」這教法師說：「於憫之者是也。」耶蘇說：「爾往，效此而行。」

衆稅吏和罪人，親就耶蘇。啞喇聾人和士子譏刺耶蘇說：「彼乃納罪人共食焉。」耶蘇設譬說：「爾曹有百羊，而亡其一，孰不姑舍九十九羊於野，而追其亡至於獲乎。獲則喜，肩之以歸，會其友鄰曰：亡羊既獲，與我同樂。吾語爾，罪人中有一悔改，則在天喜之亦然，其勝於九十九之義人，不待悔改者矣。或婦有金錢十，失其一，豈不燃燈掃室，勤求至於獲乎。獲則謂其友鄰曰：失金既獲，與我同樂。吾語爾，罪人有一悔改，則在

上帝使者前，其喜之亦然。」又說：「或有二子，其季子語父曰：請父以所當得之業予我，父遂以產分之。未幾季子挾貲遠遊異地，在彼無度，蕩費其業，盡耗一切。其地大饑，因甚，遂投其地一民，遣之於田牧豕，無人餉之，欲以豕所食荳莢充腹。悔曰：我父若多傭人，其糧有餘，我乃饑而死乎？我將反就父曰：我從罪於天，及於父前，今而後，不堪稱爲爾子，視我爲傭人足矣。於是反就父，相去尙遠，父見憫之，趨抱其頸，接吻焉。其子曰：我從罪於天，及於父前，今而後，不堪稱爲汝子。父命諸僕曰：取美服衣之，施環於指，履於足，牽肥犢宰之，我儕食而樂焉。蓋此子死而復生，失而又得者也。其父與衆共樂，適長子自田歸，將入門，聞樂舞招一僕問其故，曰：爾弟歸，父以其無恙，復得之，故宰肥犢。長子怒，不入，父出勸之。長子曰：我事父有年，未嘗違命，父未嘗以羔陽我，俾得與友同樂。而此子狎奴，盡耗父業，彼至，乃爲之宰肥犢也。父曰：子乎！爾常借我，我所有者，皆爲爾有，爾弟死而復生，失而又得，我儕宜喜樂也。」

耶路撒冷的士子喏喇嘆人向耶蘇說：「何爾門徒，犯古人遺傳，食時不盥手乎？」耶蘇說：「爾何因爾遺傳，犯上帝誠乎？上帝誠曰：敬爾父母，又曰：嘗爾父母者必死之，惟爾則曰：若人對父母云：我所當奉親者，已獻爲禮物，遂可不敬父母，是爾以爾遺傳廢上帝誠也。僞善者乎？以賽亞預言指爾者，誠是，其言曰：斯民以口舌附我敬我，而心則遠我。所教乃人所命，故徒拜我。」耶蘇又向群衆說：「宜聽而悟也，非入諸口者污人，惟出諸口者污人。」門徒向耶蘇說：「喏喇嘆人聞斯言，厭而棄之，爾知之乎？」耶蘇說：「凡樹非我天父所樹者，將拔其根。姑聽之，彼乃替相替者，以替相替，二者互陷於坑矣。」彼得說：「斯譬明以教我」耶蘇說：「爾尙不悟歟？豈不知入口者，運於腹而遺於廁乎。惟出諸口者，由心而起，斯污人也。蓋惡念，兇殺，姦淫，苟合，盜竊，妄証，誹謗，皆由心而起。斯乃污人，但未盥手而食者，不污人也。」

耶蘇往到推羅西頓的地方，這地方有迦南婦女，來呼說：「主！大闢之裔，矜恤我。我女患鬼，苦甚。」耶蘇沒有答應，門徒到了，請說：「婦呼於後，可命之去？」耶蘇說：

「我奉使 特爲以色列家亡羊耳。」這婦女禮拜說：「主！助我」耶蘇說：「取兒曹餅投狗、未善也。」這婦女說：「主！然、但机下遺屑、狗亦得食之。」耶蘇說：「婦信大矣、可得如願。」於此他的女兒就愈了。

耶蘇到了加利利的海濱、登山坐着、群衆從就他、有的携了跛者、瞽者、瘡者、殘缺者、和諸病者、在耶蘇的足下。耶蘇都一々爲之醫治、群衆看了瘡者能够說話、殘缺者痊癒、跛者能够行動、瞽者光明、都很爲奇異的了。

耶蘇召門徒說：「我憫衆、借我三日、今無食、我不欲使之饑而去、恐途中困憊也。」門徒說：「在野、安得多餅、以飽衆耶？」耶蘇說：「爾有餅幾何？」門徒說：「餅七、及些須小魚。」耶蘇遂命群衆坐在地上、取這七餅和魚、仰天祝了。就擘開給門徒、門徒就給群衆、大家都食得很飽。拾得餘屑、盈有七籃、婦幼以外有四千餘人。

門徒到過彼岸、忘記了取餅一事、耶蘇說：「謹防啞喇嘆、嘔吐噎之辭。」門徒私議說：「是爲不取餅歟」耶蘇知道說：「小信者乎？曷以不取餅窃議耶？爾猶不知歟？豈不憊

五餅分五千人，而拾餘幾筐乎。又七餅分四千人，而拾餘幾筐乎。何不知我所言防啞喇嘍嘍吐咳之辭者、非爲餅乎。」這時門徒纔知道耶蘇的所言，不是防餅的辭、是指啞喇嘍嘍吐咳的教啦。

耶蘇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地方，問他的門徒說：「我人子也，人言爲誰？」門徒說：「有言施洗約翰，有言以利亞，有言耶利米，抑先知之一。」耶蘇說：「惟爾謂我誰耶？」西門彼得說：「爾乃永生上帝子基督也。」耶蘇說：「西門巴約拿福矣，以有血氣者不示爾，乃吾天父示之也。我又語爾，爾乃彼得，我將建我會於此磐，而陰府不能勝，我以天國之鑰賜爾。凡爾繫於地者，在天亦繫之，釋於地者，在天亦釋之。」遂警戒門徒說：「勿以己爲基督告人。」

於此耶蘇對門徒表示，自己必往到耶路撒冷，受那長老、祭司諸長、士子的陷害，且見殺，三日就能夠復生起來，這時彼得止他說：「主！不可，願勿有此。」耶蘇願彼得說：「撒但退，爾阻我，以爾不體上帝之情，乃人之情耳。」耶蘇語門徒說：「欲爲我徒，則

當克己、負十字架以從。欲救生命者、反喪之、爲我而喪生命者、反得之。利盡天下、而失生命者、何益之有、人將以何者易生命乎。人子以父之榮、借其使者將臨、視人所行而報之。我誠告爾、立於此者有人、未死、克見人子得國而臨矣。」越過六日、耶穌攜了彼得、雅各、和雅各兄弟約翰、潛到高山。在這裡得變化、他的面耀如日、他的衣自有光。摩西、以利亞、都出現和他說話。這時彼得得給耶穌說：「主！我儕於此善矣、願建三廬、一爲爾、一爲摩西、一爲以利亞、不識欲之否？」在這說話的時候、有景雲蓋去了。雲間有聲說：「此我愛子、我所喜悅者、宜聽之。」門徒聞到、俯伏恐懼、耶穌跟前撫他說：「起！勿懼。」門徒舉頭一看、沒有一人、惟有耶穌而已、下山的時候、耶穌命門徒說：「人子未復生、勿以所見告人。」門徒問說：「士子有言以利亞當先至、何歟？」耶穌說：「以利亞先至、擬與諸事。吾語爾、以利亞已至、人不之識、任意以待。如是、人子亦將受害矣。」門徒這時纔知道耶穌所言、是指施洗約翰的。到了群眾的所在、有人來就耶穌、曲聽說：「主！於恤我子、癩癩甚苦、蹟於火者屢矣、蹟於水者又

屢矣、携就爾門徒、而不能醫也。」耶蘇說：「噫！不信悖逆之世、我偕爾當幾何時、我忍爾當幾何時、且携若子就我。」耶蘇斥了鬼、鬼既出、他的子就愈了。門徒私向耶蘇說：「我儕不能逐鬼、何歟？」耶蘇說：「不信故也。我誠告爾、有信如芥種、即命此山、去此移彼、亦必移焉、且無所不能也。要非祈禱禁食、此族不出。」

耶蘇當在周流加利利的時候、耶蘇給門徒說：「人子將賣與人手、爲其所殺、三日復生。」門徒聞到、憂愁得很、入了迦百農、有收了稅的人、向彼得說：「爾師輸丁稅乎？」彼得說：「然！」彼得入了室、耶蘇先問說：「西門、爾意若何、世上諸王、向誰徵餉收稅乎？向已子乎？向庶民乎？」彼得說：「向庶民耳」耶蘇說：「然則已子可獨矣、但恐使之壓而棄我、爾往釣於海、取先上之魚、啓其口、當得金四錢、取爲我與爾納之可也。」這時門徒向耶蘇說：「在天國孰爲大？」耶蘇呼一小孩兒、立在面前說：「我誠告爾、不反復如孩提者、不得入天國。故自謙如孩提、則於天國爲大、凡以我名接此孩提者、即接我。若陷信我之小子於罪者、寧以巨磨懸其頸、沉於深海、禍哉斯世乎？以其

陷人於罪也。夫陷人於罪、事所必有、但陷人於罪者、禍哉斯人也。倘爾一手一足陷於罪、則斷而去之、寧跛與殘、缺入於生、勿兩手兩足投水火。倘爾一目陷爾於罪、則扶而委之、寧一目入於生、勿兩目投地獄之火。慎勿輕視此小子之一、吾語爾：彼之天使在上、常觀我天父之顏。人子至、爲救其亡羊者耳。人有百羊、而喪其一、爾意云何？何不姑舍九十九羊於山、往求其喪者乎。若遇之、我誠告爾：其爲此一羊喜、勝於九十九之不喪者矣。如是而亡此小子之一、非爾天父意也、倘兄弟得罪爾、則於彼獨處呼譴之。若聽、則救厥兄弟、弗聽、則招一二人、證以二三人之口、而言言有徵矣。弗聽、則告於會、弗聽會、則視之猶異邦人與稅吏可也。我誠告爾、凡有繫於地者、在天亦繫之。釋於地者、在天亦釋之。我又語爾：倘有二人契合於地、則不論何狀、我天父必成之。有二三人、爲我名、隨地而集者、我亦在其中矣。』彼得向耶蘇說：「主！兄弟得罪我、我赦之、當若何、七次可赦？」耶蘇說：「奚止於七、乃七十復以七相乘也。天國猶人君、與其臣會計、計時、有曳負千萬金者。既無可償、主命竊其身、與妻孥、及其所有以償、

其臣俯伏拜曰：「請主寬我。我將盡債。主憐而釋之，免其債。其臣出，遇同僚，負十金，執之，扼其吭曰：『爾所負者，當償我，同僚俯伏求曰：『請寬我，我將盡債，非許。』下之獄，責償所負。諸同僚見之，憂甚，以其事赴愬於主，主召之曰：『惡哉臣也。爾所負求我，我則免之。不當矜恤同僚，亦猶我矜恤爾乎？由是主怒，交之獄吏，責償所負，若爾衆不心赦兄弟之過，則我天父視爾，亦將如是。』」耶蘇說後，就去了加利利，到了猶太的地方的約但河外，群衆都從就他，耶蘇就醫這有病的人。

有啞喇嘆人試耶蘇說：「不論何故出妻可否？」耶蘇說：「造化之主，始造男女，故曰：人離父母，漆其妻，成爲一體。此經汝豈未讀乎？如是，終不爲二，而一體矣，故上帝所耦者，人不可分之。」啞喇嘆人說：「然則摩西命予離書出之，何也？」耶蘇說：「摩西以爾心忍，容爾出妻，但元始不然，吾語爾：非以姦故，出妻而他娶者，淫行也。」門徒說：「人於妻如此，寧勿娶。」耶蘇說：「衆不能，惟稟賦者能之。蓋有生而閹者，有被人閹者，有爲天國自閹者，此言惟能受者受之。」這時，有人携了小孩兒，要耶蘇

按手爲他祈禱。門徒責了他，耶蘇說：「容孩提就我，勿禁之，蓋有天國者，正如是人也。」

有少年者就耶蘇說：「善哉師乎？我當行何善，以獲永生。」耶蘇說：「故爲以善稱我，無一善者，惟上帝而已。爾欲得生，則當守誠。」少年者說：「何誠？」耶蘇說：「毋殺人，毋行淫，毋攘竊，毋妄証，敬爾父母，愛人如己。」少年者說：「我自幼皆守之，猶有未盡乎？」耶蘇說：「爾欲盡善，往售所有以濟貧，則必有財於天，且來從我。」這少年者聽了這樣的話，就愛欲走開了。耶蘇向門徒說：「我誠告爾：富人入天國，難於哉？我又語爾：駝穿針孔，較富人入上帝國，尤易也。」門徒聽了，很爲奇異說：「然則誰得救也？」耶蘇說：「人則不能。上帝無不能也。」門徒說：「吾儕舍一切以從爾，將何得歟？」耶蘇說：「我誠告爾：爾曹從我，至復興之際，人子坐榮位，爾亦坐十二位，容以色列十二支派矣。凡爲我名，離屋宇，兄弟，姊妹，父母，妻子，田疇者，將受百倍，而得永生。然先者多爲後，後者多爲先也。天國猶家主，朝出傭工入葡萄園，與工約，日金

一錢、遣之入園、辰盡出、見有閒立於市者、謂之曰：爾亦往葡萄園、所宜給者、我與爾、其人遂往。日中、及未終、又出、行亦如之。申盡出、復見有閒立於此者、謂之曰：爾何終日閒立於此乎？曰：無傭我者。曰：爾亦往葡萄園、所宜給者、爾可得之。及暮、園主語操會者曰：呼工、給與傭值、由後而次及先、申盡至者、各受金一錢、先至者、意所受必加多、乃亦受金一錢。受之、則怨家主曰：我當暑、終日任勞。後至者、僅片時工作、乃使之與我等乎？園主謂其人曰：友！我未嘗不公待爾、爾非與我約金一錢乎。取爾之值而往、我欲予後至者、猶予爾然、以我之物、行我所欲、不亦宜乎。我爲善爾怒目何也？」

耶蘇要上耶路撒冷的時候、途中潛携十二門徒說：「我儕上耶路撒冷、人子將賣與祭司諸長、士子、定以死。解與異邦人、凌辱鞭撲、釘十字架、越三日復生。」這時西比太有二子、他的母親携來懇求耶蘇一事。耶蘇說：「爾欲何爲」他的母親說：「許此二子、坐於爾國、在爾左右。」耶蘇說：「爾所求者、爾不知也。我飲之杯、爾能飲乎？我受之

洗、爾能受乎？」他的母親說：「能」耶蘇說：「我飲之杯、爾將飲之、我受之洗、爾將受之、但坐我左右、非我得與、惟與夫我父備位以待之者。」十門徒聽了、就怨這二人的兄弟、耶蘇召他說：「異邦之君主其治、而大人執其權、爾所知也。爾曹不可、爾中欲爲大者、當爲爾役。欲爲首者、當爲爾僕。猶人子至、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且舍生爲衆贖也。」耶蘇出耶利哥時、群衆都隨從他、有兩個的瞽者坐在道傍、聞到耶蘇過、大呼說：「主！大關之裔、矜恤我。」衆人都責他、要他靜默、瞽者愈呼說：「主！大關之裔、矜恤我也」耶蘇止他說：「爾欲何求」瞽者說：「欲主明我目」耶蘇憐憫他、就按他的目、他的目就光明了、於是就隨從耶蘇。

路近耶路撒冷、到伯法其、近於橄欖山。耶蘇派遣二門徒說：「爾往前村、遇牝驢繫焉、有小驢同在、解而牽之。有責爾者、則曰：主需之、彼必從而放焉。」如是應先知言云：「告那之女、爾主臨至、溫柔而乘驢。及驢之小者、卽引重之子也。」門徒從他的命令、就牽驢和小驢、用衣置在上面、就扶耶蘇乘了。這時有用衣布道的、有伐樹布道的、

前後群衆呼說：「大闢之裔，萬福歟？託主名來者，當見寵也。在上者萬福矣。」耶蘇入耶路撒冷的時，舉城動騷說：「此爲誰」群衆說：「加利利拿撒勒先知耶蘇也」耶蘇進入上帝殿，驅逐在這裡的貿易者，反兌錢者的机，鬻鴿者的椅。耶蘇說：「記有之，我室必稱爲祈禱室，爾曹以爲盜巢也。」這時瞥者跛者在這殿內就耶蘇，耶蘇都一々爲他醫治，祭司諸長，士子，看了耶蘇的行動特異，又看那孺子呼於殿內說：「大闢之裔，萬福歟？」由是很怨他，謂耶蘇說：「若所言者，爾不聞乎」耶蘇說：「然，以赤子乳哺之口，全備讚美，斯言爾未讀乎？」遂離開出城到伯大尼投宿了。來朝又復入，耶蘇饑餓，道傍看了無花果樹，近了一看，沒有所得。耶蘇向樹說：「爾果永不復結」這樹就枯了。門徒看了很奇怪說：「無花果樹，何枯之速也」耶蘇說：「我誠告爾：爾有信不疑，不獨於此樹能行之。雖命此山，移去投海，亦能焉。祈禱時，不論何求，信則得之。」耶蘇入上帝殿教誨，祭司諸長，民間長老，向耶蘇說：「爾以何權行是，誰賜爾此權耶。」耶蘇說：「我亦一言問爾，爾告我，則我以何權行是告爾。約翰施洗，由天乎？由人乎？」

這時衆氏窃議說：「若云由天、彼必曰：曷不信之。若云由人、我又畏民。」這是民以約翰爲先知、遂說：「不知也」耶蘇說：「我亦不以何權行是告爾、人有二子、謂其長者、子！今日往葡萄園工作、對以不可、後悔而往。命其次子亦如之、對曰：主！諾、既而不果往。爾意何如？二者、孰遵父旨乎。」衆氏說：「長子」耶蘇說：「我誠告爾、稅吏娼妓、先入上帝國矣。蓋約翰以道義就爾、爾不信、而稅吏娼妓信之。且爾見此、又不後悔以信之。請復聽一譬、有家主樹葡萄園、以籬環之、中掘酒窖、建塔租與農夫、遂往異地。果期、遣僕就農夫收果、農夫執其僕、撲一、殺一、石擊一。復遣他僕、較先尤衆、農夫待之如故。後遣其子、意謂必敬我子矣、農夫見其子、則私語曰：此其嗣子、且來殺之、業可據矣。遂執之、出諸園外、殺焉。園主至、將何以處此？」衆氏說：「其必剪滅此惡人、租園與他農、可按時納果也。」耶蘇說：「經云：工師所棄之石、成爲屋隅首石。此主所成者、我目而奇之、爾未續乎、我語爾：上帝國、必奪爾、賜他民、以結果者也。躡此石上者、人必廢、此石墜其上者、身必碎。」祭司諸長啞喇噠人、聞

了這樣的譬論，識他是指已的話。意是要執他、總之惟忍民衆、這民衆以耶蘇爲先知了。耶蘇又設譬語衆人說：「天國猶人君、爲子設婚筵、遣僕召所請者赴筵、不至。又遣僕說：『告所請者云：我筵已具、牛與肥畜已宰、百物備、可就筵矣。彼不顧而去、一往於田、一往於市、其餘執僕、凌辱殺之。君聞之怒、遣軍滅其兇、焚其邑、語僕說：婚筵已備、所請者不堪、可往路之通衢、不論所遇、請赴筵焉。僕出途間、集所遇善者惡者、婚筵賓滿矣。君入觀賓、見一人不衣禮服、語之曰：客不衣禮服、胡爲乎來？賓默然、君語僕曰：繫其手足、執而逐於絕域幽暗、彼有哀哭切齒者矣。蓋被招者多、見選者少也。』」這時喏喇嘆人出來共謀、要用一言詭陷耶蘇。遂遣他的徒黨、向耶蘇說：「先生！我知爾乃真者、以誠傳上帝道、不偏視人、不以貌取人者也。納稅該撒宜否？爾意何如？請告我」耶蘇知道他的奸詐說：「僞善者乎？何試我耶、税金予我觀之、遂取金錢一予之：又說：『是像與號誰乎』這徒黨說：『該撒』耶蘇說：『然則以該撒之物納該撒、以上帝之物納上帝矣。』」

噉吐駭人、說沒有復生。他就向耶蘇問說：「先生！摩西云：人無子而死、弟當取其婦、生子以嗣兄。我中有兄弟七人、長者娶而死、無子、則遺婦與弟、其二、其三、至其七、亦然。厥後、婦亦死、至復生時、七人中、婦爲誰之妻乎？蓋皆納之矣。」耶蘇說：「爾不識經、及上帝之權、故謬也。夫復生之際、不嫁不娶、如上帝之使者在天。論死者復生、豈未讀上帝所諭爾云：我乃亞伯拉罕之上帝、以撒之上帝、雅各之上帝也。是上帝非死者之上帝、乃生者之上帝也。」群衆聞了這樣的訓示、很爲奇異。噉吐駭人聽到耶蘇使噉吐駭人沒有對答、這時聚集了。就中有一教法師向耶蘇試問說：「先生！律法諸誡、孰爲大。」耶蘇說：「當一心、一性、一意、愛主爾之上帝、此誡之首而大者、其次愛人如己、亦猶是。二者、乃律法先知之綱領也。」噉吐駭人集了的時候、耶蘇問說：「爾意基督爲何如人？是誰之裔乎？」這黨徒說：「大關之裔也。」耶蘇說：「大關感於聖神、何稱基督爲主耶？大關有言曰：主謂我主云、坐我右、我將以爾敵置爾足下焉。夫大關既稱基督爲主、則基督如何爲大關裔乎？」這時群衆都是無辭可以對答、自是就沒有復

問的人了。

耶穌謂群衆和門徒說：「士子唵喇噯人、坐摩西位、凡命爾守者、守之、但勿爲其所爲、以其言而不行也。彼以重且難之任、縛而置人肩上、惟已則一指不肯動、其行事、欲以見於人而爲之、且闊其佩經、大其衣裾、喜席間上座、會堂高位。市上問安、爲人稱曰：夫子夫子、然爾勿受夫子之稱、爾師尊乃一、卽基督、爾曹皆兄弟。勿稱在地者爲父、爾父乃一、卽在天者、亦勿受尊師之稱。爾師乃一、卽基督、爾中大者、當爲爾役。自高者降爲卑、自卑者升爲高也。僞善之士子、唵喇噯人、其有禍乎？以爾當人前閉天國、爾自不進、而將進者、爾不許。僞善之士子、唵喇噯人、其有禍乎？以爾并在寡婦家貲、而佯爲長祈、故受罪尤重也。僞善之士子、唵喇噯人、其有禍乎？以爾周行水陸、使一人進教。既進、又使爲地獄之人、較倍於爾也。爾替而相者、其有禍乎？每日、人指殿而誓、則無事、惟指殿內之金而誓、則當償之。爾愚且替、金與殿、孰大乎？亦金與殿聖耳。爾又曰：人指壇而誓、則無事。惟指壇上禮物而誓、則當償之。爾愚且替、

禮物與壇，孰大乎？禮物以擲聖耳，故指壇而誓，是指壇及在其上者而誓也。指殿而誓，是指殿及居其內者而誓也。指天而誓，是指上帝座，及坐其上者而誓也。僞善之士子，唵喇噴人，其有禍乎？蓋爾於薄荷、八角、馬芹、十輪其一。但律法之尤重者，若義、與仁、與信、爾則遺之。然爾所當行者此也，彼第不可遺耳。爾誓而相者，蚋則澀之，駝則吞之，僞善之士子，唵喇噴人，其有禍乎？以爾潔杯盤之外，而劫奪非義充其內。噫！唵喇噴人其誓乎。先潔杯盤之內，則其外亦潔矣。僞善之士子，唵喇噴人，其有禍乎？爾似粉聖之塗，外見爲美，內則死骸污穢充之矣，如是，爾以義外見於人，內則僞善非法充之矣。僞善之士子，唵喇噴人，其有禍乎？以爾建先知之塗，飾義人之墓，每日，若我在我祖時，則不與謀流先知之血。如是，爾自證爲殺先知者之裔，何不盈爾祖之量乎。噫！蛇虺之類，安能這地獄刑乎？是以我遣先知、智人、士子就、爾殺者有之、釘十字架者有之、鞭於會堂者有之、在窟逐者又有之、致流義人之血於地、罪皆歸爾。自義人亞伯之血，至巴拉蒙子撒加利亞、爾殺於殿壇間之血，我誠告爾：此事必歸斯世也、

耶路撒冷乎？爾殺先知、石擊奉使者、我欲集爾赤子、似母鷄集雛翼下、已幾何時、惟爾不欲、爾室將爲墟矣。吾語爾：今而後、爾不見我、時至、將曰：託主名而來者、當見寵也。」

耶蘇出了殿堂、門徒隨就他、以殿堂指給耶蘇觀看。耶蘇說：「爾不見此乎、我誠告爾：將不遺石於石上、乃必盡圮也。」耶蘇坐在橄欖山、門徒潛就耶蘇說：「請告我、何時有此、且爾臨、及世末、有何兆乎？」耶蘇說：「慎勿爲人所惑、將有多人、冒我名而來、自謂基督、是以惑衆。爾將聞戰、及戰風聲、慎勿懼、此事必有、惟末期未至耳。民將攻民、國亦攻國、饑疫地震、隨在皆然、此災害之始也、人將陷爾於患難、殺爾、爾以我名、見憾於萬民。多人將厭而棄我、彼此相陷相憾。僞先知群起而惑衆、以惡貫盈。多人愛情漸冷、惟終忍者得救。天國福音、將傳天下、爲證於萬民。然後末期至、爾觀先知但以理所言、指殘賊可惡之物、立於聖地、讀者宜致思焉。時在猶太者、當避於山、在屋上者、勿下取家貲。在田者、勿歸取衣、當日姪婦乳婦、其有禍乎？宜祈禱、

免冬時及安息日逃避矣。時必有大難、自世之始、越至於今、皆未之有、後亦無有焉。斯時不稍減其日、則無得救者、蓋爲所選之民、此日可稍減耳。有告爾者曰：基督在此、基督在彼、則勿信。蓋將有僞基督僞先知者起、大施異蹟奇事、使得以惑選民、則惑之矣。我與爾先言之、有人告爾、基督在曠野、勿出。基督在密室、勿信。猶電自東閃而至西、人子之臨亦如是。屍所在、鴛鳥集焉。患難之後、日晦冥、月無光、星隕自天、天象震動、人子之兆現於天、在地諸族哭之哀、且見人子、以大權大榮、乘雲而來。遣使者吹角、聲甚宏遠、集厥選民於四方。天涯之極、當思無花果樹之譬、枝柔葉萌、則知夏近矣。如是、爾見此兆、則知人子近及門矣。我誠告爾、此代未逝、斯皆得成、天地可廢、吾言不可廢。彼日彼時、人不知、天使亦不知、惟吾父知之。有如挪亞之日、人子之臨亦然。洪水之先、其人飲食嫁娶。迨挪亞入方舟日、莫有知者、忽洪水至而湮衆。人子之臨亦然、時、二人在田、擒一、縱一、二女旋磨、擒一縱一、故當儆醒、以爾不知主至何時也。若家主知盜何更至、則必儆醒、不致穴其室、此爾所知也。是以爾當預

備、因不意之時。人子至矣、孰是忠智之僕、主任之督其家人、依時而予糧乎。主臨、見僕行事、其僕幸矣。我誠告爾：主將任之、以督所有。倘有惡僕、意主將遲々而至、於是撲其同僕、與酒徒飲食。乃於不意之日、不知之時、主至。加於極刑、置於偽善同科、在彼有哀哭切齒者矣。天國可比處女十人、執燈出迎新娶者。其中五智、五愚、愚者執燈而油不備。智者執燈、器且備油。新娶者稽遲、皆假寐而寢、中夜呼云：新娶者至矣。出迎之、衆處女遂起、重整其燈、愚者謂智者曰：以爾油分我、我燈垂燼。智者曰：恐爾我俱不足、寧就市沽之。往沽時、新娶者至、有備者同入筵、而門閉矣。其餘處女後至。曰：主也！主也！請爲我啓。曰：我誠告爾：我不爾識也。故當儆醒。以人子至、爾不知其時日也。又如一人、將往異地、召僕以所有者予之。或予金五千、或予二千、或予一千、各因其才、隨往異地。其受五千者、往而貿易、又獲五千。受二千者、亦獲二千、受一千者、往而掘地、藏其主之金。久之主歸、與僕計會。受五千者至、又獲五千。曰：主予我五千、我獲五千、倍之矣。主曰：愈、僕之忠而善者、爾於寡者

既忠矣。我將以多者任爾、可進爾主之安樂也。受二千者、曰：主予我二千、我獲二千、倍之矣。主曰：愈、僕之忠而善者、爾於寡者既忠矣。我將以多者任爾、可進爾主之安樂也。受一千者至、曰：主也！我知爾乃忍人、未播之處而獲、未散之處而斂、是以我懼、藏爾金於地、今爾故物猶存。主曰：噫！惡憎之僕乎、爾知我未播而獲、未散而斂、則當以我金投諸兌錢者、我至時、得以取其母而獲其子。可奪其一千、予有十千者、蓋有者、將予之使有餘、無者、并其所有亦奪之。無益之僕、逐於絕域幽暗、在彼有哀哭切齒者矣。」

耶蘇又說：「當人子乘榮、偕諸聖徒而至、坐其榮位、萬民集其前、遂區別之。猶牧者別綿羊離山羊、置綿羊於右、山羊於左。王謂在右者曰：爾見寵於我父、可前而得國、乃創世以來、爲爾所備者也。蓋我饑、爾食我、我渴、爾飲我、我爲旅、爾館我。我裸、爾衣我。我病、爾顧我。我在獄、爾視我焉。義者將應之曰：主！何時見爾旅而館、裸而衣。何時見爾病。或在獄、而視爾乎。王必謂之曰：我誠告爾：既行之於我兄弟至

微之一、即行之於我也。又謂在左者曰：爾服詛者、離我入永火、乃爲魔鬼及其使者而備者也。蓋饑爾不食我、渴爾不飲我、爲旅爾不館我、裸爾不衣我、病及在獄、爾不顧我、彼將應之曰：主！我何時見爾饑、渴、旅、裸、病及在獄、而不服事爾乎。王必謂之曰：我誠告爾：既不行之於此至微者之一、即不行之於我也、此人入永刑、義人入永生。」

逾越節前、耶穌知道離世歸父的時期已經到了、他愛了世間的人類、到了終末也是這樣愛的。在席間、魔鬼用賣師的意、惑了加略人西門的子猶大。耶穌知道天父用萬物畀的、且知道是出於上帝、歸於上帝。於是離了席、解了衣、用巾自束、用盤盛水、給門徒洗足。用所束的巾拭足、到了西門彼得的番、彼得說：「主！濯我足乎？」耶穌說：「我所爲者、爾今不知、後可知之。」彼得說：「爾濯我足、終不可。」耶穌說：「我不爾濯、則爾與我無與。」西門彼得說：「主！當不止我足、手與首可也。」耶穌說：「凡浴後祇須濯足、而身皆潔。爾曹乃潔、然猶有未潔者。」這是指賣師的人謂之是未潔的、耶穌給門

徒洗了足、穿衣復坐說：「我爲此爾知之乎。爾曹稱我爲師爲主、爾之言然。我誠是也。我爲主爲師、猶濯爾足、則爾曹更宜相與濯足矣、我示爾以法、使爾效我而爲之。我誠告爾：僕不大於主、使者不大於使之者。爾若知此而爲之、有福矣。我言非指爾衆、我所選者我知之。應經云：與我食者、舉踵躡我也。今者事未成、我先告爾：事成、爾可信我之爲我。我誠告爾：接我所遣者、卽接我。接我、卽接遣我者也。」

第六節 耶蘇的見寶和贖罪

耶蘇謂門徒說：「越二日、乃逾越節、爾所知也、人子見寶、釘十字架矣。」這時祭司諸長、士子、民間長老、集於祭司長該亞法院。計謀要執耶蘇殺害、但說：「節期是不可的、有恐人民生亂起來。耶蘇在伯大尼癩者西門的家內、有婦用玉盒、盛了至貴的膏、跟就耶蘇的身邊、沃了耶蘇的身首。門徒見了很不快說：「惡用此糜費爲哉？此膏可竊多金、以濟貧者」耶蘇知道了他的意思說：「何爲難此婦乎？婦視我者善也、蓋貧者常借爾、我不常借爾：婦傾此膏於我躬、爲我葬而行之。我誠告爾：普天下不論何處傳此福

音、亦必遲婦所行以爲記。」

十二門徒之中、有一加略人猶大、到祭司諸長的面前說：「爾欲予我幾何？我以彼賣爾。」遂約定賣金三十、自此以後、猶大就尋機要賣主了。除酵節的首日、門徒跟就耶穌說：「欲我何處爲爾備節筵乎？」耶穌說：「爾入城、見某、語之曰：師云：我時邇矣、將偕門徒守逾越節於爾家。」門徒從了他的命令、就預備節筵了。日既暮、耶穌就偕十二門徒坐席了。食的中間、耶穌說：「我誠告爾：爾中一人將賣我矣。」諸門徒都很憂懼、一一問說：「主！是我乎？」耶穌說：「與我著手於盂者、卽賣我者也。人子將歸、如記所載：惟賣人子者、有禍乎？其人不生爲幸。」要賣師的猶大說：「夫子！是我乎？」耶穌說：「爾言之矣。」耶穌取了餅、祝後擘開給門徒說：「取食之、斯乃我身焉。」又取杯、祝後給門徒說：「爾徧飲之、此乃我血。卽新約之血、爲衆流以赦罪者也。我語爾：今而後、我不復飲葡萄之汁、待他日、我偕爾飲新者於吾父國也。」這時吟了詩、大家往到橄欖山、耶穌向門徒說：「此夜爾將棄我、記有之：我擊牧者、群羊散矣。我復生後、將先爾往加

「利利。」彼得說：「衆雖棄爾，我終不爾棄。」耶蘇說：「我誠告爾：此夜鷄未鳴，爾將三言不識我矣。」彼得說：「我卽與爾偕亡，必不言不識爾。」衆門徒也是這樣說着，耶蘇和他的門徒到一地名，謂客西馬尼。耶蘇說：「爾曹坐此，我前進祈禱。」遂携彼得和西比太二子，互相憂愁哀慟了。耶蘇又說：「我心甚憂，瀕死矣。爾居此，同我做醒。」耶蘇少進，俯伏祈禱說：「父歟？若可得免，則以此杯去我。雖然，非從我所欲，乃從爾所欲也。」遂到門徒的所在，看他們得睡覺着，耶蘇謂彼得說：「爾不能借我做醒片時乎？」這時心雖願，但身體都是疲憊了。耶蘇再進祈禱說：「父歟？若不能以此杯去我，我必飲之，則爾旨得成焉。」再到門徒的所在，又看門徒得睡覺着，他的目都倦了，再進三禱，也是這樣說。復到門徒的所在，耶蘇向他們說：「今尙寢且安乎？時邇矣，人子見賣與罪人手矣。起而偕行，賣我者近矣。」在這時候，十二門徒之一的猶太，偕了群衆用刀用棍，自祭司諸長民之長老的所在而來，賣師的猶太，遞以信號說：「我接吻者是也，可執之。」猶太近就耶蘇說：「夫子安！」遂向耶蘇接吻，耶蘇說：「吾子何爲至此？」這時群衆進前執了耶

蘇、借耶蘇之中、有一人手拔刃擊祭司長的奴僕、削他的耳朵。耶蘇說：「斂爾刃入鞘、凡試刃者、必以刃亡。爾意我不能此時所父、爲我遣十二營有餘之使者乎？」如是則經所云：「此事必有者、如何得應乎？」耶蘇遂謂群眾說：「爾以刃以挺來執我、若禦寇乎。我日偕爾、坐於殿而教誨、爾不執我？」這時諸門徒的離開都像奔走一樣了、執耶蘇的人、曳耶蘇到祭司長該亞法所。士子長老都集了、這時彼得遠々隨了耶蘇到祭司長院、他和官吏同坐着、要看如何的結果。這時祭司諸長、長老、全公會、要求妄證來攻耶蘇於死地。雖有多證、終也不能够得到甚麼確實的證據。後有妄證的二人到說：「此人曾言：能毀上帝殿、三日建之。」祭司長起來問耶蘇說：「爾無所答乎？此人證者何歟。」這時耶蘇默然不答他。祭司長說：「當永生上帝前、我令爾誓而告我。爾果上帝子基督否？」耶蘇說：「爾言之矣。吾語爾：此後、爾將見人子坐大極者之右、乘天雲而來。」這時祭司長自裂了上衣、向群眾說：「僭妄哉若人。何用別證乎！爾已聞其僭妄矣。爾意如何？」一部的群眾皆說：「置之死」唾了他的面也有的、拳擊他的身也有的、有的用手批他

說：「基督乎？試言擊爾者誰？」這時候、彼得坐於外院、有婢女進前說：「爾亦偕加利利耶蘇也」在這群衆的面前、彼得不承認說：「我不識爾言何也」彼得出了院門、又一婢看到、謂同在者說：「此亦偕拿撒勒耶蘇者」彼得又不承認、且誓說：「我不職其人也」頃刻間、旁立者進前、謂彼得說：「爾誠其黨、爾方言可明辨矣」彼得詛且誓說：「我不識其人也」這時鷄鳴了。彼得回顧耶蘇有言：「鷄未鳴、爾將三言不識我」他就出去痛哭。到了平旦的時候、祭司諸長、民的長老、共謀要攻耶蘇、要置他於死地。遂繫的曳的、送給方伯本丟彼拉多的面前了。這時候、賣師的猶大看了耶蘇的定罪、他就反悔了。還其金三十、給祭司諸長老說：「我賣無辜者之血、有罪矣！」它皆說：「於我何與、爾自當之。」猶大就將這三十金擲於殿內、退後遂自縊了。祭司長取了這三十金說：「此乃血價、貯庫非宜。」遂共議：將這三十金購陶人的田爲葬旅、這田地至今日還稱謂血田。於是應先知耶利米言云：「我取被估者之價、三十金。卽以色列人所估者、捐之購陶人田、從主命我也。」耶蘇立在方伯的面前、方伯問耶蘇說：「爾猶太人王乎？」耶蘇說：「爾

言之矣」祭司諸長長老也詛耶蘇、耶蘇不答他。彼拉多說：「此人證爾如此、爾不聞乎？」耶蘇不說一詞、方伯很爲奇異。湊巧屆節期、方伯照例要釋放一囚、任衆人的所欲、爲之釋放。這時有惡名的囚人巴拉巴也在這裡、群衆聚集了、彼拉多說：「爾欲我釋誰耶？巴拉巴乎？抑耶蘇稱基督乎？」方伯坐在堂上、他的夫人使人謂之說：「此義人、爾無以爲也、我於夢中、不勝爲之哀惻焉。」這時祭司諸長長老、唆使群衆、求釋巴拉巴、要滅耶蘇。方伯謂群衆說：「二人中、欲我釋誰？」皆說：「巴拉巴」彼拉多說：「然則所稱基督之耶蘇、何以處之？」群衆說：「釘之十字架！」方伯說：「彼行何惡耶？」群衆愈呼說：「釘之十字架！」彼拉多看了這樣的狀態、雖說也是沒有用處、愈爲生亂。他在群衆的面前、取水盥手說：「流此義人之血、非我罪也、爾衆當之。」這時庶民對答說：「其血歸我及子孫矣。」於此就釋放巴拉巴、鞭罵耶蘇、要將耶蘇釘在十字架。方伯的衛卒、携引耶蘇到公廨、全營圍住：褫了他的衣、穿了絳袍、編了棘冕、冠了他的首、置葦在他的右手、戲弄跪在他的面前說：「猶太人之王安！」遂睡他、取葦擊了他的首、戲弄畢了、

再褫了他的袍、穿了他的故衣、曳他釘在十字架。群眾出了後、遇一古利奈人、名謂西門。強他負這十字架、到了一所、名謂各各他。這是所謂髑髏之處、用醋和膽與他一飲。耶穌嘗了沒有飲、釘在十字架後、鬪分他的衣。應先知言云：「分我外服、鬪我裏衣。」這時群卒坐得守衛他、置標在他的首。書了「猶太王耶穌」這時有二盜賊同釘十字架、一在耶穌的左、一在耶穌的右。由這裡經過的人譏刺搖首說：「爾毀殿、三日建之、今宜自救也、爾若上帝子、可由十字架下矣。」耶穌說：「父赦赦之蓋彼不知所爲也。」祭司諸長、士子、長老、也譏刺說：「彼救他人、不能自救。若爲以色列王、今由十字架而下、我則信之。彼特上帝、若上帝悅之、今必見拯。」這是耶穌常說：「我乃上帝子也」的口號、同釘在左右的盜賊也這樣的非難他。這時自日中到未終、徧地晦冥。耶穌大聲呼喊說：「吶喇、吶喇、啦嗎囉嚙吠呢！」這是說：我之上帝、何以遺予。旁立的人聞到說：「彼呼以利亞也。」這中間一個人快々走、取了海絨漬醃、束葦給他一飲。有的說：「姑聽之、試觀以利亞來救之否？」耶穌又大聲呼喊說：「父歎、我靈託爾手矣。」氣息遂絕止了。

百夫長和同守耶穌的衛卒、看了殿幔、自上至下、分裂爲二。地震、磐裂、所歷諸事、俱恐懼說：「此誠上帝子也。」

身多婦女、是由加利利從耶穌供事的、他在彼得遠視、中有抹大拉的馬利亞、雅各、約西之母馬利亞、和西比太二子的母親、這時日既暮了、有富人、自亞利馬太來的、名謂約瑟。這是耶穌的門徒、他入見彼拉多、要求引受耶穌的身屍、彼拉多就命令交給他了。約瑟取了耶穌的身屍、裹以清潔的帛布、置在磐中所鑿的新墓、轉大石在墓門就去了。唯有抹大拉的馬利亞、和他的馬利亞、在對壘得坐。到翌日、就是備節的日子了。祭司諸長唵喇喇人聚集、見了彼拉多說：「主！我儕憶彼僞者、生時嘗曰：三日後復生。是以請命、固守其壘三日。恐其徒夜盜之、而以由死復生告民、如是則後謬較甚於先矣。」彼拉多說：「子爾守兵、往盡乃心、固守之。」遂封石置兵圍住固守耶穌的墓壘了。安息日後、七日的首日、在黎明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和他的馬利亞、到了耶穌的墓壘。忽然間地上大震、主的使者、由天降下、移了墓門的石、就坐在這上面。容貌的光輝

像電一樣、衣白像雪一樣、守衛的人、恐懼戰慄得很。這時候、使者謂婦說：「勿懼、我知爾尋釘十字架之耶穌。彼不在此、已復生。如其言、爾來觀主葬處、速往告其徒。言彼由死復生、先爾往加利利、在彼得見之、我曾告爾矣。」這婦速々離了墓、懼且大喜、趨報他的門徒。在途中、耶穌遇了他。婦進前、拘他的足、禮拜他、耶穌說：「勿懼、歸報我兄弟、可往加利利、在彼得見我矣。」婦去了的時候、這守衛的人入城、將這事情報告給祭司諸長、他們就同長老集議。用多金給守衛的兵說：「爾可云、我眠時、其徒夜來盜之。倘聞於方伯、我即勸之、使爾無虞。」兵受了金、就照所囑進行、因此這話就普遍了猶太人、至於今日了。門徒十有一人、同往加利利、到耶穌所言的山、就看見耶穌了。一同就禮拜他、就中還有懷疑的人、耶穌進前謂他們說：「天地諸權、已與我矣、爾往招萬民爲徒、以、父子、聖神之名施洗。教之守我所命爾者、且我常偕爾、至世末焉。」

第六章 蘇骨拉鐵斯教的傳記

第一節 蘇骨拉鐵斯的境遇

蘇骨拉鐵斯，是希臘國的雅典市的貧民階級的一市民。他的生活是一個乞丐也似的得渡日，春夏秋冬的四時，他是只有一着的衣服而已。他的妻若是個狡猾的女性，對於這貧困的生活，都是抱有不滿。雖有小兒，也是不亞於父親的狀態。這時的雅典的市民說：「這貧窮的老人，口不絕正義的聲音，不論何處，不論誰的面前，都就自己的主張，喋々說得數萬言的論議。」這時，普羅多一描寫的書中，有喜劇作者說：「我很忌避這喋々正義不絕的乞丐，他對於地球上的何事都無不論議。他若是沒有這樣喋々的論議，恐怕是不得飯食呀？」這就可以知道他的自由論議是多麼有名了。

有一時候，世沙里一的二殿下，派遣了一使者，向蘇骨拉鐵斯說：「二殿下，歡迎爾到宮內。還要賜爾有金錢，保爾全生活。」蘇骨拉鐵斯回答說：「大々謝絕二殿下這樣的

厚意。因為我是不敢承受不能償還的厚意。我的所欲、就是這雅典市。我要食的東西、可以自己便宜買的、清鮮的井水、也可以無代飲的。」這使者沒有法子、就空手回去了。

第二節 蘇骨拉鐵斯的教義

蘇骨拉鐵斯，還是在這雅典市的街頭大聲呼喊說：「德愛罷！知識罷！」這雅典市、這乞丐也似的蘇骨拉鐵斯的身邊、時時都有很多的青年、跟他得徐々而行：這是傾耳得聞那蘇骨拉鐵斯的學說。就中有一傾醉的青年阿夫西美衛——如、他是個富豪的子弟、他每日只有安逸和奢侈以外、沒有甚麼工作。其間受了蘇骨拉鐵斯的教訓得覺醒、他說：「多謝々々！啓發了我的迷夢、救助了我的人格。」這個富豪青年、自己也感覺是這個乞丐也似的々蘇骨拉鐵斯的救助。他後來回願有這樣描寫：「我被他的不可思議的引力吸收、一旦聞了他的說教、我的五內只有感激而已。我的眼淚油然流落、我想我這時的生活、是無生存的價值。我在誰的面前、都是只有感覺抱愧而已。我在那蘇骨拉鐵斯的面前、

我的羞恥都要全身燒滅……」因為蘇骨拉鐵斯的說教、有這樣不可思議的引力、所以這時的權力者、都很怨恨蘇骨拉鐵斯了。

這雅典市、有一最高的權力者亞耳太斯皮商人。他自以勢力為甚得、他到處無不是濶步橫行着。這權力者的子兒、他也藉了父親的權威、他到處也是旁若無人。但是世人都知道他的底蘊、誰也無不為之慙慙。可是蘇骨拉鐵斯、總不以權力和威武置於眼中。有一日、蘇骨拉鐵斯向這權力者的子兒說：「你為何這樣的生活呢？你怎麼樣不要有意義的生活呢？對神無不抱愧嗎？對人無不知恥嗎？」這皮商人的子兒、聽了這乞丐也似的蘇骨拉鐵斯的苦言、即時氣得怒髮衝冠、（全身火化也似的回答說：「我都是免你的庇蔭、我有很偉大的父親得保護。」這權力者的子兒、回到家裡的時候、他就將這經過的一回事、一々向他的父親說道了。他的父親說：「怎麼樣呢？那個乞丐也似的蘇骨拉鐵斯、向你這樣的無禮嗎？好！我有我的覺悟」這是蘇骨拉鐵斯被裁判前的一回事。

第三節 蘇骨拉鐵斯受死刑的裁判

蘇骨拉鐵斯的說教、幾若是衝動雅典市了。這時候、法庭的權威者、以爲蘇骨拉鐵斯是個異端者、他們就開了大公會場要裁判蘇骨拉鐵斯的罪狀了。廣大的場所：羅列了多數的裁判官和由雅典市民選舉五百名的市民參加在這裡、這也許是雅典市歷來的慣例。這時蘇骨拉鐵斯的心理：有點好奇心：也有點憂愁心。總之這七十歲的老軀還是泰然自若、他的氣魄和他的人格之崇高、都是厭倒了滿場的空氣。裁判長在嚴肅裡、由高臺宣告說：「雅典市、今日是因爲要決定被告蘇骨拉鐵斯的罪狀、所以開催這個裁判。先由被告自供一回的意見罷！」依這裁判官的命令、蘇骨拉鐵斯也就立起來了。雖是在生死關頭的瞬間、他一點也沒有昂奮、好像冰山的冷靜着說：「諸君！假使以我爲無罪、我還不變更我所行的道路。我必依然得叫說：『我的雅典市的人々啊！我是尊敬諸君的、而且很愛諸君的、但是我以服從諸君、不如服從神啦！將來我若是還有餘命的時候、我必盡我的生命如此絕叫：同胞嚨！諸君都是雅典市的賢明而且偉大的人物啊！諸君爲何只用心於名譽和金錢呢？真理和求知識的精神、爲何一點也不努力呢？我這叫聲是不能夠斷

絕望。蘇骨拉鐵斯雖是在這生死關頭一髮之間，他一點的乞憐也沒有。而且他反對權力和漫罵不正的主張、一步也不退讓。於是裁判官經過合議的結果、遂決定「蘇骨拉鐵斯判決處於死刑」。這蘇骨拉斯有罪的理由：第一是不崇拜雅典市的神、另新介紹一神的事件。第二是腐敗了青年的事件。這時候、蘇骨拉鐵斯從容說：「死刑的宣告、我謹慎拜聽了。」蘇骨拉鐵斯又起來再恭々敬々說：「諸君！殺了一個蘇骨拉鐵斯、有何所得呢？結局是諸君的不名譽的招徠而已。我已是個老人了、儘量的生存也是不久了、如今就死有何不可呢。總之：剛々處我死刑的人、我願許我說幾句話罷！」這時蘇骨拉鐵斯抬頭起來、擴手而說：其態度不是死刑的罪人、是像個曠野說教的豫言者的一樣了。蘇骨拉鐵斯說：「死爲何事？諸君剛々給我的死是何事？有人說：死是無境的。有人說：有靈魂的：是由此世界轉到彼世界一樣。如果死是無意識的境地、是像長夢久眠一樣來說：那麼死確實是很好的一回事。如果有靈魂、是由此世界轉過彼世界來說：那麼太古以來的死人都還是存在。這是多麼樣的幸福呀！死若是轉過彼世界、這裡一定有公正的裁判

官。此世的裁判、若是能够再受過彼世的裁判來說：這是我心所願要去旅行的啦。那麼早前死掉的聖賢、他們一定還是存在、有這麼快談的機會、我認之如何的犧牲也都是要去。這說如果不是虛偽、願將我死刑變回再變回罷！我真是思慕得很。如果能够和太古的聖賢談話、我還是可以追求多少的智識、我的疑問同時也可以解消。在彼的裁判官、對於這回事一定是沒有死刑的理由啦。諸君！裁判官的諸君！我的死是要歡喜罷：善人認之如何、總沒有惡的結果啦。最後我有一件的所願：我的子兒、將來若是長大的時候、他若是愛富比於愛德爲大、就請你給他定個罪罷！於今要分別的時候到了、恁我各要向其所定的道路進行了、我就死之道而行、你們就生之道而行。但是誰是誰非、知道者誰呢？」

第四節 蘇骨拉鐵斯的牢獄受刑

蘇骨拉鐵斯已然受宣告死刑了、雅典市的市民、有的爲之痛哭：有的爲之歡喜：都像那鼎沸的混亂狀態了。湊巧這時候、是雅典市的禮羅斯祭、這祭船若是在航行中、是要禁殺犯人。所以蘇骨拉鐵斯的死刑的執行、遂再延於一個月間了。他的弟子都無不爲

之痛哭，但是蘇骨拉鐵斯的自身，却是依然歡々喜々無所憂懼的，只憑自己的所信而說。這時獄丁、向那來訪蘇骨拉的諸弟子說：「對不住！請您向那蘇骨拉鐵斯先生進一句話說罷！蘇骨拉鐵斯先生！這樣的固執，真是遺憾得很。雖可救助的生命，遂變到無可解救的餘地。雖一粒的毒藥就夠了，變到非吞過二三粒不可的狀態。」蘇骨拉鐵斯在獄中、聞到這冰冷的話，他就自言自語說：「望您隨意罷！幾回的毒藥，我也無妨，我總照我的所信說教啦。頃刻間，這牢獄的外側，這權力者亞耳太斯，由這裡通過於其間。蘇骨拉鐵斯的繫獄，就是這個人的所爲。但是蘇骨拉鐵斯也沒有怨忿，他的眼裡，好像是個不貞兒的母親得憐惻說：「這個人好像很幸福、處我的死刑自以爲偉大。這因爲我要他的育子、不可致於無用的逆耳，這是多麼可憐的愚人呀！我和他，誰是誰非？他還是不知道啦。」

蘇骨拉鐵斯的弟子久里都君，他在未拂曉的時候，倉々皇々走到蘇骨拉鐵斯的獄邊說：「先生々々！你還未醒嗎？」蘇骨拉鐵斯由夢鄉裡醒過來煦々、這都是弟子久里都君。這時

久里都君向蘇骨拉鐵斯說：「先生々々！我有聽到這悲哀的風聲而來的，那祭船已到近海了，明日就可以到了。那麼我先生的生命，明日就會失掉了。先生々々！我要對爾兩議，於今逃走好嗎？先生的朋友都是這樣期待着，金錢不要費心罷。這牢獄的番人，若有金錢，那就够了。先生々々！逃走罷！世沙里！殿下，有很安全很美麗的室內啦。」蘇骨拉鐵斯回答說：「怎麼呢？我來逃走嗎？不行々々：我在半世紀之間，都說法律要柔順。如今就是我的試練的時期，我一生的宣誓，怎麼能够一時棄如弊履呢？而且我在長久的中間，都是和市民享受這自由的特權，於今爲受了死刑的裁判宣告，就怕死起來破壞法律，像那奴隸般的，放棄這雅典市逃走嗎？唉！我的言是不能够破壞的啦。」蘇骨拉鐵斯的弟子久里都君說：「那麼，先生！我沒有甚麼可說了。」蘇骨拉鐵斯回答說：「是啦！我們怎麼不順從神的意志呢。」

這祭日的雅典市，都是熱鬧得很，蘇骨拉鐵斯裁判的大公會場，也是人山人海的騷擾，在這熱鬧的光榮裡，就是這聖人別世的時期了。但是蘇骨拉鐵斯一點也沒有驚畏，

反之愉快得很。他的弟子久里都君問說：「先生你要葬於何處」蘇骨拉鐵斯回答說：「何處都可以葬的、認你的主裁就好了。」最後的時間到了、蘇骨拉鐵斯入浴後、就在這清爽的氛圍氣裡、和那些友人相對面得談話這中間、那死刑執行的獄丁入來跪下說：「先生！請你勿恨我罷、我是以先生在世間最偉大、最善良的人。我是爲着我自己生活的工作、來就這個職業、我爲先生數次拒絕這個毒藥。但是認何的懇求都是不能夠見許、沒有法子、我纔引受了、我是不負殺爾的責任、殺爾的人是他人、就是他人的罪惡、請爾原諒罷、先生拜別了！」遂揚聲爲之涕哭了。這時滿座都是酸鼻無聲、這獄丁出去再來說：「先生！我的用意好了、蘇骨拉鐵斯就引受這個毒杯、從容一口就吞沒了。這些的友人和他的弟子、都是難堪永別的情愛、遂揚聲痛哭了一場。但是蘇骨拉鐵斯還是悠然自若、端坐着說：「諸君！何必這樣痛哭呢？這時候若是婦女一定會痛哭起來、所以不許他們在這裡。然而男子死之面是平和、請爲靜肅罷。」在當面要死的人、他還說出這樣的慷慨、更使一場的朋友和弟子都慚愧了。蘇骨拉鐵斯在這屋內踱來踱去的時候、他的移步都有

點異狀了，給毒杯的獄丁向蘇骨拉鐵斯說：「請你在這裡寢罷」蘇骨拉鐵斯的老軀就在這床裡寢了。這獄丁向蘇骨拉鐵斯的足處按一下說：「先生！如此有甚麼感覺沒有」蘇骨拉鐵斯回答說：「沒有甚麼感覺」但是這毒藥已經發作了，他的全身都變色了，蘇骨拉鐵斯還是微々的笑貌顫動着說：「久里都君！我日前有向那阿斯久隸悲亞斯君，借了一隻鷄，請你備還他罷」久里都君回答說：「我一定備還他，這事以外還有甚麼事嗎？」這時候，蘇骨拉鐵斯還是勉強聞着，但是沒有甚麼回答。這瞬間遂起了痙攣、遍身顫動，這就是德愛主義者蘇骨拉鐵斯在那七十歲的非命的臨終。

第三編 國際

第一章 國際的倫理

人身有身身的倫理、家庭有家庭的倫理、國內有國內的倫理、同時國際上也應有國際的倫理。這是道義上的要請、同時也可說是人類進化必然的過程。

人身的倫理：有頭顱：有胸膈：有手足。頭顱就是司神的機關，胸膈就是營生的機關，手足就是動作的機關。各有使命、各守使命、沒有爭執、沒有不平。然後這人身的組織、纔一時刻一刻也不亂：都得完成人生的生活。

家庭的倫理：有先輩：有同輩：有後輩：有老：有壯：有幼：有弱。先輩有曾祖公媽父母伯叔姆孀、同輩有兄弟姊妹妻妾。後輩有子有姪、有孫有曾孫。遠有同宗親族、外有隣識姻戚、老有敬養之榮、壯有使用之命、幼有教撫之親、弱有扶顧之情。然後這家

庭的組織纔一時一刻也不亂，都得完成家庭的隆盛。

國內的倫理：有賢、有愚、有老、有壯、有幼、有弱、有富、有貧、有勤、有儉、有勞、有惰、有自由、有平等、有議決、有遵守、有嘉賞、有刑罰、有義務、有權利。賢者要任於大、愚者要任於小。老者要有所養、壯者要有所用。幼者要存所有、弱者要有所護。富者要有所施、貧者要有所助。勤者要有所得、儉者要有所用。勞者要有所慰、惰者要有所作。自由可以創作真豁達、平等可以確立真平和。議決是基天理之公道、遵守是履道德之實行。嘉賞是勸善、刑罰是戒惡。義務就是自己的責任、權利就是自己的主意。然後這國內的組織纔一時一刻也不亂，都得完成國內的興隆。

國際的倫理：有富的國、有貧的國、有先進的國、有後進的國、有海的國、有山的國、有陸的國、有地大民少的國、有地少民多的國。富的國：有的是土地肥沃、有的是加工、有的是善用、有的是產業發達、有的是國民勤儉。貧的國：有的是土地不毛、有的是沒有加工、有的是沒有善用、有的是產業不振、有的是國民懶惰。先進的國：是文化

向上、科學昌明、教育普及、政治周至、產業振興、民生安定、這先進的國是要指導後進的國。後進的國：是文化不上、科學不明、教育不興、政治不周、產業不振、民生不定、這後進的國是要學於先進的國。海的國：是適於漁業。山的國：是適於鑛業林業。陸的國：是適於農業加工業。地大民少的國：是要歡迎移民於歸化。地少民多的國：是要疎開移民於荒地。國際是絕對平等、國民是絕對自由。沒有侵略、沒有優越、沒有私偏、沒有排他。五大洲要聯有六大邦、六大聯邦合為天下一大國、這可以謂之是天國。

第一節 國際的觀察

國際上的歷來都是沒有倫理的觀念，所以自野蠻時代到了現在的文化時代的末葉，還是以民族或國家為至上主義，因此各國都是有優越、有私偏、有侵略、有排他的諸觀念，這就是所謂帝國主義，因為有這不公道的優越觀念，有這不公法的侵略思想，有這不道德的排他政策，所以世界纔會發生這大戰爭大慘慘的修羅場。然而人類是進化的靈物，人類是神聖的靈物，這樣不適合人類善性的帝國主義，這樣戰爭的修羅場的慘禍，這樣的

大罪惡、豈永遠可以置之不顧嗎？這優越觀念、這私偏觀念、這侵略觀念、這排他觀念、這民族或國家至上主義的小我的國際觀念、豈永遠不能夠是正的吗？。

第二節 國際的道德

人有人的道德、國際也有國際的道德、但是若據有史以來的國際觀念檢討起來、都是沒有國際的道德觀念、所以也沒有國際的倫理觀念、因為沒有國際的道德觀念、沒有國際的倫理觀念、所以各國都是以自己的國家或民族爲至上主義。因此自己的國家、或自己的民族都要絕對居於優越的地位、那時候常就要征伐他民族或者是他國家來隸屬爲殖民地、在這裡纔施設榨取膏血的諸機關。或者強迫無理的條約、然後纔進入經濟榨取的政策。或者拒絕他國家或他民族的入國或移民的法令、這也是國際上最爲不道德的一回事。我們人類都是兄弟、世界都是我們的家鄉、四海都是我們的樂園、天下就是我們的天國、這都是我們要知道的一回事。所以國際上的道德觀念、是要提倡起來：對於他國家、或者他民族、都要置於平等以上的待遇、都要任之入國、任之歸化纔是。

第二章 國際的戰爭

有史以來、國際上的戰爭、大概可以分爲三個問題。第一個的問題、是爲着侵略榨取的戰爭。第二個的問題、是爲着優越、感情的戰爭。第三個的問題、是爲着反抗復權的戰爭。國際上、歷來因爲沒有倫理、沒有道德的觀念、所以各國都是以自己的國家爲天下、爲獨善、爲國家至上主義。因此強大的國家、對於領土的侵略、對於經濟的榨取觀念、不消說都是勃々之慨。於是就整備軍旅、豫備軍糧、製造軍器、那麼對於不意弱小的國家、就無風作浪、自創問題爲導火線、遂舉征伐的兵火。還有的、是自己的國家、不管如何都絕對要居於優越、或私偏的地位。萬一有不見讓的時候、就以感情爲問題、於是就整備軍旅、豫備軍糧、製造軍器、遂舉兵火的相見。還有的、是爲着不公平、或者是不公道的壓迫的反抗。於是就整備軍旅、豫備軍糧、製造軍器、遂起戰爭的兵火。無論那個問題的戰爭、都是悽慘莫可言狀。這是因爲社會愈進化、科學愈發達。科學愈

發達、戰器愈厲害、戰器愈厲害、犧牲愈多大。尤其是國際上的視線、國際上的交流、國際上的復雜性也漸々緊張起來了。一旦一國發生兵火之禍、不多時、這戰爭的黑雲就瀰蔓於全世界、這時候、這世界的各國都難免引入這戰爭的旋渦了。

唉！一個人強奪他人的貨財、殺傷他人的性命、這個人謂之是強盜殺人。裁判官依國法的條例、就宣告處他於死刑。一個人窃取他人的貨財、這個人謂之是盜賊。裁判官依國法的條例、就定他的罪惡、處他於刑罰。一個人嘩打一個人、謂之是治安的擾亂。警察官依國法的條例、就監禁他於獄裡幾多時。這小的非爲、人々都知道、人々都非難。但是戰爭的罪惡、殺人無萬數、毀市無萬數、損失災害無萬數。屍山血海、阿鼻叫喚。悽愴瞋目、無可言狀。這樣的大罪惡、反倒沒有非難、反倒沒有刑罰。加之褒功賞勇。殺人的敵愾心、大獎而特獎。立銅像、勳奇功。說模範、教後人。噫！這是多麼樣的矛盾呢？這樣的習尚、這樣的罪惡還可以敷衍嗎？。

第一節 國際戰爭的原理

國際戰爭的原理、有近因和遠因的兩個因果的湊成。近因的因果、是國際上歷來沒有國際上的倫理的思想、和沒有國際上的道德的觀念、而且各國都是以國家、或者是民族爲至上的主義。所以各國都是以侵略、優越、私偏、排他、爲習俗、因爲弱肉可以強食、若戰勝的時候、就可以支配他民族的主權、就可以支配他國家的領土、在這裡就可以榨取他民族的膏血的。同時鷄犬也衣冠、所謂母國人、都是主領、都是將相、都是議士、都是長官、都是商士、戰敗的時候、那就垂頭喪氣、就像羔羊、認之宰割、認之酷使、認之奴隸、認之吸血也沒有異議可言之處的。遠因的因果、是人類的進化還未達到神聖時代的大乘的觀念、和那弱肉可以強食的帝國主義的教育的練成。所以戰爭的習俗、幾若是牢而不破的。尤其是諸主魁、諸將領、爲了戰勝的勳功的虛榮心的驅使、更使戰爭的淒慘陷於深刻化。且更使戰爭的根原陷於無可收拾的地步了。

第二節 國際戰爭的利害問題

國際戰爭的利害問題、我們非一回深切檢討不可、若據好戰的人說道：「戰爭雖有破

壞和損失的大災害、但是末後却有進步的大建設、所以社會的進化多由戰爭的因果也不少。因為國際上得戰爭、所以一定傾盡全國的頭腦、特別研究科學戰、特別研究經濟戰、特別研究思想戰、特別研究兵器戰、特別研究權謀術數戰、於是就有不可能而能之的發見也不少」這就是好戰帝國主義者的主張和代辯。

但是事實則不然、戰爭的有利問題、除起戰勝帝國主義的國家、領略他民族、或者將他國家爲殖民地、或榨取他民族或他國家的膏血以外、對於人類上、或者是社會上、一點也沒有甚麼利益可說。戰爭是大破壞大損失大悽慘的災害、誰也不能否認的。末後雖有進步的大建設、這也許是社會進化必然的過程、雖沒有戰爭、社會上也是逐時得改造、逐時得進化。又所謂因爲戰爭、所以特別研究科學戰、特別研究經濟戰、特別研究思想戰、特別研究兵器戰、特別研究權謀術數戰等々、這都是於戰爭爲殺人爲侵略的有利而已。雖有不可能而能之的發見、這也不過是於窮極退步一時的辦法、於人類上、或者是社會上也是沒有甚麼進步或利益的可言。

若將戰爭的損失和災害來說：這是筆墨難得形容、口舌難得言說。邇來國際上、一旦兵火相見的時候、如火燎原、這戰爭的黑雲、不多時就難免瀰蔓於全世界了、這是人類愈進化、交通愈便利、交通愈便利、國際愈複雜。視線愈弘遠、世界愈微妙。這也許是人類進化必然的過程。所以勿論那一國、若有發生事變的時候、世界的各國都莫不注視於其間、因此國際的複雜問題就難免引入戰爭的旋渦了。這時候雖非好戰的慈善家、終也難免爲這無意義得戰爭、爲這無意義得犧牲、爲這無意義得災害。於是、日夕都是何處得爆擊、何處得空襲。忽而何處得攻略、忽而何處得反攻。前線後線、都是殺氣騰々、戰場要地、都是屍山血海。城破市墟、家屋倒壞、遍地都是。壯年是要當兵、老年還要當勞、少年也要奉公、婦女是要男做。產業失調、生產就失得。物價直騰、生活就難定、到處都是悲哀叫苦悽慘莫可言狀。有的戰死、有的爆死。有的餓死、有的寒死、有的驚死、有的悲死、有的煩死、有的勞死、有的爲子哭、有的爲父哭、有的爲母哭、有的爲祖父哭、有的爲祖母哭、有的爲夫哭、有的爲妻哭、有的爲兄哭、有的爲弟哭、有的爲

姊哭、有的爲妹哭、有的爲孫哭、有的爲親族姻戚哭、有的爲隣識朋友哭、有的父母兄弟妻子分散、有的流離失所、有的聾耳、有的盲目、有的沒鼻、有的廢身、有的廢疾、有的無食苦、有的無衣苦、有的無家苦、有的發狂、有的自殺。

第三章 世界第一回國際大戰之考察

歐洲列國的英、佛、獨、伊、蘇聯諸邦、在二十世紀的時代、是科學和文化最發達最先進的國家。所以它們對於本國的國內的倫理方面、都是具有神聖的組織、唯有對於實際上和殖民地的民族方面的倫理、還是虛々僞々無所不至、因此歐洲的列國、對於國際的強弱和大小利害關係、無不是藏有一觸則發之慨。於是強國以弱國爲弱肉可以強食、大國以小國爲虛保可以合併、這也許是歷來殖民奴隸政策的一手腕。於西紀一九一三年、奧國和塞國的衝突的導火線一起、如火燎原之慨、虛僞和平的歐洲的列強、一時變如亂麻之狀態。離合的政策、權謀的術數、殺人的利器、滅城的機具、應有盡有、華

麗輪奐的歐洲的市鎮的戰場、經幾何時、遂變如擊目的廢墟、文化的科學的施設、變如慘憺的微塵、神聖親愛的容貌、變如野獸臨死爭札的面孔。攻擊、爆擊、襲擊、山崩地裂、屍山血海、無頭沒脚、粉身碎骨、這戰爭的場面誰也不忍一看呀！這慘無人道的戰爭地獄、真是筆墨難得形容。

嗚呼！這犧牲的身屍是誰的父親呢？他的子兒知道的時候……他的子兒失了這親愛無二的父親、是否咒咀呢？他的後來有無割肉斷腸悽慘悲哀呢？這是誰之罪呢？還有的、這犧牲的身屍是誰的子兒呢？他的父親母親知道的時候、他的父親母親失了這親愛無二的子兒、是否咒咀呢？他的後來有無割肉斷腸悽慘悲哀呢？這是誰之罪呢？還有的、這犧牲的身屍是誰的夫君呢？他的妻子知道的時候、他的妻子失了這親愛無二的夫君、是否咒咀呢？他的後來有無割肉斷腸悽慘悲哀呢？還有的、這犧牲的身屍是誰的婦人呢？他的夫君知道的時候、他的夫君失了這親愛無二的婦人、是否咒咀呢？他的後來有無割肉斷腸悽慘悲哀呢？這是誰之罪呢？還有的、這犧牲的身屍是誰的哥哥呢？他的弟々知道的時候……

候、他的弟々失了這親愛無二的哥々、是否咒咀呢？他的後來有無割肉斷腸悽慘悲哀呢？還有的、這犧牲的身屍是誰的弟々呢？他的哥々知道的時候、他的哥々失了這親愛無二的弟々、是否咒咀呢？他的後來有無割肉斷腸悽慘悲哀呢？這是誰之罪呢？還有的、這犧牲的身屍是誰的親族姻戚朋友隣識呢？他的親族姻戚朋友隣識知道的時候、他們失了這親愛無二的知己是否咒咀呢？他們的後來有無惋惜追悼的悲嘆呢？這是誰之罪呢？這是起於天下不相愛不相感、是起於天下相貪相怨的民族優越私偏排他的帝國主義者之罪啦。

據亞米利加的平和財團的發表、這回歐洲國際大戰的犧牲者、計共有二千三百萬人。就中戰鬥員有一千萬人、非戰鬥員有一千三百萬人。這犧牲者之中、有詩人、有畫家、有建築家、有彫刻家、有科學家等々重要的人物的損失。加之有二千三百萬人的負傷兵、和一千萬人的亡命者、其他如寡婦孤兒和永遠的廢疾者計有幾百萬人。這回大戰的消費、計共有六百八十億磅、直接由政府的使用、共有三百八十億磅、殘之三百億磅、

是產業的停止和財產的破壞的推算。但英、佛、獨、伊、亞米利加的五大強國、在於西紀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和平提議之間、僅々這六個年的經費、英吉利、自七千七百萬磅至一億七千四百萬磅。佛蘭西、自六千一百萬磅至一億三千萬磅。德國、自五千六百萬磅至三億一千二百萬磅。義大利、自三千九百萬磅至五千八百萬磅。亞米利加、自四千九百萬磅至一億九千二百萬磅、這五大強國、計共是自二億八千二百萬磅、達至八億六千六百萬磅的經費。那麼這回歐洲國際大戰的結果所得是甚麼呢？各國都是財散人亡、各國都是城破市墟、各國都是饑寒交迫、各國都是瘟疫癘疾、各國都是失業、各國都是悲哀叫苦、各國都是滿身瘡痍。有的變爲豫寡孤獨、有的變爲哀兒遺子、有的流離失所、都是慘不堪聞。

第一節 國際聯盟之考察

國際聯盟的組織、是起於歐洲國際大戰的終局、當時的美國大總統威爾遜、爲之首先的提倡。這時正是歐洲戰後悽涼慘憺的絕頂、所以誰也無不爲之額手贊成這國際聯盟組織的

實現，那麼於一九二〇年十月之中，這似而非的國際聯盟的產聲也就出世了。不知道爲甚麼緣故，這產婆役的美國，後來却沒有參加這國際聯盟之內，這是一種很奇怪的一回事。據美國的聲明：是因爲門羅主義的所致，對於歐洲的國際上，都不爲之干涉，所以雖是國際聯盟的創造者，終也不得不爲引退。但是國際聯盟雖得了多數國的參加得成立，因爲這產婆役而且是個富有強大勢力的美國和強大勢力的露國沒有參加在內，這國際聯盟的組織，遂成個沙上的樓閣了。尤其是還未確立大義正道人類相愛、國際民族平等共和的精神觀念，這國際聯盟的義理方面，都爲了民種或民族的小我國家至上主義的習俗，束縛得模々糊々，矛盾無所不至其極了。所以這國際聯盟的組織，幾若是罹了神經的衰弱症，對於大乘永久平和的維持，就沒有甚麼可期的能力了，不過是個國際上無關痛癢的協調機關而已。就中第十二條：「聯盟國於聯盟國間有國交斷絕發生紛爭之時，這當事的兩國，若是不能夠解決的時候，這紛爭的當事國，應當先提訴於國際聯盟理事會爲之審查，倘諸判決或聯盟理事會之報告後，若非經過三個月以上，任之如何是不得

訴於戰爭爲約束」這就知國際聯盟的脆弱性了，因此國際間的永久和平的信賴都像水泡了。所以軍備的競爭，可謂是無時或息，那麼第二回世界大戰的空氣，猶是瀰蔓着國際上的不安。於是各國還是假想其敵國、或要爲之攻、或要爲之防、這軍備費之痛苦，莫不是達於絕頂。於此國際上就再提起海軍制限的協定，這協定是關於美國的華盛頓市：謂之是華盛頓會議；或謂之是九個國條約。這參加的國家，就是日、佛、英、伊、美、白、中、葡、葡的九個國。特要的：是協定主力艦的制限、英美各定十。日本對比之六。佛伊對比之三零七五。其餘則爲之廢艦，同時對於中華民國的領土：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共同爲之保全爲議決。

那麼國際聯盟的目的，是要消滅這戰爭地獄的慘禍和軍備費的痛苦也就可以明白了。總之未免沒有忘却大乘的清算，在那國際間強弱食的侵略優越私偏排他的帝國至上主義的思想、和那民族內外差別的不自由、不平等的殖民政策、或委任統治。若是沒有手術除了這些的毒血、認何的會議、認何的條約、認何的組織、結局也是難得消滅這戰爭

地獄的慘禍、和輕減這軍備的痛苦。總之大乘的神聖時代的出現也不遠了、這國際聯盟的組織、也許是大乘的天下合爲一大國將要實現的一預告啦。

第四章 國際不戰條約之考察

戰爭是一種最野蠻最無道的動作、這也許是由野蠻時代、傳來的習俗、同時可謂是罪惡中的一大罪惡、於道德上、義理上、誰也無不爲之論難。但是自野蠻時代進到現在的文明時代還是不能夠減少、反到逐時得增加、逐時得深刻。在科學還未發達的時候、犧牲和物質的損失還可說是少數。可是到了文化時代末葉的現在那就不然了：科學愈發達、殺人的戰器愈厲害、戰器愈厲害、犧牲愈多大。有空中戰、有陸上戰、有海洋戰、十花五色都是無窮不極了。不論何處、一旦戰爭勃發起來、如火燎原之概、不多時這戰爭的黑雲就難免瀰蔓於全世界了。這時屍山血海、骨肉橫飛、城破市墟、好像是世間的末日到臨的狀態。因此各國時時都是提心召胆得軍備、得造塞、得防衛於萬一。據世界第一

回國際大戰的慘慘、各國都莫不感覺着這戰爭的罪惡、都莫不感覺着這戰爭的遺憾。所以後來纔有這國際聯盟的組織、纔有這軍備縮少的條約、纔有這不戰條約的條約。

這不戰條約是西紀一九二九年、美國和佛國的倡導。這是看那國際聯盟的成立和軍備縮少的經過還是沒有甚麼效果、所以再請了日德義露等國的代表、集在於佛國的巴黎市開會、這就是不戰條約的產聲。條約的目的是要防止國際爲國策的戰爭、所謂從來的戰爭都是帝國主義、都是軍國主義、就是侵略思想之使然。這樣的戰爭、條約國絕對是要防止、條約國絕對是不承認。但是英美佛的三個國、再提起倘若爲自衛上的戰爭就不在此限爲保留、這樣的條約又屬掩耳盜鈴的辦法了。認何的戰爭都可以謂之是自衛上防禦上不得已的言辭、那麼若以自衛上或者是防禦上爲理由、還是又可以戰爭的了。這樣自相矛盾的條約、又屬畫餅的充饑。尤其是近義理的國際的民族上的小乘國家或民族優越或私偏或排他主義的現在組織、現在思想、現在習俗、認何的組織、認何的條約都是難得消滅這戰爭的地獄、和輕減這軍備的痛苦啦。

第一節 愛 人

五聖丹心說愛仁。同情憐憫是天眞。
人生人死尋常事。萬古千秋不舊新。

第二節 愛 國

爲國男兒赴戰場。死生不計自家鄉。
誰憐血海屍山魄。盡是人家一孝良。

第三節 愛 名

優越私偏慾滿天。興衰有替也徒然。
攻名小我自空好。一將功成骨萬千。

第四節 戰 火

戰雲瀾蕩罩東西。義理倫情慾轉迷。
血海屍山兵火使。誰人一顧不頭低。

第五節 天 運

權謀術數也徒然。天理倫情總不偏。
莫以牽強爲自得。到時就有是非年。

第六節 寡 婦

未亡閨裡不春粧。見物思情點々香。
今日那堪懷別語。暑寒唯有斷心腸。

第七節 戰 蹟

市鎮樓城不忍看。人煙疎散自生寒。
干戈交動今何在。唯有烏兒跳廢殘。

第八節 殉 難

爭戰心腸莫再依。萬千魂魄滿天飛。
興亡國々幾人笑。殉難家々總不歸。

(蓋反戰示唆)

第五章 世界第二回國際大戰之考察

世界第二回大戰是起於日本帝國要侵略中國領土東北的滿洲而爆發，這回日本帝國對於國際聯盟都是猪突的。就是國聯理事會的十九票對一票的採決。它都是無視、於是日本帝國就不得不割愛離開國際聯盟了。日本脫了國聯，如火燎原之概：繼而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也出兵征伐非洲的阿比西尼亞爲領有，德意志（德國）也出兵進駐萊茵，繼而吞併奧國、瓜分捷克、遂卷起世界國際間的戰禍滿蔓縱橫無所不至其極。這也許是日本帝國德國義大利新進的帝國主義要擴大它的國土的所以，同時也可說是專制獨裁的英雄要試自信龐大力量的推進。這專制集中力量的壯大，真是甚於狂瀾洪濤般的，實令人不得不懼怕不毛立不抖動，所以一旦經過了這龐大的戰爭以後，不管是戰勝的國家或民族，不管是戰敗的國家或民族，它都無不是咒咀這戰爭的罪惡。可是這戰爭的罪惡和習尚，是自有史以來都是逐次得加強其暴力，得加強其犧牲，得加強其損失和災害。若據世界

第一回大戰的犧牲和損失或災害來比較這第二回大戰的犧牲和損失或災害，那是天淵雲泥之差了。就是新兵器的發明來說：這回有殺人火器、有無人飛機、有電波測量器、有原子炸彈、其他小的發明是難於枚舉。就中原子炸彈的威力、縱橫可以死滅靈物植物八英公里、非經過七十餘年間的歲月、一切的靈物或植物都是不能夠存立於其間、這原子炸彈的威力是多麼樣的厲害也就可以明白了。這回美國軍向日本帝國本土的廣島和長崎爲之一試、這最頑強的日本帝國、馬上也就無條件全面的降服了。將來各國必再發明種々的新兵器姑且勿論、就是現在的原子炸彈、若是普遍了國際上的戰爭來說、這時的人類就難免於全滅。

日本帝國主義、是要霸東亞、是要執牛耳於東亞爲目的、所以它提倡大東亞共榮圈之建設。德國是要霸歐洲、是要執牛耳於歐洲爲目的、所以它提倡日耳曼大帝國之建設。義大利是要霸地中海和菲洲、是要執牛耳於地中海和菲洲爲目的、所以它提倡法西斯義大利大帝國之建設。這日本帝國、德國、義大利新的帝國主義、這樣侵略優越私偏排他

爲能事的霸法帝國主義、它們若是易了這侵略優越私偏排他爲能事的霸法主義、改爲平等自由融洽的聯邦組織法的民主主義提倡起來：誰也無不爲之額手贊同。這大帝國主義的建設法和聯邦民主主義的組織法、除起侵略優越私偏排他專制的主張、和民主平等自由的主張的差異以外都同是麗大統一的新建設、同是進化慾望統一的新推進、那有何必以武力來犧牲了無數的人命、無數的物質、無數的災禍來無理強要解決這雄心自大的慾望呢？到了現在是不該還有這慘無人道的暴力戰爭的存在了、認之如何？人類是大家要斯文用筆鋒或舌尖商討的、大家是要人格自重親愛的、人類都是同胞兄弟的、這樣互相大殺戮爲解決的行爲、我們是絕對不能夠忍從了。這是多麼樣的野蠻？這是多麼樣的無謀？這是多麼樣的殘忍？這是多麼樣的罪惡。這侵略優越私偏排他弱肉強食爲能事的帝國主義、我們人類已然覺醒起來了、我們都知道它的非爲無類了、全世界的男婦老幼青年都咒咀它、都不容允它的存在了。

第一節 日本帝國對中國之侵略

世界第二回大戰的導火線是由滿洲事變爆發起來的，滿洲事變就是日本帝國要侵略中國早屬牢而不破傳統政策的發動的戰爭。日本帝國有這樣的政策，是在那滿清末葉光緒帝時代的中日戰爭的結果，依下關的條約：「中國是要承認韓國的獨立和遼東半島、臺灣島、澎湖島的割讓及二億兩的賠償金。」（後由三國的干涉遂將遼東半島換過三千萬兩的代價金）這時日本帝國的帝國主義者就窺破了滿清政府的腐化和力量的輕重了。於此日本帝國派遣伊藤博文要做韓國總監的時候，大隈重信向伊藤博文說：「你今天要做韓國的總監，我他日是要做中國的總監。」這樣的話幾乎是取笑的閑談，其實也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野心的一預告，這就成個牢而不破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傳統的國策了。

日本帝國自中日戰爭以後，它們對於中國就輕蔑起來了，尤其是這時的滿清政府都是一日腐化一日。繼而發生了義和團事件，更使國際上的信義幾乎是沈沒無遺。到了孫總理組織革命的時候，日本帝國的朝野就採取似而非的善隣政策得對待。忽而援助、忽而壓迫、忽而親善、忽而險惡，它都無時不有優越於自居、侵略於自爲。

民國三年日本以日英同盟爲契機、它就向德國宣戰、同時對於德租借地之青島爲之占領。到了民國四年、日本帝國利用這國際上的複雜期、它就提出無理的二十一條的條約強迫中國於二十四點鐘內承認、這就是五、九的國恥紀念日。這時正是野心的袁世凱染着皇帝症的發病期、別無良策。後來經過了全國民覺醒的排日運動和民國八年在巴黎講和會議的談判、依九個國的條約之原則：中國代它支辦五千三百餘萬兩的膠濟鐵道的賠償金、這青島淪陷的利權也就收回到懷裡了。

日本帝國所占領的山東已得權益受了我們中國以國際爲中心的制裁以後、它們就傾盡心血向東北的滿洲推進國策了。同時它們就利用張作霖得活躍一場、後來又置他於窮途之末路、這時日本帝國主義者洞察了中國國民黨蔣總司令所領導的革命北伐軍是一定會威脅着它們的滿蒙政策和大東亞的建設、所以革命的北伐軍進到山東的時候、日本帝國就向山東出兵了、這是多麼樣顯然得阻礙着我們中國的統一工作也就可以明白了。在民國十七年五月革命軍繼續北伐的時候、就在於濟南發生了濟南衝突的慘案、這時革命

軍都是勇敢自重、在這國步艱難的反映更使革命軍的北伐都是意氣冲天。後來革命軍得到東北將領張學良服從中央的三民主義的宣誓、這更使日本帝國的滿蒙政策和大東亞的建設幾乎是成了前途的迷夢、所以日本帝國對張學良的不滿可謂是極了、同時這也可說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黨的革命軍的成功。這也許是蔣總司令之善導！因此日本帝國對於東北的政策之壓迫也就愈加強了。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以柳條溝鐵道爆炸爲起事、遂發令動員照計劃的各兵營占領了、這就是所謂九、一八滿洲事變、同時也可說是世界第二回大戰的導火線。日本帝國把握了東北的軍權的時候、就擁立溥儀爲滿洲國的傀儡皇帝了、日本帝國就在這滿洲得濶步橫行。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國又在北京的蘆溝橋發難了、忍無可忍、不得已我們中國就抗戰了、這也許是本格的中日戰爭的開始。但是我們中國方在北伐告成、那堪受這強敵的重創呢？所以除起在北京徐州上海南京漢口的大會戰以外是採取長期的游擊戰的

戰法得消滅它的精神，得消滅它的物質得逃避抗戰。因此日本帝國雖是占領了很有利的地區市鎮，終也是沒有甚麼結束，尤其是我們中國得到美國英國蘇聯的物質的援助，更使日本帝國得忿滿極了。於此中日的問題遂變到國際很複雜的問題了，這時候日本帝國靠了日德義的三樞軸國的同盟，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七日遂發令動員向南北洋和夏威夷島進攻八日就對美英兩國正式宣戰了。

第二節 日德義三樞軸國之慘敗

日本帝國、德國、義大利、不單獨講和同盟的三樞軸國，它們都同是最近的新帝國主義，它們都同是抱有征服世界的野望。可是它們都是道同而地異，它們的行動都是古是而今非，所以它們雖是擁有龐大的兵員，雖是擁有新發明的新兵器，雖是擁有權謀術數濟々多士，結局它們的野望終歸慘敗了。

日本帝國、德國、義大利，它們自以為這三強大的樞軸國同盟結合起來，就可以對付於全世界所有的力量，那麼日本帝國就可以建設大東亞的共榮圈，同時德國也可以在歐洲建設

日耳曼的大帝國、義大利也可以支配地中海和非洲的利權、這樣侵略優越私偏排他爲能事的新的帝國主義和謀略、已經被世界的各國都看破了。很不合義理的舊帝國主義的國家、正是衰退的過程中、誰肯還認這新的帝國主義起來登場呢？「殖民地的廢止、弱小民族的解放、不平等條約的取消」這樣的問題在國際間豈不是高唱入雲嗎？若據滿洲事變國際聯盟理事會的十九票對一票的採決也就可以知道國際間的正義還是巖然存在着、可是國際聯盟沒有集中的武力、也不是宗教家可以說服它的、於是這三樞軸國都是發了動員令得濶步橫行、得東征西伐。

舊帝國主義的英佛兩國、爲未雨綢繆的起見就向德國義大利抗議、繼而英佛就向它交戰了。可是這老衰的英佛兩國雖是擁有龐大的士兵和戰器的存在、因爲它們歷來榨取了弱小民族的膏血得醉生夢死的享福生活、所以它的國民都貪生畏死了、同時也可說是對德磅計之過小的、畢竟它們都是脆弱化了。因此一旦交戰起來：英佛的聯合軍都無不是敗退又敗退、經幾何時佛國的首都巴黎就陷落於德國軍之手中、英國的士兵也就退守倫頓

得採取持久戰的方策。德國因為世界第一回大戰的敗戰有受過種々の刺激和制裁，所以這回的士兵的意氣都是有破釜沈舟之概，這回的大勝利也許是機械化部隊用龐大的大戰鬪，這戰場要地山野市鎮都是屍山血海的修羅場。

德國克服了佛國，挫折了英國以後，它們就越戈向於不戰條約的蘇聯不意進攻了。蘇聯受了這不意龐大的創傷，幾乎是青天的霹靂，一時都是難於對付。後來雖有點恢復其元氣，無如決戰的大局都是一進一退，這正是新的專制帝國主義和專制的共產主義得用龐大科學之決戰，其刺殺之殘忍，其毀滅之手段，真令人發抖毛立於不置。

美國是世界最富強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也許是世界國際上最正義的民主國，它確有執世界牛耳之可能。它自東北的九一八事變以來，它都是自重着，它都無不是注視其行成，它對於三樞軸國的警告和資產的凍結令，這就是它隱忍的表示。可是這西半球和東西的兩大洋，都是由這三樞軸國得天花亂墜了，因此擁有最龐大的軍器廠的美國也就不得不引入這世界第二回大戰的旋渦了。民國二十年八月十四日，美國大總統領羅斯福和英

國首相邱吉爾就在於大西洋的艦上會談，遂發關於一般的戰爭爲目的之八項目之宣言。

一、美英兩國不承認領土之擴張。

一、美英兩國不欲關於諸國民不合意於自由之領土變更之發生。

一、美英兩國有尊重各國民之生存權及撰擇政治形體之自由、但受暴力所奪之自治權欲爲回復之。

一、美英兩國以各國民繁榮所需要之貿易及原料獲得均等條件、當然有義務爲之保障和勞力。

一、美英兩國以各國家爲其經濟的利益以及個人或社會安全爲保障之目的實行完全經濟協力之要望。

一、納粹德意志之暴政打倒後、美英兩國對於各國家之領土內有安全其生活方途之供與、同時對於國土之人民保障免有恐怖及缺乏、使與自國可保生活樹立平和爲希望。

一、如斯之和平該當公海大洋能得自由航海無何等之干涉爲要。

一、美英兩國以將來各國有實現的或精神的理由確信有將暴力使用之拋棄。

陸海空之三軍備自國之國境外有被脅威乃至有危懼和平難於維持；美英兩國爲保障廣範且恆久的制度之確立，如斯國家軍備之撤退確信不可缺。美英兩國以軍備壓倒的重荷爲和平愛好之國民實際的手段援助其輕減。

美國就向反樞軸國的中國和蘇聯提供了大量的軍需資材，於民國三十一年美英反樞軸國聯合軍就向於非洲上陸驅逐這德義的樞軸軍，未幾這非洲就平定了，繼而就進攻西西里島。於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中國蔣主席、美國羅斯福大統領、英國邱吉爾首相的三巨頭就在這北非洲的開羅會談。在這裡共同發出開羅宣言：

「我三大盟國此回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爲自己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三國之宗旨在剷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回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窃取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

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所攫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於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根據以上所認之各目標、并與其他對日作戰之聯合目標相一致、我三大盟國的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爭、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

義大利起了政變、新政權就將莫索里尼拘禁起來：遂向反樞軸國聯合軍無條件降服了、唯有莫索里尼舊政權的敗殘兵和德國兵在北方得抗戰着。於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反樞軸國聯合軍、另一方面就在法國西北部的諾曼底登陸再起了第二的戰線、未幾就奪回了法國的首都巴黎。次年的四月就和蘇軍在易北河上會師再向德國的首都柏林進攻、德軍都是四面楚歌不能夠防禦了、柏林的首都也就陷落了、希特勒也自殺了、於五月七日德國也就無條件正式投降了。這時大西洋的反樞軸國聯合軍的陸海空軍的一部分就轉到太平洋：有的由緬甸而反攻、有的由濠洲而反攻、其戰果都是一日加強一日。尤其是所羅門列島的海空大會戰真是憤憤壯絕、這時的日本帝國的海軍和空軍都是受了致命的大

慘敗，日本帝國的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海軍大將就在這裡戰死。反樞軸國的聯軍，這跳步也似的攻略戰未幾就迫到日本帝國的本土了，可是日本帝國還是頑強着，美國軍就向廣島市和長崎市用那最殘忍新科學戰的原子炸彈爲之一試：嗚呼！這些的地區都是悽慘痛絕筆舌難得形容，同時蘇聯軍也向日本帝國宣戰，它的軍隊就向滿洲、朝鮮開始進攻了。於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帝國也就表示接受聯合軍的波茨坦宣言，於八月十五日就正式無條件降服了。九月七日美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代表聯合軍就在日本帝國接受日本帝國的投降，同時解除日軍的武裝和檢舉日本帝國的諸戰犯。九月九日中國戰區的日軍也向中國政府降服簽訂降書，那麼世界第二回的大戰就如此結束了。

第三節 聯合國之考察

世界第二回大戰的結局，其勝利就是歸反樞軸國的聯合軍所得了，於是聯合軍的美英蘇中的四大國的倡導，就網羅了世界的五十一個國，於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西紀一九四六年）就在於英國首都的倫頓組織世界聯合國舉行成立典禮了，這也許是全世界的

人類都不得不誠心實意敬立起來額手爲之祝福爲之祈禱。尤其是現在世界最正義最榮譽得執世界牛耳的美國、它們爲着這世界的和平、犧牲了無數的士兵、損失了無數的物質、減少了無數的經濟、麻煩了無數的精神、這真是值得全世界的贊美、真是值得全人類的敬仰、可是我們還是願望它們加鞭一步前進來建立世界永久和平人類永久幸福的天下一是一國、四海是一家、人類是一身的休戚相關的神聖時代的出現啦。

然而世界第一回大戰的結束後、美國大統領威爾遜的倡導、這時就有組織國際聯盟要來維持這世界永久的和平、同時制定國際聯盟規約二十五條的章程、但是這組織的目標和組織的帝國主義者的精神都是相倒置、都是相矛盾、所以結局國際聯盟歸於失敗了。據國際聯盟規約的內容也就可以窺破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的愛好和平的假面具、如果照國際聯盟的規約得實行來說：這弱小的國家和民族、它也是永遠不能夠見到天日的幸福、那麼這國際聯盟的規約寧可說是帝國主義的護身符了。

所以我願望這回新組織的聯合國：是要有人類神聖的自負、是要有公平正大的機構、

是要有民族自由平等幸福的權利、是要有國際警備的配置、是要有維新創造親愛嘉善的主旨、是要有中央集結的權利和力量、然後天下國家總會永遠康樂進化和平。若不然……就恐怕會步國際聯盟的覆轍啦。

第六章 國際的種族的觀察

人類是聖神的創造、人類的始祖是公共的、在那幾萬々年前原始的野蠻上葉時代、是那獸類一樣獍猛也似的雜居於山林原野之間得生活。這時的像形、除起長髮長鬚以外、一定可以想像得像猴類的起居。後來生殖經過了有用無用自然的陶化、就漸々進到兩足的步行、兩手則漸衰弱。則由攀徒進到步走的健脚。由巢居樹居進到穴居洞居、由山林則進到原野平地、到了原野平地的集團生活、就和那山林的獸類儼然分別了、這就是原始野蠻上葉時代的人類的祖先的進化。

到了現在文化時代的人類、大概可以分爲四種類。有白肉種、有黃肉種、有黑肉種、

有褐肉種。其色澤的差異，大概是地理上、生活上、遺傳上久遠的感化而使然。近於歐洲寒帶土着的民種，都屬白色。近於亞洲溫帶土着的民種，都屬黃色。近於菲洲南洋熱帶土着的民種，都屬黑色。近於美洲土着的民種，都屬褐色。這色澤的差異，言語的不同，皆可證於原始時代的人類分散於太古和野蠻的生活，這時或者還是沒有言語的可言，唯有似獸類以簡陋的呼號也未可知。這原始上葉時代的人類的知識，一定是很淺薄，一定是很愚魯，一定是很野蠻。但這各色的人種，是在幾百萬年前太古的時代，為地理上渾沌的關係，或遷徙的關係而散處於各洲各地，經過了天長地久的變化，這各洲或各地，在那不知不覺之中，遂成爲一種或一族，這就是民種民族分別的始祖。那麼這各種各族的地理上、生活上、遺傳上的高低的差別，這各種各族的進化程度，也就有天淵之不同了。

第一節 白肉色之民種

氣概銳敏的白肉色的民種的進化，近來比較的進化得緊，就是政治上，或者是科學上，

或者是經濟上、或者是文化上、後來都莫不是占爲世界的先驅、莫不是爲世界的模範、莫不是霸了世界的權威。他的進化雖是有地理上、生活上、遺傳上的關係、也許是得了格物、維新冒險創造的精神的要道之使然、所以格物、或維新、或冒險、或創造、這樣的精神就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

第二節 黃肉色之民種

氣概溫柔的黃肉色的民種的進化、後來比較的進化得慢。因爲黃肉色的民種、最近過於保守、過於迷信、所以不能夠再到進步的機會。因此黃肉色的民種、現在多屬於白肉色的民種的指導下、但是文學和哲學方面、歷來這黃肉色的民種却不亞於白肉色的民種。

第三節 黑褐色肉色之民種

氣概薄弱的黑肉色褐色肉色的民種的進化、可以說是沒有甚麼進步、非洲和印度洋的黑肉色的民種、歷來爲地理上、生活上、遺傳上的關係、莫不是過於消極。沒有極烈創造的熱血、而且受着壓迫得很所以現在還不能夠得到獨立的機會、都是認作白肉色的民種

的統治下的狀態。這真是可憐得很。

第七章 國際的種族生存競爭觀

人類在那野蠻的原始時代、不消說是沒有感覺着生存競爭的厲害、因為原始的時代、都是地廣人稀、甚至還有感覺着人類稀微的痛苦。有時畏猛獸、有時畏蛇蝎、所以原始時代的人類都是巢居樹居。到了野蠻時代的中葉、就漸變為穴居或洞居。再到了野蠻時代的末葉、這時的人類就漸次流散於各洲各地的資源優沃麋鹿昌盛的地方了、後來這各洲各地的人類遂成爲種族。這時強的民族、爲要領略附近資源優沃麋鹿昌盛的地方、就常常有生存競爭的開始。但是這時的生存競爭、大概是遊牧和打獵的競爭、這差不多是在一萬年前以上還是沒有文字沒有歷史野蠻末葉的時代。到了差不多五千年前有文字有歷史以來、就可以謂之是文化時代的上葉。這時的民種或民族的分別、比較的是深刻了。那麼強的民種或者是強的民族、爲要繁殖自己的民種或民族的隆盛的起見、他們

就不得不向那資源優沃麋鹿昌盛的地方競爭了。這時的競爭，不過是用刀箭劍戟爲戰爭的戰器而已，所以這時的犧牲，不過是死了多少的戰鬥員和多少的物質也就可以解決的，那麼強的民種或民族就可以領略這資源優沃麋鹿昌盛的地方了，這時弱少的民種或民族，就不得不遷到異地去，這時也可以謂之是種族集團主義。到了三千年前以來，就可以謂之是文化時代的中葉。這時的文化和主義，就爲之一變，歷來的民種或民族主義，就變爲國家至上主義，民族單純的文化，就變爲國家融洽的文化，這時的國家與國家的生存競爭，就愈厲害起來了，就弱肉強食起來了。那麼這大集團的國家對國家的戰爭的犧牲，就不是像那民種或是民族競爭的一小事，這時的犧牲和損失，就有關於國家存亡和一般國民的利害關係。但是新陳代謝，興衰交替，比較的有道者就可以興邦，無道者就是以亡國，這是三千餘年前以來的所演。可是這時的戰爭，不是只爲資源或植民的戰爭而已，有時是因宗教，或感情的作用也不少。在這三千餘年前以來文化中葉的時代，這政治方面，或者是文學方面，或者是科學方面或者是經濟方面，或者是宗教方面，因有國際的

交流、就漸發達起來了。但是國家愈發達、生存競爭就愈劇烈。戰爭愈深刻、軍備愈擴大。軍備愈擴大、犧牲愈淒絕。到了文化時代末葉的現在、科學的進步、真是一日千里之感。所以在這科學發達的時代、若是發生戰爭的導火線起來、這世間的人類的淒慘就莫可名狀了。若以歐洲國際第一回的大戰的慘狀也就可以明白的、所以這時對於人類有心的政治家、都莫不是在那國際和平上得大喊而特喊、這也許是文化時代末葉過渡期的一表現。因此纔有這國際聯盟的出世、因此纔有這軍備縮少的條約、因此纔有這不戰條約的提議、這都是爲要消滅這戰爭的慘禍、和輕滅殺人的軍備的痛苦。總之這小我的掩耳盜鈴的優越私偏國家至上主義時代的條約或組織、結局是難得達到世界永遠真實的和平的彼岸。這是因爲缺乏了大乘的種族自由平等和人類親愛的共和精神。若據現在的種族的優越或私偏的差別觀念、和不自由不平等的殖民榨取政策、假使在這屬隸下的特殊的民種或民族不爲之較鬧。如有處於資源缺乏人口周密的同種或同族的國家、受了這不近義理的移民封鎖政策、或者是不近人情的排他思想、或者是不近道德的侵略帝國主義

等々の刺激、它也就不圖武力軍國的方法去解決。這就是軍擴的原理。軍擴就是戰爭的導火線。戰爭的導火線就是人類覆滅的地獄、這時雖是同種或同族、到了國家至上主義的現在、終也不得不引起兵火相見的悽慘、這也許是小我的純粹種族主義變到小我的優越私偏的種族融洽國家至上主義的結果。

第八章 國際的種族自由平等論

人類原始的始祖、已然是公共來說：那麼歷來對於種族優劣的差別觀念、就未免過於輕卒。因為人類的本性是賦有相愛互助神聖的精神、所謂：「父母特惜不具子 神聖特愛苦貧愚」這也許是人類富有相愛相感共通的本領、所以對於困苦貧愚的落伍的民種或民族、絕對是要爲之同情、是要爲之保護、是要爲之指導、是要爲之援助、這纔是有適合人類是神聖的靈物的名稱。假使同己的民種或民族、一時能够享受這小我的國家或民族或民族的優越或私偏的幸福、總之結局也是難得永遠不易的約束、不過是得勢一場的迷

夢而已。若據有史以來的國家興亡的交替，變幻無常的新舊社會，也就可以明白。那麼世界的民種或民族或國家至上主義者，在這在文化時代的末葉，是要一回提起清算罷。是要將這小我的民種或民族或國家至上主義的優越或私偏或排他的觀念，改爲國際種族自由平等共和的大乘的主義：就是天下的國際或民種或民族融洽爲一大共和國、這可以謂之是天國主義。可是有人說：「世界這樣的廣大，這樣的複雜，怎麼能够融洽爲一大共和國呢？」這是所謂：「不登山，不知山之何以爲高，識之者，知其積之其然也。不渡洋，不知洋之何以爲濤，識之者，知其勢之其然也。不修道，不知道之何以爲和，識之者，知其親之其然也。」因爲現在的人類，都是爲這小我的民種，或民族，或國家至上主義的優越或私偏或排他觀念的習俗的迷醉，只顧着這小乘的虛榮的驅使，還未進到大乘的神聖時代的樂趣。所謂達到五十步，還未達到百步，雖知道五十步過於四十步得多，却還未算到百步還是多出一點。已然知道家庭是比較自身爲重，國家是比較家庭爲大，爲怎麼還未知道天下更是重且大呢？所以要：「天理公平無小我，光明正義歸大同」爲目標。

我們人類到了現在、還是脫不出這小我的民種或民族或國家至上主義的優越或私偏或排他的觀念的習俗的桎梏嗎？還是離不開這戰爭地獄的慘禍嗎？總之天國神聖時代是要到了、不過是日時的問題而已。這時候人類就是兄弟、世界就是樂園、自由平等、各有所享。老幼病窮、各有所養。士農工商、各有所終。食衣住趣、各有所長。格物致知、大圖大量。公經共營、物資豐富、產業橫溢。這就是神聖的時代、這就是所謂天國。

第九章 天國共和論

天國、就是天下現在各國的政府融洽爲一大國。這天國的政府、第一是要促進人類的幸福和神聖。第二是要完成種族的自由和平等、第三是要消滅戰爭的慘禍和軍備的痛苦。這是要將現在世界構成地理的六大聯邦政府、就是亞細東聯邦政府、歐羅西聯邦政府、南菲加聯邦政府、北露亞聯邦政府、北亞美利加聯邦政府、南亞美利加聯邦政府、各聯邦政府之下、又再分爲種族的國家政府、國家政府之下、則分爲省縣鎮鄉的政治、

其憲法政策的大要，是要根據天國共和政府會議的法則施行。天國共和政府會議之議員，是要由國家政府選出的議員爲充當。天國共和政府之會議，就是天國共和政府和各聯邦政府各國家政府的總立法最大的機關，那麼世界的民種民族問題、世界的社會問題、世界的經濟問題、世界的政治問題、世界的教化問題、世界的相剋一切問題，都可以義理在這裡表決了。結局，世界認何的武力，世界認何的文章，都是不能夠超過義理的兩個字。非是義理，認何都是不能夠說是神聖，非是神聖，認何都是不能夠永久不易的存在。

第四編 罪 惡

第一章 良心與罪惡之硬概

良心就是所謂天良、天良就是所謂以心比心、就是孔子所謂：「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人類出世特別賦有這相愛、憐愍的良心的性質、可是這良心是會明滅、若是良心沒有修養到成熟的時候、有時就會垂落到罪惡的方面去。罪惡就是所謂非爲、這罪惡是人類本來沒有的存在、這是後來由良心垂落的構成。人類若是修養有到良心成熟的時候、就像那光明得照天下的一樣、自然這黑暗的罪惡就不能夠發現。萬一黑暗的罪惡若是發現的時候、這光明的良心同時就是垂落到黑暗了。這光明和黑暗、良心和罪惡都是兩不相立的。所謂：光來暗則滅、光去暗則來。那麼現在社會上的人生狀態、有修養到良心成熟的人、比較的是很少、垂落到罪惡的人、比較的是很多。這是甚麼緣故呢？

良心可比是山嶺，罪惡可比是深淵，登山都是很艱難，但是垂落深淵却是很容易。登山愈高，氣必愈仰，垂落深淵愈深，氣必淪亡。人類的良心也是這樣，良心愈厚，人格愈高。罪惡愈多，人格愈亡，這良心和罪惡都是相反置。

第一節 良心修養之管見

人類出世雖然就賦有愛愍的良心的本性，可是這良心愛愍的性質，若是沒有修養到成熟的時候，有時爲了惡性的貪慾或妬怨的驅使，在於利權的運用的中間，往々就會垂落到罪惡的深淵了，所以人類在生存的中間，處在於利己、或利人、或損人、或爲己、或爲人、或害人、或損己、或損人、或益人，這樣的境遇是多麼交雜呢？在這裡，於良心有修養到成熟的人就可以超脫，沒有修養到成熟的人就會垂落了。因爲有修養到成熟的人，是有將良比真，是有以心比心，是不以少我的主義來利己優越，來利己私偏。是根據正義，是根據真理，是以大乘的見識爲目的。所以有修養到成熟的人，大概就不能夠垂落到罪惡的深淵了。那麼人生就要修養到成熟的程度，然後纔會達到光明靈聖的人格。

第二節 罪惡悔改之管見

人類雖然是最靈聖的動物，可是對於自他的生活上往々也是難免有多少過失的罪惡，若是良心上沒有修養到成熟的人，更是很容易垂落到罪惡的深淵的。尤其是處在這利己優越的現在文化時代的習俗，差不多是沒有離開罪惡的人了。那麼這垂落到罪惡的人是要怎麼樣好呢？這是要爲之悔改，這悔改就是施洗一樣，人生垂落到罪惡的時候，好像是衣服染着污穢的了。這污穢的衣服，若是有用那去垢的肥皂和清潔的麗水得施洗，這污穢的衣服就會還元清明潔白起來。這污穢的衣服，若是沒有用那去垢的肥皂和清潔的麗水得施洗，這污穢的衣服到了何時也是不能夠還元潔白起來。那麼人生垂落到罪惡的深淵也是這樣的，若是有經過先知的陶化，或自己的良心的悔改，或宗教施洗的悔改，這垂落的罪惡同時就會還元潔白清明起來。若是沒有經過先知的陶化，或自己的良心的悔改，或施洗的悔改，這垂落的罪惡，到了何時也是不能夠解消的了。

第三節 罪惡與宗教之管見

人生垂落的罪惡，雖然有輕有重，有知有不知，後來不消說自己都是知道罪惡居多。雖知是垂落罪惡，雖知是垂落污穢的深淵，這中間自己若是曉得悔改，自己若是曉得攀起，自己若是曉得依宗教施洗祈禱悔改，自然這垂落非爲的罪惡，同時就可以解消了。萬一句且居迷，習慣成自然，那麼這垂落非爲的罪惡就不能够解消了。

在這裡，若是有參加宗教的人，他們的心田都是時常有受了宗教得指導、得淨化、所以他們都是很容易悔改，他們都是很容易解消。若是沒有親近宗教的人，大概都認之罪惡，認之污穢居多，那麼這靈聖的人格也就破產了。所以人類生在這世間，人人都有罪惡，人人都有參加宗教的必要，人人都有切嗟人生真理的必要。宗教是古來先知遺傳指導人生真理的要諦，宗教是有領導人生不滅大乘的大道。

那麼宗教是要制定修道期和施洗期，修道期是要有特定修道期和普通修道期（滿月）、施洗期是要有臨時施洗期和定期施洗期（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掃沐浴十二月二十七日禁食同二十八日早晨施洗祈禱）。

第二章 罪惡之種類

罪惡的種類，雖然是很多種很複雜，但是若將罪惡的部門分別起來，大概可以分作六大部門。有前知的罪惡、有後知的罪惡、有有形的罪惡、有無形的罪惡、有自己的罪惡、有社會的罪惡。這些的罪惡之中是以前知的罪惡和無形的罪惡和無悔改的罪惡爲最大，但是是一件的罪惡有時也有關於數部門的罪惡。

第一節 前知之罪惡

前知的罪惡，怎樣是罪惡中的最罪惡呢？這是明知是罪惡，因爲優越或私偏的觀念，或貪慾或妬嫉的驅使，有故意的違犯。有託言的粉飾，有雖屬是輕微來說，這也許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不當。這有影響着自己的人格姑且莫論，但社會的不安的影響也往々有不可輕視的，所以一旦明知是罪惡，卽時就要爲之猛省，卽時就要爲之悔改，使良心不免垂落於罪惡的深淵纔是。若以爲是小的罪惡可以的觀念來說，習慣成自然，那麼大的

罪惡也就不知不覺之中、遂變爲慢性的大罪惡了、無悔改的罪惡也就無可救起了。

第二節 征伐與強盜殺人之罪惡

征伐和強盜殺人都是前知的一最大的罪惡、征伐是強國要侵略弱國、大國要吞沒小國、這是殺戮一最大悽慘的行爲。強盜是強徒要橫取弱者的貨財的殺人行爲、這征伐和強盜殺人都是前知的罪惡、明知征伐是要舉動兵火、明知征伐是屍山血海互相殘殺的地獄。因爲是野蠻時代文化時代的習俗、還是抱着國家至上主義的觀念、還是抱有優越私偏的思想。爲貪他人的國土之領略、爲戰勝的名譽的虛榮、所以雖知征伐是罪惡、爲遂行國家優越私偏帝國主義之大計、因此爲之征伐、遂構成戰爭的大罪惡。這也許是自知如不知的大罪惡、明知強盜是逆理背道的行爲、明知強盜是殘忍的殺人、爲貪他人的貨財、爲要遂行私慾滿足的觀念、所以雖知強盜是罪惡、爲利己的思念深切、因此爲之強盜行爲、遂構成強盜殺人的大罪惡。這強盜殺人和征伐是獸行也似的弱肉強食的行爲、這征伐和強盜殺人不但沒有爲鰥寡孤哀廢疾的不幸謀減少、反之大爲增加或種々不幸之製造、

所以征伐和強盜殺人就是罪惡中的第一大罪惡。

第三節 傷人和害人之罪惡

傷人和害人、有屬前知的罪惡、有屬後知的罪惡。前知的罪惡、是有預備傷人或害人的觀念、後知的罪惡、是沒有預備傷人或害人的觀念、是起於突發的行爲、是爲着刺激興奮而發生。如妬怨或報仇的傷人、或害人的行動都是屬於前知的罪惡。如神經病或者是酒醉的傷人、或害人的突發的行爲都屬是後知的罪惡。總之前知的罪惡、認何的相剋離異、認何的長短是非、都有政府的法律、都有長老的制裁、都有隣人的論判。這傷人或害人前知的罪惡也許是無謀暴舉的罪惡。

第四節 竊盜、詐欺、橫領之罪惡

竊盜、詐欺、橫領差不多是一樣的罪惡。竊盜是偷取他人的貨財、詐欺也是騙取他人的貨財、橫領也是橫取他人的貨財、這一部分是由自己垂落罪惡的構成、另一部分是由社會組織的腐敗而使然。這是所謂：健壯者不得其用、技能者不得其長、老幼者不得其

享、鰥寡孤疾者不得其餉、因此垂落這樣的罪惡。老子說得好：「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第五節 違國法之罪惡

國家是由多部分的民族的集團而組織、國家爲民衆的公安幸福……就要創制國家的法律、這法律除起帝國主義國家的優越觀念以外、大概可以謂之是神聖。這是國民公選的議員在那神聖的議院議定公決國民共同生存的法規律例。這是有規有矩、有左有右、有上有下、四通八達使國民來往進退免得相突、生死休作免得相碍、食衣住趣各有所適。萬一人人增便違法、這國家的一部分的公安就爲擾亂、萬一大衆增便違法、這國家的大部分秩序就爲叛變。這時候爭權奪利、弱肉強食、賢愚貴賤顛倒、老幼男女無倫、禮義廉恥難分、這就是亡國亂世的禍根。所以法律是要絕對遵守、國家是要絕對莊嚴、可是言論是要絕對自由、創作是要絕對公開、不然是恐怕會像那封河無路的澎湃。

第六節 後知之罪惡

後知的罪惡，自己不知道是有罪惡，是於經過的以後纔感覺是有罪惡，所以謂之是後知的罪惡。這後知的罪惡是最可同情之處，這後知的罪惡有分爲碍他的罪惡和自碍的罪惡，這後知的罪惡若是連那自碍的罪惡想像起來，這是全人類都有罪惡。這後知的罪惡若是沒有悔改就可以還元潔白起來，若是沒有悔改的時候也就不能够解消了。

第七節 未熟與過激之罪惡

宇宙間所有萬項的事物，都是有適當的要點，未到適當的要點謂之是未熟，越過適當的要點謂之是過激，未熟和過激都是有罪惡。例如如果實還未成熟的時候是不好食，越過成熟的時候也是不好食，唯有在那成熟適當的時候最爲好味和好食。譬如近於目睫是看得不清楚，遠於眼界也是看得不清楚，唯有在於適當的要點纔會看得明瞭和清楚，又如養子過愛多變成驕奢或怠慢，養子過嚴多變成傷性或傷命。治國也是這樣，過寬民則壓死而亂生，過嚴民則壓生而亂死，過愛和過寬都是屬於未熟，過嚴是屬於過激。

第八節 懶惰之罪惡

人類的靈覺是賦有神秘的創作、人類的身軀是賦有自強的構成、這是要使勤勉和創作的使命。所以愈勤勉身軀愈發達、愈創作精神愈強氣、萬一沒有勤勉、身軀就漸々衰弱、沒有創作、精神就漸々虛損。一時敷衍、一日懶惰、一年徒過、一生空成。悠悠成歲月、習慣變自然。空跡白語、思念如煙。身老年邁、舉目自愧。這時候雖然知道懶惰有罪也是沒有方法可以補救了。

第九節 有形之罪惡

有形的罪惡、譬如殺人自首、害人有認、犯罪有證、這都是屬於有形的罪惡。這有形的罪惡的種類是很多的、總之這有形的罪惡的罪狀比較的容易究辨、可以減少無辜的犧牲、可以減少拘問的麻煩。

第十節 無形之罪惡

這無形的罪惡、就是無可根據的罪惡、譬如殺人滅屍、放火難認、誹人無主、投書匿名、害人弗見、這都是屬於無形的罪惡。這樣的罪惡都是很陰險、都是很重大、這暗氣

可以殺人、可以滅人、這暗言可以傷人、可以害人、這暗筆可以陷人、可以貶人、所以這無形的罪惡也許是罪惡中的大罪惡。

第十一節 自己的罪惡

自己的罪惡是不勤不儉、重食懶惰、嫖賭誇奢、比奸行險、不學不藝、不修不悔、不講義理、不尊法律、不守衛生、不行道德、不敬祖先、不孝父母、不愛妻子、不睦兄弟、不和宗族、不誼姻戚、不信朋友、不善隣人、犯罪罹疾、進之無路、退之無步、這都是自己的罪惡。這自己的罪惡就中也有關係到社會的罪惡。

第十二節 社會之罪惡

社會的罪惡是陋習惡例、大衆無益、社稷無利、公設不周、上下不致、產業不振、化不行、迷信難解、惡業難除、進化難上、美風難存。人有不平之語、民有束縛之怨、衆有凍餒之憂、國有不安之患、世有不和之亂。老幼廢疾難餉、健壯賢能難生、生有願死、死有煩生、這都是社會垂落的罪惡。

國家圖書館



002822481

E 61

